

奇諾の旅
the Beautiful World
XIII
時雨沢恵一
KEIICHI SIGSAWA
插畫●黑星紅白
ILLUSTRATION KOUHAKU KUROBOSHI

キノの旅XIII the Beautiful World

时雨泽惠一

人们常常察觉到他人的残酷。

—It's Hard to Say,But We Are Wrong.—

献给百年后阅读本作品的读者

○本书纯属虚构，与实际人物、国家、团体无关。

○而且并非以愚弄那些人物、组织为目的而书写。

○本作品的内容，并不是针对往后一百年间发生的事例所做的预言。即使本书叙述的内容真实发生，也纯属巧合。

○关于本书登场人物的违法行为，「出版社」对那样的行为并不表示认同、推崇。

○本书里的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。杀人这种行为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违法的，也会被处以严刑。而且视各个国家的规定，有些国家即使只是骑摩托车在普通公路行走，或单纯持有手枪，都会是违法的行为。

○本书里面虽然有许多明显猥亵、煽情以及暴力的表现。但在发售当时（西元二〇〇九年）的社会情势，是极普遍的应用表现。

○请留意本书在发表的当时，是以「书籍」（＝将印刷文字或绘图的纸张整合在一块，并且附上封面）的方式贩售的。

○本书是以四十三个文字为一行，右页以十五行为一页，左页以十二行为一页。因此，在阅读的时候，或许或觉得换行的位置怪怪的。

○本作品里的「后记」，连在当时都蔚为话题。

西元二〇〇九年十月十日 时雨泽惠一

奇诺之旅 第十三卷

作者：时雨泽惠一

轻之国度自录组录入

图源：yuyuko

录入：逆推
校对：动漫新米、逆推
轻之国度：http://www.lightnovel.cn/
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，禁作商业用途。
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，LK不负担任何责任。
转载时，请注明以上信息，尊重录入者的辛勤劳动。


CONTENTS
「厭惡之國」
— Abandon Ship! —
「厲害之國」
— Nothing Special —
「活著的人們的故事」
— You Should Be So Lucky. —
序幕「這個世界的故事・b」……18
— It Happens. ・b —
第一話「往事」……26
— Choice —
第二話「家族之國」……58
— Divorce —
第三話「違法之國」……74
— Just Imagine It —
第四話「旅行者之國」……98
— Last Will —
第五話「必要之國」……138
— Entertainer —
尾聲「這個世界的故事・a」……218
— It Happens. ・a —
特別收錄「各式各樣的故事」……224
— A Beautiful Dreamer —

目 录

简 介
彩 页
彩 页 「厌恶之国」
彩 页 「厉害之国」
彩 页 「活着的人们的故事」
序 幕 「这个世界的故事·下」
第一话 「往事」
第二话 「家族之国」
第三话 「违法之国」
第四话 「旅行者之国」
第五话 「必要之国」
尾 声 「这个世界的故事·上」
特别收录 「各式各样的故事」
后 记

「厭惡之國」

—Abandon Ship!—



我的名字叫陸，是一隻狗。

雖然我總是露出笑咪咪的表情，但並不表示我總是那麼開心。我是天生就長那個樣子。

西茲少爺是我的主人。他是一名經常穿著綠色毛衣的青年，在很複雜的情況下失去故鄉，開著越野車四處旅行。

同行人是蒂。她是個沉默寡言又喜歡手榴彈的女孩，在很複雜的情況下失去故鄉，然後成為我們的伙伴。

這是發生在我們抵達某個國家的事情。

那兒的政府體制不僅安定，治安似乎也不差，於是西茲少爺就申請要移民。

公家機關答覆，他們允許孩童的蒂（跟我這隻狗）移民，但西茲少爺就絕不受理了。

西茲少爺看了蒂一眼，下一秒鐘就被蒂由下往上揍了一拳。





正當我們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只得到處逛商店補充旅行用品的時候——

「旅行者，可以跟你聊一下嗎？」

一名男子過來跟我們搭訕。他是這國家的居民，年紀大概跟西茲少爺差不多吧。因此我們就在露天咖啡廳坐下來，也順便休息一下。

西茲少爺他們點的是茶，蒂則是冰淇淋。沒多久就送來一客三大球的冰淇淋。蒂則是不發一語地挖著吃。

「這個國家啊，其實很糟糕。」

這就是男子劈頭說的第一句話。看到西茲少爺溫和有禮地傾聽自己說話，男子便不斷說出他對這個國家的批判。

像是政治體制故步自封，法律太嚴苛，國民毫無鬥志，犯罪率太高，差別待遇太明顯，料理很難吃等等。

其實我們曾經見過更多比這裡還糟糕的國家，但西茲少爺仍然沉默不語地聽男子一連串的抱怨。

當蒂吃完冰淇淋的時候，她說：

「再來一杯。」

妳還要吃啊？

西茲少爺委婉地說「以後還有機會吃，今天先吃一客吧」。

然後西茲少爺對男子說：

「原來如此——那麼，既然你這麼討厭這個國家，何不選擇拋棄它呢？我在旅行途中，也看過不少那樣子的人呢。」

結果男子「唉！」地聳了一下肩。

「要是能那麼做，這國家就不會為了調整人口而不允許人民擅自出國了。唯一的例外，就是讓其他同等數量的人入境，也就是交換住民登記啦。」

話一說完，男子又開始抱怨那套體制本身就很糟糕，阻礙了國民的自由，這裡根本就是個愚蠢至極的國家。於是西茲少爺一臉正經地問他：

「那麼，要不要跟我交換呢？」

「哎呀呀，旅行者你太會開玩笑了啦～」

西茲少爺一面說「我是認真的」，一面拿出剛剛在民政機關拿到的文件給男子看。那是上面蓋了「不許可」的移民申請文件。

「如果申請移民的只是這個女孩就許可。因此我願意成為這兒的國民，努力替這個國家做事。至於你可以拋棄這個國家出去旅行，我願意送上我的越野車當做謝禮，並盡可能把旅行用品都送給你。」

男子並沒有把話聽完，他留下相當多的茶資在桌上並離開。

西茲少爺嘆了一口氣，接著對盯著自己看的蒂說：

「我也來吃好了。」

「就那麼做，趁現在有機會吃。」

於是，西茲少爺點了兩客冰淇淋。

「厌恶之国」
-Abandon Ship!-

我的名字叫陆，是一只狗。

我有着又白又蓬松的长毛。虽然我总是露出笑眯眯的表情，但并不表示我总是那么开心。我是天生就长那个样子。

西兹少爷是我的主人。他是一名经常穿着绿色毛衣的青年，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失去故乡，开着越野车四处旅行。

同行人是蒂。她是个沉默寡言又喜欢手榴弹的女孩，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失去故乡，然后成为我们的伙伴。

这是发生在我们抵达某个国家的事情。

那儿的政府体制不仅安定，治安似乎也不差，于是西兹少爷就申请要移民。

公家机关答复，他们允许孩童的蒂（跟我这只狗）移民，但西兹少爷就恕不受理了。

西兹少爷看了蒂一眼，下一秒钟就被蒂由下往上揍了一拳。

正当我们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只得到处逛商店补充旅行用品的时候--

「旅行者，可以跟你聊一下吗？」

一名男子过来跟我们搭讪。他是这国家的居民，年纪大概跟西兹少爷差不多吧。因此我们就在露天咖啡厅坐下来，也顺便休息一下。

西兹少爷他们点的是茶，蒂则是冰淇淋。没多久就送来一客三大球的冰激淋，蒂则是不发一语地挖着吃。

「这个国家啊，其实很糟糕。」

这就是男子劈头说的第一句话。看到西兹少爷温和有礼地倾听自己说话，男子便不断说出他对这个国家的批判。

像是政治体制故步自封、法律太严苛、国民毫无斗志、犯罪率太高、差别待遇太明显、料理很难吃等等。

其实我们曾经见过更多比这里还糟糕的国家，但西兹少爷仍然沉默不语地听男子一连串的抱怨。

当蒂吃完冰淇淋的时候，她说：

「再来一杯。」

你还要吃啊？

西兹少爷委婉地说「以后还有机会吃，今天先吃一客吧」。

然后西兹少爷对男子说：

「原来如此--那么，既然你这么讨厌这个国家，何不选择抛弃它呢？我在旅行途中，也看过不少那样子的人呢。」

结果男子「唉！」地耸了一下肩。

「要是能那么做，这国家就不会为了调整人口而不允许人民擅自出国了。唯一的例外，就是让其他同等数量的人入境，也就是交换住民登记啦。」

话一说完，男子又开始抱怨那套体制本身就很糟糕，阻碍了国民的自由，这里根本就是个愚蠢至极的国家。于是西兹少爷一脸正经地

问他：

「那么，要不要跟我交换呢？」

「哎呀呀，旅行者你太会开玩笑了啦~」

西兹少爷一面说「我是认真的」，一面拿出刚刚在民政机关拿到的文件给男子看。那是上面盖了「不许可」的移民申请文件。

「如果申请移民的只是这个女孩就许可。因此我愿意成为这儿的国民，努力替这个国家做事。至于你就可以抛弃这个国家出去旅行，我愿意送上我的越野车当做谢礼，并尽可能把旅行用品都送给你。」

男子并没有把话听完，他留下相当多的茶资在桌上并离开。

西兹少爷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对盯着自己看的蒂说：

「我也来吃好了。」

「就那么做，趁现在有机会吃。」

于是，西兹少爷点了两客冰淇淋。



「厲害之國」—Nothing Special—

「在咖啡上作畫？」

「就是那個意思喲，漢密斯。他們會在咖啡上幫我們畫畫。」

「怎麼畫啊？奇諾，妳能不能用摩托車也聽得懂的方式說明呢？」

「知道了。首先，在較大的咖啡杯裡倒進一些非常濃的咖啡。接著加入以蒸氣加熱牛奶打成的奶泡。這時再依倒入的方式，利用咖啡的顏色及牛奶的顏色畫出各式的圖案，或是在最後一道程序用細棒畫出圖案。」

「這樣啊？那味道會改變嗎？」

「以心情來說，可能會覺得比較好喝吧？那跟在漢密斯的油箱上畫畫的道理是一樣的喲。」

「但加了塗料就會變重，反而會導致速度變慢呢。前面那個慢慢看得見的國家，會做妳剛剛說的那種事啊？」

「沒錯，我清楚想起師父以前曾說的事情。她說『會看到南北兩邊的懸崖有五座瀑布，以及城牆漆著黃色、棕色與深紅色的國家』。」

「這麼說，應該就是那兒呢。況且也看不到其他那麼奇怪的城牆。」

「好期待進入那個國家哦。根據師父的說法，那似乎是很精細的工藝，非常了不起。還說，覺得喝掉它很浪費呢。而且無論到哪一家店喝咖啡，都能稀鬆平常地展現那麼精細的技術。原本覺得這帶去其他國家鐵定能賣到不錯的價錢，但她當然是放棄了。」

「這樣啊～不過，奇諾妳要喝的時候記得拿給我看一下哦。我有點興趣想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呢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「好了，奇諾與漢密斯，入境手續這樣就好了哦。」

「謝謝你。對了，請問你知道哪裡有咖啡可以喝嗎？」

「那個的話，到處都有哦。在我國，幾乎沒有人喝茶呢。」

「歡迎光臨！哎呀？沒看過這樣的打扮跟交通工具呢。請問你們來自哪個地區啊？」

「我正在四處旅行，剛剛才入境的。」

「妳好——」

「這個嘛……歡迎你們來到這個沒什麼東西的國家！需要幫你們介紹一下主廚推薦料理嗎？」



「厉害之国」

-Nothing Special-

「在咖啡上作画？」

「就是那个意思哟，汉密斯。他们会在咖啡上帮我们画画。」

「怎么画啊？奇诺，你能不能用摩托车也听得懂的方式说明呢？」

「知道了。首先，在较大的咖啡杯里倒进一些非常浓的咖啡。接着加入以蒸汽加热牛奶打成的奶泡。这时再依倒入的方式，利用咖啡的颜色及牛奶的颜色画出各式的图案，或是在最后一道程序用细棒画出图案。」

「这样啊~那味道会改变吗？」

「以心情来说，可能会觉得比较好喝吧？那跟在汉密斯的油箱上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哟。」

「但加了涂料就会变重，反而会导致速度变慢呢。前面那个慢慢看得见的国家，会做你刚刚说的那种事啊？」

「没错，我清楚想起师父以前曾说的事情。她说，『会看到南北两边的悬崖有五座瀑布，以及城墙漆着黄色、棕色与深红色的国家』。」

「这么说，应该就是那儿呢。况且也看不到其他那么奇怪的城墙、」

「好期待进入那个国家哦。根据师父的说法，那似乎是很精细的工艺，非常了不起。还说，觉得喝掉它很浪费呢。而且无论到哪一家店喝咖啡，都能稀松平常地展现那么精细的技术。原本觉得这带去其他国家铁定能卖到不错的价钱，但她当然是放弃了。」

「这样啊~不过，奇诺你要喝的时候记得拿给我看一下哦，我有点兴趣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呢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「好了，奇诺与汉密斯，入境手续这样就好了哦。」

「谢谢你。对了，请问你知道哪里有咖啡可以喝吗？」

「那个的话，到处都有哦。在我国，几乎没有人喝茶呢。」

「欢迎光临！哎呀？没看过这样的打扮跟交通工具呢。请问你们来自哪个地区啊？」

「我正在四处旅行，刚刚才入境的。」

「你好--」

「这个嘛……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没什么东西的国家！需要帮你们介绍一下主厨推荐料理吗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肚子并不饿。我想喝杯咖啡。」

「知道了。那要一杯还是两杯？」

「总之，一杯就好了。」

「老板娘，你好坏哦--」

「啊哈哈哈，对不起啦。马上就来啰，请稍等一下--」

「好期待哦！」

「不晓得会是什么样呢？」

「这是你的咖啡，抱歉久等了！」

「咦？」「嗯？」

「吓一跳吗？像这样把奶泡加进咖啡里，在这个国家是很常见耶。」

「那个……」「奇诺，上面没有画图哟。」

「画？」

「是的，是旅行的传闻。听说这个国家的咖啡，都会在表面上画画。」

「……？啊！啊啊！我知道了！那个是吗？嗯，那个传闻一点也没错哦。」

「果然没错。」「这样啊。」

「可是旅行者，那个，应该是满久以前的传闻了吧？」



「活着的人们的故事」

-You Should Be So Lucky-

在满是枯树的寒冷荒野--

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。

在满是枯树的寒冷荒野--

有两个人在那儿。

个子略矮但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，跟有着一头乌溜溜长发的妙龄女子，两人中间隔着一堆篝火。

男子一面吐着白气一面出声说：

「我说师父。」

女子回答：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我们，不知道何时会死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不要用那种在看什么珍禽异兽的眼光看我啦，我又没有特别想死的念头。只是说，我跟师父都经历过许多危险。遇过的枪战次数，这两只手根本就不够数。甚至还遇过子弹从头部的极近距离飞过的状况呢。」

「然后呢？」

「可是，我至今都不曾中弹过。师父你呢？」

「要是有的话，就不可能像这样坐在这里了。」

「这个嘛，说的也是呢。可是，毕竟我也杀人无数，如果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，应该迟早也会沦落到被我杀的那些人那种下场呢。」

「这个嘛，是没错呢。」

「但是，事实上并没有变成那样。我还像这样一面旅行，像现在这样呆坐在这里悠哉地烤火取暖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所以，又回到最初的疑问。『我们，不知道何时会死呢？』」

「那么就让我来回答你吧，『不知道耶？』」

「真想不到也有师父不知道的事情呢。」

「我也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啊。」

「原来如此。那么……这些家伙是否知道了呢？」

男子一面看着倒在自己四周的尸体一面说道。

十几个人手握着小刀，死在两人四周，篝火的光线微微照亮他们懊悔的表情。

「这些家伙想杀我们反而被杀死，今天早上应该就会明白，自己根本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种事吧？」

「不知道，搞不好明天我们也会死在哪个地方呢。不过，活在世上还每天烦恼那种事情，实在很浪费人生。」

「这个嘛，是没错啦。在那天到来以前，我们努力活下去吧。反正，应该也距离不远了呢--更何况你有办法想像吗？我变成老爷爷，而

你变成老婆婆的模样。」

「不，完全无法想象。」

「说的也是--啊啊，不知道我会在何时何地，又如何死去呢……？」

男子抬头仰望天空。在干燥空气的那一头，有好几亿颗星星闪烁着。

然后男子微微露出笑容--

「希望能解开我疑问的早晨到来。」

向星星许下这个愿望。



序幕「这个世界的故事·b」

-It Happens. · b-

然后，奇诺发现到一个景象。

在热带莽原的地平线上，正卷起刚刚都没有的大规模尘土。

那个土的规模明显越来越大，而且也慢慢变高。下方还有大量蠕动的黑影。

「什么啊？」

奇诺举起「长笛」，透过瞄准镜往目前所在的山丘俯瞰地平线。过了一阵子，才终于看出怎么回事。

原来产生那些大量尘土的，是数量多到几乎淹没大地的大型动物。那是拥有又大又粗的躯体，和强壮四肢的暗灰色草食性动物。

「它们是栖息在附近的一种犀牛，为了喝水而集体移动中哟。」

汉密斯说道。

虽然看不出灰色的犀牛群有几千头甚至几万头，但它们以有如浊流般的密度及气势，在大地前进。

就在它们行进的前方--

「啊……」

举起「长笛」瞄准它们的奇诺，不禁叫出声。

那一大群犀牛行进的前方，有只脚部流着血躺在地上的小鹿，跟不肯离开它身边的母鹿。

「汉密斯，现在赶过去的话，来得及冲到小鹿那边吗？」

奇诺面向汉密斯问道。

「若只是单纯能不能赶到那边，那一定赶得到的。但是，如果要把小鹿抬到载货架再回来这里，那时间就很吃紧。如果在那中间滑倒或出现一点点失误，都可能会没命的。」

汉密斯立刻回答，而地鸣也越来越剧烈。

「那就算了。」

奇诺做出决定。

「很聪明。在犀牛群通过以前，最好暂时待在这山丘上哟。」

听着汉密斯这么说，奇诺再次透过瞄准镜远望。这时候察觉到有异状的母鹿正慌张地逃走。

倒在地上的小鹿微弱地抬起头用眼神追寻母鹿，但母鹿连头也没有回。它倾全力逃跑，很快就从瞄准镜的视野范围消失无踪。

被留在原地的小鹿拼命想站起来，但只是让脚部流出更多鲜血而已。眼看着只能够束手无策坐以待毙。

不一会儿--

犀牛群带着撼动大地的巨大声响，以及不断往上窜的沙尘疾奔而来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好壮观哦。」

那一股浊流，就从站在山丘上的奇诺跟汉密斯的前面，由右往左地不断穿过--

它们接近倒在地上颤抖不已的小鹿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将它淹没。小鹿就这样不见踪影。

不过等这股浊流流过，以及那道沙尘完全散去也需要一段时间。

随性把脚往前伸坐下来等待的奇诺，双脚及臀部一面感受这剧烈的震动，一面听这如地鸣般的声音，耐心地等待着。

好不容易犀牛群离去，紧接着是声音跟震动远去，最后连沙尘都随风消失--

等到一切终于趋于平静，奇诺再次举起「长笛」。

在瞄准镜的视野里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在小鹿倒地的位置，已经看不到小鹿在那儿了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根本就看不出其原形的细碎肉片，散布在相当广阔的范围。

「已经变成碎肉了耶，怎么办？」

汉密斯问道。

奇诺背着「长笛」站起来说：

「这么做。」

然后从汉密斯后轮旁边的包包里，拿出有如黏土般坚硬的携带粮食。

她一面站着咬携带粮食，一面望着大地。

接着不知何时聚集的秃鹰，降落在那个地方，并且开始吃散布在大地的肉片。

秃鹰吃了肉片便飞了一会儿，然后又下来吃肉片再飞一会儿。当不断增加的伙伴开始抢食，才忙碌地拼命吃起来。

「好惨哦--真的是太惨了。」

奇诺边吃边喃喃说道。

结果汉密斯说：

「这很常见哟，奇诺。」
「嗯？」
「在这个世界，那很常见哦。」
「……一点也没错。」
奇诺一面嚼着食物，一面喃喃说道。



第一话「往事」

-Choice-

寒冷的大地聚集了许多人。

那儿只有岩石跟泥土而已，是一片不毛之地。平缓的丘陵起伏延伸，但因为还形成一处不是很深的山谷，所以视野看得并不很远。

天空有些薄云，日照不是很强烈并已偏斜，气温也很低。四处可见的水洼上面，还残留着没有融化的薄冰。

在那儿的，是在寒冷的气候中仍穿着粗布衣裳，而且非常瘦的人们。其中男性占大多数，不过也有女性、孩童以及老人。

其实在场的人数很多，光是可见的范围就有千人以上。所有人都瘦得很病态，唯独眼睛仿佛有所祈求似地炯炯有神。

他们手上都握着原始的武器。

那是一些镰刀跟圆锹等农具，或是单纯的棍棒、菜刀，甚至是用细木制造的手制弓箭。

那些全都是不足以当武器使用的物品，有一些手上空无一物或力气柔弱的女性，拿的是脚下随手可得的石头。

他们像在不毛之地寻找失物似地观察四周，然后形成一个大集团步行着。

这时候有人正用望远镜看着那群人。

有两个人正趴在数百公尺远的某处山丘上，披着跟泥土同样颜色的垫子当做迷彩，透过望远镜窥视远方的动静。

在圆形的视野里，映着手持武器在寻找什么的一群人。那群黑压压的人覆盖着大地，慢慢但确实地朝两人所在的方向接近。

「他们果然在这一带设下了天罗地网吗？而且那个气氛怎么看，都不像是用讲的就行得通呢～要是被他们逮到，铁定会被大卸八块的。」

两个人之中的一人开口说道，是年轻男子的声音。虽然他讲的内容很危言耸听，但声音听不出来有任何紧张的感觉。

「既然这样就不需要客气了，一切照计划进行吧。开车的事就交给你了。」

另一个人说道，是女子的声音。而她的声音冷静沉着，语气很制式。

「了结--那么，工作了工作了！」

两个人从垫子下面往后退，利用脚上的靴子从山丘的斜坡往下滑。

男的个子有点矮但长相俊俏，穿着皮夹克，左腰悬挂着二二口径的自动式说服者（注：Peasuader=说服者，是枪械。在此指的是手枪）。

女子是个容貌美丽的人，她把乌溜溜的长发往后绑高，穿着中长版的防寒大衣，右腿悬挂着四四口径的左轮手枪，脖子上则挂着防风眼镜。

在两人往下走的谷底之处停了一辆车。

那是一辆全新且到处都亮晶晶的四轮驱动小型卡车。

它有着长长的悬吊系统跟大型轮胎，车体前方还装了看似坚固的铁管型保险杆。位于引擎盖后面的驾驶座，左右能各坐一人，后面则是长型的载货台。整辆车是淡绿色的，上面无任何标志。

载货台上面载着高度跟宽度约一个人大小的物体，但上面盖着垫子也有绳索捆绑着，因此不晓得是什么东西。

当两人一接近卡车，从左侧副驾驶座开着的车窗探出一张脸。原来躲在下面的人坐起来了。

「你们在搞什么！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啊！」

躲在下面对他们两人这么说的，是一名中年男子。年龄大约五十岁左右。他的体态微胖，穿着跟这个场所并不太搭，看起来有些昂贵的西装及感觉似乎很暖和的羊毛大衣。

男子表情极为紧张，而且相当焦虑地大叫：

「快点！若随即有人从那峡谷出来，那可怎么办！」

坐在卡车驾驶座的年轻男子一派轻松地说：

「安啦，反正他们又没有任何弓箭或枪械。」

然后他系紧了安全带，同时也叫中年男子把安全带系上。

中年男子系紧安全带之后，又开始转动摇杆准备把车窗关起来。

「请把车窗打开。」

驾驶座的男子如此提醒他。

「要、要是石头或箭飞过来怎么办？」

「跟那种东西比起来，玻璃打中你的机率还比较高呢！玻璃要是破碎的话，铁定会受伤哟！而且，要是打中我就更惨呢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中年男子又把车窗打开。

年轻男子把摆在椅座旁边的小型无线电戴在耳朵上，再把那个机器延伸出来的麦克风移到嘴巴前面。他打开开关，然后对爬上载货台的女子说话。

「师父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」

「听见了。」

由于车子还没发动引擎，因此男子可听见无线电传来的声音以及载货台传来的实际人声。

至于在那个载货台上的女子，耳朵也戴了同样的无线电，而且眼睛还戴了防风眼镜。接着她把原本用来固定载货台的防水布的绳索解开，然后把它卷成一团。

「真的没问题吧？」

中年男子从车窗把脸探出来并大叫。

「我们也是为此才被雇用的。」

女子一面冷静回答，一面用两手把防水布拿掉。

这是大约两天前的事情。

黑发女子跟个子略矮，但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，乘着又小又破烂又无力的车子，来到这国家的城门前面。

这个位于寒冷荒野正中央的国家，在圆形城墙环绕下，拥有一片辽阔广大的领土。

两人以休息、观光兼补充物资为目的，希望能够入境。但守在城门的入境审查官跟卫兵，用忧郁的眼神看着两人，并回答说「现在并不适合让你们入境，快离开吧」。

两人死缠着他们想问清楚原因，于是审查官只好勉强地告诉他们。

这个国家长年以来都是由独裁政党统治，然而人们的生活非常贫困，而且执政党还陷入利欲熏心的渎职状态。

而极少部分居于统治阶级的国民，跟其他大部分的国民，贫富的差距更是越拉越大。当然不满会逐渐升高，并衍生出许多暴动与争斗。

过去国家一直用武力压制，但似乎终于到了临界点。这几天化为暴徒的民众四处作乱，并袭击警局跟公家机关。

现在这个国家的政府，无力解决频频在辽阔的领土产生的暴动，已经面临瓦解的状况。

就连身为公务员，且原则上受雇于行政部门的审查官跟卫兵，也正烦恼该逃出这个国家？还是站在民众这一方？

但问题是自己既不是那种远走他乡还活得下去的优秀人才，又不确定民众是否能接纳他们，因此正陷入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被迫要做出人生最大抉择的窘境。

「总之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不想说什么触霉头的话，但如果你们稍微爱惜自己的性命，劝你们现在还是别入境的好。」

对于审查官苦口婆心说出的这番话--

「其实那很好啊，感觉好像有什么机会能够赚一笔呢，师父。」

「是啊，我们就入境吧。」

诚实面对自己欲求的两名旅行者，完全没把审查官的话听进去，甚至再次提出「请务必让我们入境」的请求。

「你们两个，到底是旅行者？还是来趁火打劫的啊……？」

打从心底感到讶异的审查官，放弃基于自己的责任所做的判断，然后打电话联络上司寻找进一步的指示。

过了没多久，走回那两人前面的审查官，表情非常讶异地说：

「上头传话过来……说你们如果真的很有本事，就有工作想托付你们。不过工作很危险，要是有兴趣听的话就允许你们入境。」

「我万万没想到，是要帮执政者逃亡哟。」

坐在驾驶座的男旅行者，一面转动卡车钥匙发动引擎一面说道。新卡车很顺利就发动了，还发出豪迈的引擎声。

「看样子，要逃亡的话果真要越快越好呢。」

男旅行者打哈哈地说道。

「少啰唆！别讲那些有的没有的！你们只要把我平安送到城墙那边就可以了！」

副驾驶座传来愤怒的声音。

「是是是，知道了啦！那正是我们的工作啊！」

男旅行者回答。然后左脚踩离合器，左手打排挡地说：

「那么，准备走吧！」

「从那边隐约传来引擎声耶！」

「好，过去看看吧！」

那些耳语在化为暴徒的民众之间流传着，于是从团体中分出了一群人，用比刚才还快的速度，开始在宽阔的山谷移动。

为了不让仇敌逃走，他们在山谷中央往左右散开。打前锋的男人们是在这一群之中较为勇健的，而且还手持柴刀或斧头等刀械。

「要是有车辆出来的话，就算用抓的也要阻止！只要我们一起动手，绝对可以把车子翻过来！千万别让那个家伙逃走！这长久以来的怨恨！一定要把他大卸八块才能够泄忿！」

「没错！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打倒他！」

就在这道非常勇猛的怒吼喊出来的下一秒钟。

他们看到一辆卡车正慢慢从前方三百公尺左右的山谷阴影现身，而且车头笔直朝他们而来。

「找到了！」「就是那辆卡车！」「宰了他们！」「别让它通过！」「呜喔喔！」

发现猎物之后，气势雄壮的吼叫不断冒出来，而几名等不及的男子率先冲了出去。

开始慢慢加速的卡车跟冲出去的暴徒，眼看着双方就要起正面冲突了。

如果形容暴徒是黑色群体，那么卡车就是一个绿点。黑色群体仿佛想吞噬绿点似的，由左右一起发动攻击。

正当距离缩短到两百公尺左右的时候，卡车停了下来。然后--

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

山谷里连续响起空气反弹……又像什么物体泄气的声音。

「什么？什么声音啊？」

打前锋的男暴徒不解地歪着头。正当他不经意地抬头时，才发现有黑色物体正瞄准自己飞来。

在淡蓝色的天空下，那看起来就像是个黑点。它划出缓和的抛物线，朝横排成一列的自己这边飞过来。以时间来说，才一秒钟而已。

「是石头吗？」

男子完全判断错误，正当他呼叫伙伴闪躲的那一瞬间，那个物体爆炸了。

那物体看起来就像拳头大小的石头，它一一撞击在暴徒们的脚下同时爆炸，猛烈的爆炸威力把碎铁片震得四处飞散。

碎片几乎都插在大地，虽然扬着尘土也稍微把泥土翻开一些，但除此之外的碎片，全都贯穿当场的人类呢。

「呀啊啊啊！」「咕耶！」「嘎啊！」「呀！」

在那些声音里，夹杂着人类尖锐的惨叫声。

爆炸声从山谷间消失，沙尘随风飘散之后，地上约有十个人的尸体，正开着鲜红色的血花。

而死亡人数倍数之中的人类，则是痛得一面惨叫一面到处跑。

在卡车载货台的上面，女旅行者就坐在一张小椅子上。

她的眼前，摆着刚刚杀了几个人的武器。

载货台的中央有根粗铁管熔接在底座上，上面搭载了利用四角形箱子与圆筒组合而成的机器，全长约一公尺左右。

机器旁附加了一个大箱子，跟金属制的带子连接在一块，足以放进口径四十毫米的榴弹。

那部机器是能够连续发射的自动连射式。利用链带把榴弹一一送进机器，能以全自动的方式连射出去。

载货台上有那座「炮台」以及给「炮手」坐的小椅子，然后是弹药用的木箱。而且它三百六十度任何一个方向都能够射击。

「嗯--这果然是讨人厌的武器呢~虽然我做事一向不喜欢夸张，但这的确最适合应付眼前这个状况。以试作机来说算做得很棒了，照理说可以大量生产呢。」

在驾驶座握着方向盘的男旅行者，以半惊讶半佩服的语气说道。

「咿……」

坐在他旁边的中年男子，则对于自己豁出性命逃亡一事感到万分紧张。而且看到呈现在眼前的杀人惨状，备受打击的他根本就瞪大眼睛愣住了。车窗虽然是开着的，外头的空气也很寒冷，但他却满脸大汗。

看着他那样的侧脸，男旅行者用井边闲聊似的语气，一派轻松地跟他说：

「没必要那么在意哟！」

「你、你说什么？」

中年男子转头面向男旅行者。

「就是死去的那些人呀，无论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如何死去，对我们来说都不痛不痒呢！」

「什么……！」

中年男子虽然想反驳，但嘴巴只是一张一合地动着。

「难道不是吗？现在离我们两百公尺的地方，有人内脏外露而不断呻吟，但我们的肚子有感受到被火烧的痛楚吗？还有手臂被碎片炸得稀巴烂而惨叫，我们的手臂有感到一丝丝的痛楚吗？任何人都无法感受到别人的痛苦，当你接受贿赂自肥时，知道某人因此为饥饿所苦吗？所以别在意啦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我们可是很认真做事。为了把你带到预定通行的城门，那些人--不管是『为了打倒恶政而站起来的民众』，或者『反抗政府的暴徒』……反正随便怎么说啦--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将那些人全部杀死。你不就是不愿意跟民众站在一起，想雇人毫不考虑地将他们杀死，才特地指定我们吗？那个心情，我很能体会的。毕竟到了紧要关头，士兵跟公务员选择站在民众那边的可能性是非常高呢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别担心，撇开我不说，在你身后的那位女子，可是非常优秀哟！」

那句话让后面的女子出声回应：

「不要多嘴了，差不多该行动了哟。」

「喔，了解！」

男旅行者把脸转向前方，看着在那儿的人们。

他也知道位于两百公尺前，伙伴遭到无情残杀的人们，个个正面目狰狞地瞪着他们。

除了救护伤者的人，其他人再次紧握手中的武器，慢慢往前移动。他们用手势打暗号，尽可能不要聚在一块，然后互相指示每个人尽量散开以包围对方。

他们前进的目标只有一个。

「喂、喂……这样会逃不掉耶……」

置身在目标之中的中年男子，好不容易从嘴巴挤出话来。但还是一样满头大汗，并指着在挡风玻璃前方的那群人。

「你、你们不是说只要在一开始杀几个人--让他们见识到你们的力量，那些家伙就会夹着尾巴逃跑吗？当、当初的计划不是那样吗？」

「是那样没错，但这群家伙也挺团结的呢。接下来就算再多杀几个人，他们也还是打算当场把你……应该说把我们所有人拿来血祭哟！那正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他们都不愿意回到旧体制的决心。那股意志力，老实说很了不起。」

「咿--！你、你还有时间佩服他们，快点想办法解决啦！」

「我当然会想办法哟！师父，那接下来进行计划二吧！」

男旅行者第一句话是针对旁边的男子说的，接下来则是利用无线电跟后面的女子通话。不过他没等回复就立刻快速前进。

四个轮胎打滑了一下，然后卡车就在寒冷的大地开始加速。除了后方，不管往哪个方向都是愤怒又勇猛的人们，因此他毫不留情地往前直冲进人群里。

「你、你想做什么！打算辗过他们吗？可……可是，如果有人跳到车上阻止你……咿！咿！」

中年男子一想象包围在卡车四周的暴徒，伸出几百双手臂殴打、撕裂自己的模样，就吓得失声惨叫。不过路面传导至车内的震动声，盖住了他的声音。

卡车笔直往前进，在中年男子的眼里，感觉想杀死自己的那群人，正以非人类的速度逼近，但实际上是卡车主动接近他们的。

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

发射出去的榴弹正从头顶飞出去。

那几乎是接近水平的射击。

载货台的女子往前方射击的榴弹，一一在卡车行驶路线的前方爆炸。在那附近的人都被碎片划伤，甚至有人碰巧被直接命中而化成鲜红的烟雾。

就算稍微打偏了，但是榴弹若是落在附近，也很可能自己造成被伤害的危险性。不过女子毫不在乎地连续发射。

被击出的榴弹发挥最大的效果，每次落点准确到都不是同一个地方，距离也没有隔很远。

就这样，团团围住卡车的那群人，衍生出一跳鲜红的回廊。

榴弹连续发射，把命中的人们全都粉碎，继而形成一条宽约二十公尺的红色道路。

「不愧是师父，干得太好了。那么我也--」

男旅行者毫不在意地用力踩住油门，往前方猛冲。

四个轮胎让散落一地的肉片散布的范围更广。

铁管保险杆还把只剩上半身的某人的头颅割下。

车体则是把冲上来想帮助伙伴的人，撞飞到几公尺的前方。

前轮跟后轮把倒地呻吟的人们辗到安静无声。

此时卡车俨然已经化为移动的凶器，并勇往直冲。挡风玻璃沾满了鲜血，火药味与血腥味还从旁边的车窗飘进来。

「咿咿咿咿咿！咿咿咿咿！咿咿！」

中年男子满脸厌恶地惨叫好几次。

那段期间榴弹仍不间断地从头顶飞过，让眼前的人类身体爆裂至死。而卡车辗过的那股震动，还会从臀部感应到。

「哇啊啊啊啊！」

「没必要害怕，所有状况都非常顺利哟！」

男旅行者边开车边说道。他一面辗过人体一面说话，仿佛是辗过草原的杂草那么轻松自在。

至于他确实又沉着的开车技术，简直像在配送牛奶那么熟练。

由于在行进方向旁边的人群并没有被榴弹击中，因此他们用尽吃奶的利器跑向卡车，但终究还是敌不过卡车全速前进的速度、

卡车只要往黑色群体里面直冲，就会一面造出红色的道路一面往前进。

而且每当车体一摇晃，中年男子就不断发出快哭出来的惨叫。

「咿咿咿咿……咿呀呀呀……」

男旅行者还一派轻松地对邻座的男子说：「我们兜风这段时间要不要稍微聊一下天？」

「不过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还请你睁大眼睛仔细看清楚。现在我们之所以会杀死几十人，甚至是几百人，全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保护你一个人哟！请你不要忘记为了你自己，让多少人因此丧命，还有那是什么样的情况。糟糕--」

突然传来「啪嗒」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引擎盖上。那是被榴弹直接命中而炸得四分五裂的某人，他的头颅从高处飞了过来。

受到冲击而扭曲变形的头颅，砸在引擎盖之后就完全碎开，脑袋里面的内容物都洒了出来。其中一颗喷出来的眼球，正好跟副驾驶座的男子视线相对。

「咿、咿呀啊啊啊！」

中年男子发出自己仿佛被榴弹击中的惨叫声之后，就安静无声了。

「哎呀？」

男旅行者往旁边一看，发现他已经瘫软低着头晕了过去。

「变安静啦？祝你有个好梦。」

然后就没再理他。

「师父，我将稍微往左右摇摆哟！」

男旅行者利用无线电一对后面的女子这么说之后，便稍微紧急切方向盘。往旁边甩的力量让卡车摇晃，所以引擎盖上的头颅只留下一片血肉模糊的痕迹便往下滑落。

「不要让他们跑了！杀了那个恶魔！」

「宰了那个把我们当臭虫看待的家伙！」

无论人们如何大叫，无论人们如何追赶--

都还是没有办法阻止那辆卡车。

有如电钻在人群中一面四射碎片与血肉，一面笔直前进的卡车--

若无其事地穿过人群，然后一溜烟地逃走了。

尽管背后不断传来惨叫声与怒吼，卡车仍然朝着后方连续发射榴弹。

不过瞄准的并不是人类，而是让它在近距离的位置爆炸，卷起沙尘当掩护。

就在太阳相当低垂的时候。

卡车终于来到有许多卫兵戒备的城墙前面。

沾在车体的血迹被沙尘覆盖而干掉，在这辆全新的卡车上画出不可思议的图案。而车体的前方跟下面，则黏着已经干掉的肉片。

在驾驶座的男旅行者，手肘靠在窗边悠哉地握着方向盘。

坐在载货台的女子，退到非常边缘并伸手摸着手榴弹，不过又放开了。

这时候卡车停了。

「客人～！到了哟～！」

男旅行者有如计程车司机似地朝副驾驶座大叫。垂着头的中年男子抽动一下，终于睁开眼睛。

「总统先生！您没事吧？」

卫兵们赶了过来，一打开车门便这么说。

「啊……」

那个被称为「总统先生」的中年男子，好一阵子还没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，但不久--

「啊啊，我没事……」

终于明白自己来到安全的场所，然后又立刻问：

「我家人呢？我妻子跟儿女怎么样了！」

其中一名阶级较高的卫兵回答：

「他们没事！您的家人也都顺利逃出来了！而且在我们的保护下，已经在城墙外等候呢。好了，请赶快离开吧！」

话一说完，便催促中年男子从卡车下来。

「原来如此。这样你就能跟家人、支援者一起带着金银珠宝逃到国外，开始过全新的生活呢。」

男旅行者虽然看不到中年男子安心的表情，却开心地这么说。中年男子则慢慢转头--

「…………」

静静地凝视男旅行者。

这时候出声说话的是卫兵，他以严厉的口吻说：

「喂！我们很感谢你们成功突破重围把总统先生带出来！而让他的家人变装分别逃跑的作战，也都非常顺利！但是，委托你的工作并没有包含不必要的追问哦！」

男旅行者用一如往常的轻松语气回答：

「请不要误会哦，我并没有刻意追问或批判，反而想夸奖他呢。」

「你说『夸奖』？」

卫兵如此反问。

「是的。一旦判断这个国家已经没用了，就趁逃得了的时候把能带的东西全部带走，这样的做法也不赖。甚至可以说是不错的做法呢--因为我也是从祖国逃出来的，所以能够了解。」

「是吗……你也是……」

中年男子难得对男旅行者开口说话。

「反正，人生有各种际遇哟。只要活着，接下来都是新的开始。」

然后男旅行者回答的这句话，让他稍微眯起眼睛。

「你把我带到这里，还有我家人的事情，我诚心诚意向你……还有后面那位女子道谢。」

「不客气！」

「哪天我们在某处重逢的话，届时我会极尽全力款待你们的。」

「如果真有那个巧合啦--好了，你家人不是在等你吗？」

中年男子没有再多说些什么，他再一次点头，然后解开安全带走下卡车。

他跟站在载货台的女旅行者一度眼神交会，但也是什么话都没说，就在卫兵们的保护下离开。

他头也不回地穿过城墙那边，乍看之下看不出来但特别设计过的小门。

「接~下来，要怎么办呢，师父？」

在荒野蔓延的城墙前面，只有两个人跟卡车被孤零零地留下来。

那儿已经没有任何人。卫兵及所有人都逃往国外，地上只剩下足迹遍布各处。

女旅行者从载货台下来并坐进副驾驶座，男子开口问：

「那要直接沿着城墙到城门，在变成内乱以前乖乖出境吗？要是在下一个国家把这辆卡车跟新型武器卖掉，应该能赚到不少钱哟！」

「不，我们回去吧。」

「回去？回去哪里？」

「回刚刚那些人那边。」

「你是说，刚刚突破的那些人？--为什么又要回去？」

「我要把这辆卡车让给他们。」

听到这个答复的男子，露出无法置信的表情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一时兴起。」

「……算了，反正要开着它到下一个国家也很麻烦。但就算要让给他们，首先我们的安全也会有危险哟？」

「那要视交涉的状况而言。届时的交涉将以我们俩的安全当做交换条件，然后把这辆卡车及武器全部让渡给他们。得知武器有多大威力的他们，为了往后的斗争，照理说巴不得想得到这些武器。」

「话是没错啦……但要是交涉破裂，他们用武力抢夺呢？」

「那个时候，只要把他们全杀掉不就得了？」

「原来如此……」

男子思考两秒之后，立刻做了决定。

「那就那么做吧，至于交涉，就交给你了。」

* * *

「结果……后来怎么样呢？」

在森林里某一个木屋里，女孩开口问道。

外头静静下着雪。暖炉里的火焰让房间因为光线与热度而暖和起来。

被问及的老婆婆缓缓回答：

「后来，我们就把那辆卡车让给他们哟。当然刚开始他们非常生气，不过跟代表者的交涉过程中，对方也觉得那么做比较妥当，也充分了解状况。因此在转交的时候，就把他们载到城门附近，然后在让渡的那一瞬间逃到国外。」

「正如那弟子说的，在其他国家把卡车卖掉，就能赚到不少钱。师父为什么希望让给他们呢？」

老婆婆回答：

「一旦有了那辆武装卡车，就会提高民众的攻击力。如此一来，动乱应该就能在短时间平定了。就结果来说，也能减少人们牺牲的数量。而逃过死劫的人，就能够出力建立新的国家。」

「原来如此--可是，马上离开国家的师父，既无法确认情况是否真的变成那样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吧？」

「你说的没错。可是，我只是抱持『情况真是那样就好了』的想法，那就足够了哟。」

「结果真的变成师父想的那样吗？而且，逃走的执政者他们一家人，是否顺利呢？」

「这个嘛~我就不晓得了。对我来说，那已经是久远不可考的事情哟。其实大部分的人，都无法看到自己行动的结果如何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所以执政者全家人，或许在严苛的旅行途中全部丧命了。也不晓得得到卡车的那些人，是否顺利带领着其他的人们。」

「人生……还真悲哀呢。」

「一点也没错哟，奇诺。」

「你觉得真的存在着所有人都笑着过生活的世界吗，师父？」

「我不觉得，所以至少--」

「至少什么？」

「至少在自己能笑的时候就尽管笑哟。」

＊＊＊

「这辆卡车是？」

穿着绿色毛衣，腰际插着刀的青年问道。

「这是我们革命之父，即第一任总统当时乘坐的武装卡车。为本革命纪念馆最重要的展示品。」

西装笔挺的男向导如此回答。

青年后面有一头大白狗，以及板着脸的小女孩。

向导口若悬河地不断说明。

说这辆武装卡车因为落入几乎没有武器的民众手上，革命才得以一口气提高气势，然后在短时间内落幕。由于战争期间死伤人数并不多，才让后来国家的重建也很顺利。「试作阶段在军工厂属于最高机密的这项武器，不知为何会交给第一任总统，关于这件事就不得不提起『两名旅行者』了。某天--」

青年聆听这落落长的说明，后来向导还问他：

「旅行者你们是否听说过这两个人呢？就算是传闻也无所谓。虽然是很久远的事情了，但你们是否听说过那两个人的事情呢？」

「很遗憾，至今从来没听说过。」

青年如此说道，并摇了摇头。

＊＊＊

「于是……就逃了出来是吗？」

穿着黑色夹克，右腰悬挂着左轮手枪的年轻旅行者问道。

「是的，我的祖父仅以身免，勉勉强强逃到这个国家。」

看起来年约三十五、六岁，穿着套装的女子如此回答。

停在旅行者旁边的摩托车又问：

「他移民之后仍然是执政者对吧？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前任总统嘛！」

「没错，虽然我不曾见过祖父，但是听母亲的描述，他鞠躬尽瘁也在所不辞地替收容自己跟家人的这个国家工作，最后得到众人的认同而成为执政者，并奉献一生哟。他说是为了自己无法为祖国人民创造幸福这件事赎罪，同时也为了吊祭当时牺牲的人们。还说，他对那两个人充满了感谢。」

「这样啊--就那两个豁出性命帮助他逃出来的旅行者是吗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女子询问不发一语的旅行者：

「旅行者，请问你们认识那两个人吗？就算是听到的传闻也没关系，虽然那已经是很久的往事，但请问你们是否听说过那两个人的事情呢？」

「很遗憾，截至目前为止从来都没听说过。」

旅行者如此说道，然后把脸别到旁边。

微微笑了一下。



第二话 「家族之国」

-Divorce-

「那个……抱歉突然打扰你，请问在昨天入境的一名叫奇诺的旅行者，就是你对吧？听说你还骑了一辆摩托车。」

「是的，就是我没错。这是我的伙伴汉密斯。」

「你好--」

「奇诺跟汉密斯是吧？欢迎两位来到我国。然后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喝茶的时间，但是我有一件事，无论如何都想问问外国人……不知道是否介意我坐在这里和你说个话？」

「没关系，请坐。我也很高兴能跟这国家的人说话呢，反正我也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事情。」

「你就坐下来吧！对了，你说有事情想问奇诺，是什么事啊？」

「那我就不客气了……我想问的，就是有关『家族』的事情。」

「你说家族是吗？」

「是什么事啊？」

「是的。因为我听过传闻之后，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--」

「是的。」「嗯。」

「听说外面的国家并没有『离族』，请问那是真的吗？」

「你说『离族』是吗？」

「没错，就是离族。」

「你所谓的『离族』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名词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呢。」

「我也是--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那个……用很普通的解释，就是指『不再是家族』。」

「『不再是家族』……？」

「我完全听得雾煞煞。」

「这、这么说……那传闻果然是真的啰……就是其他国家并没有离族……怎么会这样呢！哦天哪……这太可怕了……」

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」

「没错没错，我真的听不懂哟！」

「啊，真是抱歉！我因为太震惊了……所谓的『离族』，就是在体制上『中止家族』这种行为。」

「中止、家族的行为？」

「我还是不懂。」

「奇诺你们知道什么是『离婚』吗？」

「知道，就是指原本结婚的人们，透过法律确实分开对吧？」

「那个我就懂。」

「对于离族，请把它当成是离婚的家族版。也就是在那之前以家族身份生活的人们，在法律上中止了那个关系。若只是指夫妻这样的家庭，那就跟离婚的意思是差不多，不过离族也包括中止孩子跟父母这种关系。」

「中止孩子跟父母的关系？」

「怎么中止啊？」

「呃--……一般都只是因为无法共同生活，所以就希望能够分开。」

「可否请你说得具体一点呢？」

「譬如说，这里有一个家族。就设定那是父亲、母亲以及两个孩子所组成的核心家庭吧。」

「是的。」「嗯。」

「他们四个人感情融洽，也很喜欢对方，而且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也不会感到痛苦的话，就能够继续当家人。孩子将会每天成长，父母亲也会期待他们的成长。」

「的确没错。」「这很正常呢。」

「但是，譬如说其中一个孩子他这么认为：『我不想再待在这个家了，也很讨厌父亲、母亲跟我的兄弟姐妹』。」

「然后呢？」「会怎么样？」

「那个孩子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，就是离族申请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那个申请会顺利通过吗？」

「是的。国家会承认那个孩子的离族申请，让他能够脱离家族。对父母来说，他们会被除去在这之前的扶养义务。而四人家族就会变成三人家族。」

「这样啊……」

「那么，那个孩子要如何生存呢？他应该没有收入吧？」

「是的，国家会支援他的生活。接下来他会在国家抚养孩子的设施生活，但长期待在那儿的人并不多哟。」

「那是为什么呢？」

「难不成是某人来看到他，说『这家伙看起来很聪明』，然后就带回去收养呢？」

「汉密斯，他又不是当宠物的猫或狗……」

「不是啦，可是感觉很像哟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猜对了！」

「汉密斯说的一点也没错，那样的孩子大多都被想要小孩的家庭领养。因为个人资料会登记在国家的资料库，只要通过年龄、收入等等条件并具备父母权利的人，都可以调阅那些资料的。然后想要小孩的人再到设施跟对方见面、恳谈。如果双方都认同、喜欢对方，也判断可以一起生活的话，就可以成为新的家人。」

「也就是说，成为那个家庭的小孩，是吗？」

「是的。然后那个孩子就可以得到新的父母跟住处。」

「原来如此。」

「那就是领养啰？那么能够申请离族的，只有小孩吗？」

「不，每个人都可以。像是父母亲也可以申请离族。譬如说有一个父亲，他与某位女子相爱、结婚并生下小孩。但是有一天他不喜欢自己的妻子，或是小孩，亦或是两者都不喜欢了，这样的情况就会受理他的申请，而他就会被剔除父亲的身分。从此以后他可以独自生活，也可以再婚。如果他认识某个没有父亲的家庭又能相处融洽的话，也可以当那个家庭的父亲。」

「也就是说，这个国家随时都能中止家庭的关系？」

「是的。同时，也随时都能成为新的家人。」

「原来如此啊--就类似跳槽这种事吗--」

「就『往条件更好的地方去』这个意义来说，是满相似的呢。只不过，在制度上是不能『把某人赶出去』，而是要采取『某人离去』的形式。譬如说刚刚那个家庭，父亲他自己受到其他三人的嫌弃，于是那三个人便申请离族，而两个孩子马上就交由母亲抚养，变成母子家庭。他们想就这样生活下去，或是迎接新的父亲，那都是他们的自由。至于新的父亲那当然不用说了，一定是喜欢那三个人的某人啰。」

「那个……关于『离族』的理由--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是基于什么理由呢？」

「咦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笑耶--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『不再喜欢那个家人』的关系哟。所谓的家人，正如我曾提过好几遍那样，必须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。假设奇诺你好了，你愿意跟已经不喜欢的人住在一起吗？你愿意跟已经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、隔着房间睡觉、使用同一套卫浴设备吗？」

「……不愿意。」

「没错吧？明明就已经不喜欢父亲或母亲了，却还要当那个人的孩子共同生活这种事，还有为了已经不喜欢的孩子拼命赚钱、做饭、照顾他们这种事，都只是在浪费只有一次的人生耶！因此为了跟喜欢的人共同生活、互敬互爱地活下去，便建立了家庭制度跟离族制度。」

「这样啊……」「嗯嗯嗯。」

「然后，这也是用来免于家庭暴力及虐待发生的方法。一旦遭受到语言、肢体等等可怕的暴力行为，就可以立刻逃离。若没有刚才提到的那个设施，父母亲都会摆出『也不想想看你是靠谁吃饭』的高压态度。这会让无法生存的孩子沦落为奴隶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们过着精神与肉体遭到压迫的生活。顺便一提，为了补贴设施的营运费，这国家的税率非常高，但大家都能享受到那个便利性，因此都没有发出任何不满或不平的声音。」

「原来如此啊--」

「所谓的『不喜欢那个家人』，是指双方都那样吗？还是单纯只有一方呢？」

「那当然是后者哟！因为就算说『不喜欢那个家人』，但对方如果坚持『我还喜欢你！』而导致离族无法成立的话，那就必须被迫继续跟不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哟？而且还会陷入自己讨厌的对象，还坚持喜欢自己的悲惨状况！那简直像是被人严刑拷打，跟上一个时代的奴隶制度有何不同呢？所谓的家族，必须是互相喜欢对方，必须永远相爱才对。」

「这种情形下因为离族而被留下来的家人，又会如何面对自己的状况呢？」

「这个国家最常使用的方式，就是常见的『被甩了』这种表现。或许大家会因此而感到沮丧，但会抱持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』的想法--也就是认命『反正过去也曾甩过别人，搞不好未来还会再甩人呢』。」

「然后再与某人相爱，成立新的家族--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样的话，大家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了，对不对？」

「一点也没错。可是，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那件事。当然啦，能够有血缘关系又互相喜欢对方，是最理想不过了。但就算有血缘关系，也无法改变讨厌那个人的事实。只因为『有血缘关系』这个理由，就被迫跟讨厌的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……这简直是折磨哟！你们不觉得吗？」

「我不否认。」「或许是呢--」

「血缘关系不过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与现象，那种东西根本就敌不过心灵上的契合。更何况，就算是因为相爱而结合的婚姻，夫妇两人从一开始也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吗？」

「这个嘛~话是没错啦。」「原来如此--」

「若只是基于血缘关系，就必须被迫跟心灵不契合的他人共同生活，不觉得那是身为人的一大笑话吗？我听说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制度，刚刚经过确认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件事。其他国家有许多人被封锁在『家庭』这个闭锁的环境里，非但无法逃出还遭受到很悲惨的下场对吧？譬如说必须听从不喜欢的父母亲指使，或者自己辛苦赚来的钱，还要被已经不喜欢的小孩要去当零用钱……那种人生太讨厌了！而且竟然有认同离婚却不认同离族这种事的社会，真叫人无法置信呢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这个国家可以那么做，不是很好吗？」

「是、是啊……一点也没错呢……抱歉我的情绪突然整个混乱。我打从心里，很高兴自己能够活在这个国家……现在做过确认之后，更是开心呢。」

「若不会造成你的困扰，可否请教一下，你也经历过离族吗？」

「我很想知道呢！」

「有的，我有过三次离族的经验。离族这种事情，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不能说的禁忌话题，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吧。第一次是在我五岁的时候。我爸爸因为失业而沉迷于喝酒，因此就跟着妈妈、妹妹申请离族，开始过全新的生活。爸爸他后来摆脱了酒精依存症，向妈妈提出复合的要求，但我们拒绝了。听说后来出现了愿意接受他的好事者，于是他就在某处跟其他家族开始生活。」

「是吗？」「嗯嗯嗯。」

「几年后，妈妈她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对象，我跟妹妹也很喜欢他，于是就成立了新的家庭。新爸爸是很值得尊敬又了不起的人，至今也是。第二次是我们被申请离族。就在我妹妹十六岁的时候，她讨厌我们这些家人而离开。爸爸妈妈跟我当然受到相当大的打击，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妹妹后来进入某个想要女儿的家庭，听说目前在那个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哟。第三次是不久以前。我跟结婚对象处得不好，于是就申请离族了。不过，最后这一次算是单纯的离婚啦！」

「原来如此，谢谢你的说明。」

「对了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申请离族啊？」

「根据去年的统计，完全没申请过离族的听说有三成。不过那也包括刚出生的小婴儿，实际上大多数都曾有过一次经验呢。像各城镇的公告栏上都贴了许多『诚征父亲！希望是重视家庭大于工作的人，如果有戴眼镜那更好！』或者『诚征六十岁至八十岁的祖母！愿不愿意当我们的奶奶呢？请说一些你的往事给我们听！』等等公告哟。」

「这样……」「好有趣哦！」

「对了！奇诺你也在这个国家生活一阵子怎么样？不管是一年或半年，当某个你喜欢的人的小孩呢？这样你不仅能够撒娇，也可以学到许多事情，甚至可以上学哟。」

「不，这就不必了。」

「是吗？那么，汉密斯呢？我记得法律条文好像没有提到摩托车不能当家人，既然你能够与人对话，也成为某个家族的一员吧！像是摩托车爸爸或摩托车妹妹什么的，一定会很受欢迎哟！」

「真的吗？可是该怎么说呢，我比较喜欢跟奇诺一起到处跑耶，所以还是不用了。」

「是吗？其实那也不错啦！那么，我就此告辞了。很高兴能够跟你们聊天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「掰啰--」

「对了汉密斯。」

「什么事，奇诺？」

「早上，能不能请你早点起床呢？」

「你这有点强人所难耶，对了奇诺。」

「什么事，汉密斯？」

「你骑车的方式，能不能稍微温和一点啊？」

「那很困难耶。话说回来，你能不能改一改偶尔说粗话的毛病啊？」

「这是很艰难的提议耶~要是奇诺肯规规矩矩帮我做维修保养，搞不好就改得过来呢。」

「既然那样--」

「我也--」

「不是啦，差不多到此为止了，好累哦。」

「是啊，再怎么斗嘴也没用呢。」

「哎呀--！是旅行者跟摩托车！我从电视新闻有看到你们入境的消息，想不到是真的啊！对了！你们要不要一起当我的小孩？我每天会弄许多美食给你们吃，也会找有本领的技工帮你维修保养哟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「天哪~」

「怎么样？我啊~别看我这个样子，我可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也是好人哦！至于小孩子，无论几个都有能力抚养呢！要不要当我第十六个跟第十七个小孩呢？我会给你们最棒的家、三餐、教育，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哦！」

「……这个嘛。」

「奇诺你先说。」

「汉密斯你先说吧。」
「那一起说好吗？」
「就那么做吧。」
「一～二～三--」「一～二～三--」
「我不要。」「交由奇诺判断。」



第三话 「违法之国」

-Just Imagine It！-

森林里有条道路。

长满整片森林的阔叶树，其中有一半以上已变成红叶，其他的有绿有红有黄，还有介于中间的，形成了缤纷的色彩。森林地面也铺满了落叶，显得好不热闹。

晚秋的天空非常晴朗，连卷积云也只出现一点点。空气相当冷，预告着冬天即将到来。

这道路是森林里唯一的道路。虽然只是把草木分隔在两旁，把泥土压硬而已，但路面宽广，而且没有坑坑巴巴。由于森林地势平坦，道路也显得很平坦。

这道路笔直没有弯曲，并且一直往前延伸。

此时有五辆卡车组成的队伍，正悠闲地行驶在那条路上。

那是加装车篷的大型卡车，长长的引擎盖有如突出的鼻子，形状非常独特。

年轻力壮的男子正坐在左侧的驾驶座，握着方向盘开车。

副驾驶座的车顶是敞开的，有个手持步枪型说服者的男子，正露出上半身监视四周。这些男子都穿着连身工作服，跟附有许多口袋、感觉很暖和的夹克。

那五辆卡车保持一定的行车距离，喀咚喀咚地往前进。

从第一辆到第四辆，车篷底下的载货台并没有载任何货物。载货台角落只放了装粮食的箱子跟水箱，然后是燃料罐。

第五辆车的载货台上，则载了汉密斯。为了防止他倒下，还用绳索牢牢固定住。

然后有两个人，则是面对面地坐在卡车载货台左右两侧的折叠式长板凳上。

其中一人是看起来超过五十岁，表情很严肃的男子。他是这个集团的首领，连身工作服上面还罩了一件讲究奢华的皮夹克。

另一个人是奇诺，跟往常一样穿着黑色夹克，腰际悬挂着「卡农」与「森之人」。

然后膝盖上还摆了只要解除保险，就能随时射击的「长笛」。装了备用弹匣的袋子，也都准备好摆在脚边。

「再过不久，就快抵达那个国家了。」

首领从载货台后方一面望着森林一面说道，汉密斯则问他：

「大叔，你光看森林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吗？」

首领一面笑着说：

「当然啰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好几十回，连哪棵树长什么模样都记得一清二楚呢。」

「那真的太厉害了，根本就是专家的本领嘛！」

首领的视线从汉密斯移到奇诺并说：

「护卫的工作帮了我好大的忙哟，奇诺。」

「不客气，我也因此得以节省粮食跟燃料呢。」

奇诺如此回答。汉密斯只讲一句「但我却是无聊到爆」。

「我非常期待那个国家，想必一定能玩得很开心。」

「嗯？会多开心？」

汉密斯兴致盎然地问道。

「刚刚人家说明的时候，是你自己睡着了哦，汉密斯。」

奇诺说道，首领则回答他的问题：

「那儿有文艺方面优秀得惊人的国民，是诞生许多名作小说的国家。识字率极高，国民全是爱好读书的人，国内到处是书籍。我们都是每年一次到那个国家购买书籍的。无论新书或中古书，我们会大量采购约五辆卡车的份量，再运到其他国家批发贩售。」

「搞什么，结果是书啊？」

汉密斯用非常兴趣缺缺的语气说道。

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」

首领大叫着。

那里是位于国家城门正前方，铲平四周森林树木而建筑出来的广场。

五辆卡车整齐停放在一旁，前面则站着首领、奇诺跟汉密斯，以及一名身着套装的三十几岁女子，她是这个国家的入境审查官。

面对大声嚷嚷的首领，审查官一度皱起眉头，然后用官方的口吻说道：

「所以，一切正如刚才跟你说过的。由于我国无法贩卖各位想购买的书籍，因此即使入境也没有用。不过，如果有必要补给燃料或粮食，我国将主动允许你们入境。怎么样呢？」

「你说『无法贩卖书籍』……我已经持续二十几年到贵国做这个买卖耶！到底这一年的时间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」

「看来你并不知道呢，那我解释给你听吧--我国在四个月前制订了一套法律，全面限制『违法文章』。也就是说，书籍全都变成了违禁品。」

奇诺跟汉密斯不发一语地听着首领与审查官之间的对话。

「那是……什么啊？拜托你用老年人的脑袋听得懂的话解释好吗？」

「知道了，我解释给你听吧。」

审查官一副很自豪地说道。然后--

「譬如说--『杀人』跟『盗窃』在你国家算是违法行为吧？」

「这个嘛，难道这世上有哪个国家杀人不算犯法吗？」

「奇诺以前就去--」

听到首领说的话，汉密斯原本想说「奇诺以前就去过哟」，但话没说完就被奇诺轻敲他的油箱制止了。

审查官又继续说：

「法律会依每个国家的体制而有所不同，但是我国也跟其他国家差不多，有些行为被认定是违法，大如杀人、防火、盗窃、强暴、暴力行为、伤害、诈欺、贿赂、决斗、未经许可持有武器；小如未成年者的饮酒及抽烟、色狼及猥亵行为，还有像噪音这类的扰民行为等等。到这里为止你应该听得懂吧？」

「懂。」

「既然这样，接下来要解释就比较容易了--也就是说，我们制定法律禁止现实世界不能做的事情，也不得在小说里描述。从今以后，任何描述这类内容的书籍都不准制造、流通、进口、贩卖。就连单纯持有也被禁止，因此持有这些书籍的人必须尽快缴交出来。」

「啥？」「咦？」「……？」

首领跟汉密斯不禁轻声惊呼，奇诺则是皱着眉头。

审查官则继续她有如上课般的说明：

「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好了--像是推理小说。」

「喔喔！这国家的推理小说很受欢迎哦！尤其是《巴士时刻表圈套系列》及《针织衫青年名侦探系列》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畅销呢！」

首领如此说道。

「那两套书长久以来在我国的确也很受欢迎，但从今以后都属违禁品了。因为推理小说的内容，几乎每次都有凶案发生，有杀人犯出

现。」

「这是一定要的啊……」

「只要描述杀人这种违法的行为，就无法允许出书。」

「这样的话，拥有正义感的主角们解决巧妙逃避法网的坏蛋，那部大快人心的娱乐动作小说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系列》怎么样了呢？」

「算违禁品。虽然里面巧妙逃跑的部分，严格说起来无法认定是违法行为而不能列入违禁品，算是属于接近黑的灰色地带--但问题是主角们在『疏而不漏系列』的行动，的的确确涉及了偷拍、胁迫、盗窃、伤害等行为。」

「那么，年轻人将乡村道路载货用的小卡车行驶在国道上赛车的《油门以上煞车未满》呢？」

「那构成超速、危险驾驶、行驶不当通行区域、违法改造、噪音--理由实在太多了。」

「那描写顺手牵羊遭到逮捕的少年，在少年观护院洗心革面，最后当上律师的《我有异议！当时的右手》怎么样了呢？」

「我看过那本书，内容很令人感动，但只要描述少年顺手牵羊的内容，就算是违禁品。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我并不喜欢因为叫做『顺手牵羊』就当做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为。应该要改称为『窃盗』才对！」

「那么，描述一群黑手党的男人及其家人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就是那部大河小说《教父的忧郁》系列呢？」

「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啊？光是黑手党的活动就算违法哟，怎么可以描写出来呢？」

「那么以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呢？像是以年轻人袭击运钞车事件为主题的《我们的袭击》，那不是名著吗？」

「那的确曾经是列入国中国文课本里的作品--但你应该不会认为，袭击运钞车在我们这里是一件合法的事情吧？」

「那么，异世界幻想杰作《THE 魔法剑英雄谭》系列呢？」

「不能因为是幻想世界，就无论做什么都无所谓。一旦开此特例，那么法律就有很多漏洞可钻了。不然大家都在一开头注明：『这个世界并非真实世界』，那就能免罪了。」

「结果还是不行吗？」

「那当然。说到这套系列，里面的修道士过去遭到神父性虐待的场景就不用提了。还有成为他伙伴的少女靠偷窃维生，以及击退海盗的小插曲里，针对海盗们的描述等等，那些都不行的。」

「那许多历史名作呢？创作于这个国家数百年前的《某族物语》呢？」

「我承认那是一部名作。但内容不是骚扰年轻女子，就是绑架小孩、与有夫之妇产生不伦恋、因为嫉妒而杀人、强暴等等问题严重的场景，当然不可能允许它在市面上流通啊！」

「那么，近代名作《Hadodo》也不行吗？」

「我已经重复好几次了，我承认它是一部在国民之间脍炙人口的名作。」

听到审查官这么说的奇诺，小声询问汉密斯。

「什么是『脍炙人口』啊？」

「那指的是『受到人们的称赞与传诵』。」

「谢啦！」

奇诺又继续看着审查官。

「虽然我承认它是名作，但是主角让少女怀孕，还因为某些差错而丢下她们母子离去，你觉得法律会认同主角的行为吗？」

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官能小说呢？这国家的官能小说，因为作者的遣词用字巧妙又擅于炒热气氛，所以无论男女都很爱看哦。」

「你放心吧。我们并没有禁止官能小说，及小说内描述性行为。」

「喔？是吗？」

「但是，有附带许多条件。」「……什么条件？」

「首先，对象不分男女，任何有关强制猥亵、强暴等等凌辱的行为都很离谱，那应该就不需要多加说明了。可以描述的性行为只限于

十八岁以上的情侣，还有夫妇而已。譬如说两人不管多尊敬、深爱着对方，但是禁止描述十四岁少年少女的性爱。但女性可结婚的年龄是十六岁以上，若要说例外的话，大概就是十六岁的已婚者吧。如果想要写官能小说，就必须乖乖缴交人物的年龄设定及年代设定。在描写性行为的时候，要常常在人物名的前面注明其年龄。譬如说『二十三岁的A与二十一岁的B拥抱在一块～』等等。然后，行为最高潮所讲的『不要』这句话，只要使用一次就会被视为强暴。无论是一秒或一瞬间，都不能描述毫无爱意的性行为。」

审查官像机器般地做完说明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首领愁眉苦脸地不发一语，汉密斯则代替他询问：

「请问一下，在小说里做正当防卫怎么样？」

「不行！」

「咦，为什么？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难，并不是违法行为哟？」

「那我当然能够理解。但是，小说里的人物一旦做正当防卫的话，其他人就会被杀死哟？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将会采用『胁迫』或『杀人未遂』的描述呢。」

「哎呀呀！」

首领、汉密斯跟不发一语的奇诺没有再发问，审查官便继续说：

「这样你们明白吗？然后有一件不希望大家误解的事情，是我们并没有禁止所有的小说。一切没有描述违法行为的小说--像是伙伴之间的深刻友谊、亲子之间强烈的亲情、男女之间清高的爱情、没有任何错误的和平人生、从烦恼找到光明希望的人们等等。其实还是有许多细心描述这些事情的小说哟！」

「这我知道哟！但是……那种内容就太不刺激了。书的内容要是不怎么有趣，那就不好卖哟。童书的话就另当别论啦。」

「所以，我一开始就说了『即使入境也没有用』。」

审查官斩钉截铁地回答首领无病呻吟般的反驳。

「基于那个理由，我国现在为了回收违法的小说，正忙得不可开交呢。出版业也忙着重新编篡内容，根本就没办法对外进行贸易。」

听到审查官这么说，首领突然惊醒似地询问：

「都忘了问最关键的问题！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而需要指定那套令人讶异的法规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」

审查官立刻回答：

「你这问题问得很好笑耶。那很简单，当然是为了减少这国家发生的违法行为哟！人们一旦阅读描述违法行为的书籍，就会受到影响，进而希望自己也那么做。所以是要防止那种事情发生，为了维护这国家的治安，为了建立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的光明社会。」

「什么？那是小说的内容哦？全都是虚构的耶？」

「正因为那样才危险哟！正因为小说里描述的都是『故事』，所以读者完全没有想到那样的行为是违法的。最后就像毒品上瘾那样。看到身为杀手的主角很帅气地杀人，但没有被逮捕，读者就会认为『啊啊，杀人好酷哦~』身为窃贼的主角华丽地偷窃东西，读者就会认为『就算偷别人的东西也没关系』。」

「可是~会受到影响的，都是孩子而已哟。只要大人做好管理，摆在孩子碰不到的地方不就好了吗？」

「如果你认定那会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，就必须承认那也会对大人造成不良影响。很遗憾，这世界的犯罪行为大多是大人干出来的。如果你也是个成年人，应该会懂吧？如果你要硬掰『大人会成长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也绝不会犯错』这种幻想，那这世界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什么法律哟！难道你无法想象吗？无论小孩或大人，都不改他们是未完成的人类这个事实！」

审查官调整一下紊乱的呼吸，然后又说：

「抱歉，其实我国也是有人反对这套『违法文章违法化』的法规。他们口径一致地说--『就算有人受影响而犯罪，那也不是小说的错，是那家伙天生就是坏蛋。大多数的人都很享受小说描述的故事，不会把它跟现实混为一谈。而且阅读这种事，就是内容要包罗万象，才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啊！』」

「是吗？结果呢？」

首领开心地回应。

「但是当赞成派一这么说，『那么你们能够让受到书籍影响而丧命的被害人活过来吗？能够让被害人家属重拾笑容吗？』很有趣的是他们全都哑口无言呢--」

审查官斩钉截铁地如此说道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首领讶异地说不出话。

「办不到的反对派根本就站不住脚。于是，我们为了誓死守护无法取代的人命，就认可了『违法文章违法化』的法规。由于小说是非现实世界，导致过去有许多违法行为都没有被抓到，但那样的野蛮时代已经结束了！我们将慢慢成长！--好了，如果是想多了解焕然一新的我国，我就允许你们入境怎么样？」

审查官如此询问。

奇诺与汉密斯没有回答地等待。至于首领他拼命抓头之后--

「那么经过了四个月，这个国家的犯罪行为有稍微减少吗？」

他如此询问。

审查官立刻回答他：

「不，并没有改变。」

首领像孩子似地「嘻嘻」笑了起来。

「那么，不就没什么效果吗？」

「不，那是你的误解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要是对违法的文章置之不理，其影响应该会促使犯罪案件节节升高。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变动的话，正表示它的确有其效果。」

看着自信满满的审查官，首领叹了好长好长一口气。

「唉……」

然后--

「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。」

「随便你问吧。」

「截至目前为止，撰写『违法文章』的作家都怎么了呢？照理说这个国家，应该有很多那种作家才对。」

「由于这攸关到他们的生活，当然是反对到底。但那种个人的私欲是不可能战胜人们的安全，法律也顺利成立了，他们当然也只有死了那条心。其中有人愤而把笔折断，也有人朝合法文章改变写作风格，各种反应都有。」

「有人离开这个国家吗？」

「或许有吧，出入境管理局并没有掌握到。毕竟我们不会询问离开这个国家的理由。」

「会不会有很多人自杀啊？」

「好象有，但我也不确定。毕竟小说家平常都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人，而自杀从以前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」

「伤脑筋……」

首领再次面向奇诺说：

「看来我这里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国家了，对你们我真的感到很过意不去。」

「请不要在意，抵达之后才发现国情整个转变，这种事其实很常见的。因此也要把那种状况列入期待之中呢。」

「是吗？这应该就是旅行者的专业技巧呢。」

那么说的首领接着把脸转向审查官。

「既然入境也没什么用，那我们就--」

首领话突然说到一半。

「喂，那是什么？」

首领指的地方，是高耸的城墙上面。那儿出现了一整排小型砂石车，而且正开始倾斜载货台把什么东西倒出国界外。

那是许多纸箱，落到地面就摔破，里面的东西还散了出来。至于里面的东西--

「那是在丢书吗？」

首领说的一点也没错，装在纸箱里的是大量的书籍。

「是的。因为回收作业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今天开始要把收集的大量书籍都丢掉。因为在国内焚烧会造成空气污染，所以暂时先丢在城墙与森林之间。就国防观点来看，每次开城墙丢书又不太妥当，所以先从上面往下倒，等累计某种程度的数量，再请军方在城墙外开推土机处分--」

「请问你们是否有制定法律，不得捡拾丢在国界外的物品？」

「咦？那倒是没有……」

听到答复的首领脸上露出笑容，接着回头吹起指哨，然后朝那堆书猛冲过去。

在卡车附近休息的十名男子，连忙跟着首领后面追上去。

奇诺对审查官这么说：

「抱歉借过一下，我们也想看看。」

然后就推着汉密斯往堆积如山的书籍那边走去。

独自一人留在那儿的审查官，小抱怨了了一句：

「真是的……到底要不要入境也讲清楚好不好？」

奇诺跟汉密斯一起追上去。

「这可是宝山耶！」

首领站在书籍前面开心地大叫。

被丢出来的书籍之中，有些因为撞击而破损，但下面的书籍可能被当作垫底的关系，书况几乎没什么问题。

在一座书山的旁边，又有另一座书山「咚咚咚」地堆积。而首领一面小心不要被书籍砸到，一面声音洪亮地下指示：

「你们几个！先从书况较好的开始搬上卡车！尽可能塞到装不下为止！如果有装在纸箱里的，就直接抬上卡车！系列作品尽可能把集数凑齐！」

紧接着十名男子开始迅速着手工作。

为了不妨碍他们工作，奇诺把汉密斯停放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并捡起一本滚到面前的书。

书名是《牛奶配送连续杀人事件》。然后封面上还贴了一张纸，那张纸是这么写的--「有杀人场景」。

奇诺把那本书拿给汉密斯看之后，又捡起另一本书。

书名是《亚尼卡的冒险》。贴在上面的纸则注明--「有少女偷飞机场景，跟少年拿枪射杀人的场景」。

汉密斯开心地说：

「如果把奇诺の旅写成小说，绝对无法在这个国家出版呢。」

「的确没错。」

这时候首领走到表示赞同的奇诺面前，奇诺把那两本书拿给他。

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付钱了！这下子赚翻了！可是……也不用再来这个国家了，亏我还相当喜欢这里呢……」

首领前半段说得很开心，后半段却很难过。

「我们马上会先回去一趟，再过来载书。至于奇诺你们就请自便了，不好意思我们赶着工作，先告辞了。」

话一说完就马上回去工作。

奇诺先看着那群开心工作的男人们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再回头看一次闲闲没事站在城门等他们的审查官。

「那么，该怎么办呢？」

奇诺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发现有一本滚到脚下的书。

那是正在取舍书籍的男子，觉得不要而丢弃的书。奇诺往前走了几步，并把它捡起来。

书名是--《近未来预想物语~献给明日的孩子们：人类的想象一定会实现~》

贴在上面的纸则注明--「在过去的场景，描写了大人殴打、怒骂孩子，甚至于擅自把孩子喜欢的东西拿走的行为」。

「跟刚才审查官，说的一模一样啊……」

「嗯？奇诺，你在说什么啊？」

「刚刚那个人不是这么说吗--『难道你无法想象吗？无论小孩或大人，都不改他们是未完成的人类这个事实！』」



第四话 「旅行者之国」

-Last Will-

我的名字叫陆，是一只狗。

我有着又白又蓬松的长毛。虽然我总是露出笑眯眯的表情，但那并不表示我总是那么开心。我是天生就长那个样子。

西兹少爷是我的主人。他是一名经常穿着绿色毛衣的青年，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失去故乡，开着越野车四处旅行。

同行人是蒂。她是个沉默寡言又喜欢手榴弹的女孩，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失去故乡，然后成为我们的伙伴。

目前我们正坐在越野车上，在夏季草原的一条道路上奔驰。

虽说时值夏天，但这里是纬度跟标高都很高的区域，因此气温反而很低。

要是在气候四季分明、温暖潮湿的其他区域，这里还相当于当地初春的低温呢。

因为是敞篷越野车，坐在驾驶座的西兹少爷总是一身牛仔裤加毛衣的打扮，还戴着防风眼镜。

坐在副驾驶座的蒂，则披着兼具防寒用的雨衣。

至于我，就坐在穿着短裤的蒂她纤细的两腿之间，充当她裸露双腿的暖暖包。有时候，蒂的下巴还会搭在我头上。

草原有如在歌颂短暂的夏季，长满了茂密的花草。其中还看得见稀有的高山植物。道路左右两侧则是一整片的绿意，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。放眼望去只看到蔚蓝的天空跟绿油油的大地。

这里面有一条延伸的道路，不晓得是谁在何时建造的，是一条石板路。

大块的石头在地面铺得满满的，宽度大约可容会车经过。

由于路面毫无高低起伏的关系，所以算是相当平坦。就算越野车行驶在上面，也几乎不会摇晃。虽然这也是因为越野车的悬吊系统是用来行驶不平整的地面，性能本来就很优越。

道路非常笔直，但偶尔遇到沼泽或湖泊就会绕道而行。水鸟听到越野车的引擎声并没有惊吓到，反而还悠哉地在水面游着。

越野车不急不徐地行驶在灰色的道路上，行进的方向应该是西南。

西兹少爷的视力不仅超好，驾驶技术也不赖，但不会因为路况不错就任意飙车。

虽然那样驾驶跟乘客比较不会累，也不至于伤到车身，但最大的理由还是耗油量。

毕竟燃料有限，所以能跑多远就尽量跑多远。利用交通工具旅行的人都知道，如何利用最适当的燃料费跑出适当的速度，这完全没有例外。而驾驶都会慢慢习惯遵守那样的驾驶方式。

西兹少爷有时候会一面问蒂冷不冷，一面从早上就不断开车。

就在快接近中午，差不多该停下来休息、吃饭的时候。

「想不到有人，真罕见呢。」

西兹少爷第一个发现到。

察觉到越野车声音的那名旅行者，回过头看。

是一名年约三十五、六岁的男性。跟我们走同一个方向，在那条道路行进。他移动的手段是靠自己的双脚。

他身材虽然很瘦，但看起来很健壮。他锐利的眼神，显出意识似乎很坚强。

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绿色长裤跟长袖衬衫，还戴了一顶帽檐极宽的帽子。

他把帐篷跟睡袋等旅行用品全塞进一只大背包背在身上，但可能走路很热的关系，皮大衣是垂吊在背包上。

一把步枪型说服者以皮制背带挂在他身体前面。机型轻小又能全自动连发，应该是军队用的优秀枪械。

男子刚开始对接近他的我们露出讶异的表情，但不久就笑着对我们挥手。应该是看到坐在副驾驶座的蒂吧。

西兹少爷慢慢减速，把越野车停在男子旁边。

「嗨~旅行者们！」

他笑嘻嘻地对我们打招呼。

「你好，旅行者。」

西兹少爷为了表示没有敌意，也回以笑容。

然后，西兹少爷邀请男子一起吃午餐。

我么把越野车停在路旁的草原，三个人跟一只狗……也就是我一起吃午餐。

西兹少爷在炉子上把装在锅子里的汤煮沸，再加入经过低温脱水处理的蔬菜及肉类，最后熬煮出一锅虽然简单但暖呼呼的炖牛肉。然后，还附上为了保存而烤得硬硬的面包。

而男子也在西兹少爷的邀请下，大方地说「那我就不客气了」。

在悠闲准备午餐以及享用的过程中，男子跟西兹少爷不断在对话。

首先是简单的问候，男子自称克罗斯，本名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，但原则上并没什么问题。

两人从天候到刚刚的路况，天南地北聊了一阵。等到吃完饭时克罗斯先生便主动敞开心胸了。

克罗斯先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，一面收集各个国家的线索，一面徒步旅行至今。

他的故乡是我们不曾造访过的国家。那是个小国家，而且仔细问过发现，那国家似乎并没有跟其他国家有所交流。

而他要前往的，跟我们一样是位于这条路前面的国家。

情报如果正确的话，大概再走一段距离就到了。徒步走要花个几天，开越野车如果卯起来赶路的话，应该今天之内能够抵达。

西兹少爷确认对方并不是即将前往的国家的居民之后，克罗斯先生说话了：

「其实我啊，是为了到那个国家传达一件悲伤的事情，才出外旅行的。」

「请问是什么悲伤的事情呢。」

西兹少爷问道。既然克罗斯先生起了那样子的头，应该是想利用那个话题让自己轻松一点吧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蒂则是不发一语地用她那双绿色的眼睛，盯着两个人看。

「我必须到那个国家传达某人的死讯。对方是来自当地的旅行者，到了我国之后又死在那里。」

克罗斯先生说道。

「那个人是跟我同年龄的男性。好像是为了让他的故乡变成更好的国家，也为了增广自己的见识而出来旅行。五年前他骑着马来到我国，但当时我国正陷入无法想象的极糟状况。」

「你所谓的『极糟』是？」

「就是原因不明的传染病。有一成的国民罹患那种传染病，体力较差的人都一一死去。为了防止感染，全体国民的行动都遭到限制，而国家的机能眼看就要瓦解了。」

这时候克罗斯先生一度仰望蓝天，并叹了一口长长的气。

「在极糟状况来到我国的他，简直是我们的救世主。他对自己在旅行途中习得的医学颇有心得，因此充分活用那些知识。为了拯救我们这些陌生的国民，他不惜鞠躬尽瘁拼命地医治我们……」

这时候，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没说话。西兹少爷、蒂跟我，耐心等待忍住泪水不哭出来的克罗斯先生继续说下去：

「大约一年后，国家得到拯救。许多人幸运没有丧命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但是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弄坏身体。罹患其他疾病的他，在照料无效的情况下去世了。但是他到最后都没有失去希望，还一直说『好想回去家人所在的国家，好想回到环抱着美丽湖水的祖国』……」

这次他停顿的时间更久，我们一样等待他开口说话。

「于是我国决定要派传令兵到他的祖国。我们将怀着最大的感谢，传达他的死讯，把他的遗发及遗物送回去，并转告他是我国的英雄这件事……但是，对于不曾出外旅行的国民来说，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虽然好几次组了旅行团启程，但都因为旅行伙伴的体力不同跟经验不足的问题，结果全都退回来。唯一的成果是有调查出前往他祖国的路……」

「那么，这次轮到你被选上是吗？」

「是的。结果发现单枪匹马出来旅行比较适当，于是从军中挑出体力佳的人选。这是一项荣誉的任务。能够接下这个任务，我打从心里感到很骄傲，也很开心。」

「但是这一路上的旅程，绝不轻松吧？」

「是啊……」

听到西兹少爷这么安慰自己的克罗斯先生，轻轻地点头赞同。

像是饮水及粮食的问题、袭击过来的野生动物与盗贼等等，这都是旅途中会面临到的重大问题。如果经验不足的话就更不用说了。

只不过，徒步旅行的确是很踏实的方法。

如果搭乘交通工具的话，就得设法把它修好，而且燃料必须经常储备充足。更重要的是，原则上那只能行驶在平坦的场所。

至于马匹这类动物，相当能克服一些不好的路况。如果行走在草原，倒还有食物可以吃。但是到了除此之外的场所，就必须同时携带

它的粮食。

若拥有基本的体力，旅途中也能确实做好健康管理，徒步旅行这种事绝非无谋之事。只要多花点时间，人类的双脚可是能走相当长的距离呢。

「可是，我已经来到这里。只差一点点，只差一点点就要到了。等我一抵达目的地，将立刻寻找他的遗族，然后亲口转告所有的事情。」

「虽然我无法帮忙转达那些事情，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事情--」

看着让人感到他惊人之处的克罗斯先生的脸，西兹少爷先起了这样子的头，然后又说：

「但是我能帮助你非常快速缩短抵达那里的时间，如果你愿意信任我的话。」

也就是说，让西兹少爷载他去那个国家。

越野车虽然只有两个座位，但后面的行李上面还能够坐人。我不仅曾经那么做过，蒂偶尔也会站在那里，抓着座位上的框架享受吹着风的感觉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克罗斯先生不发一语地回望西兹少爷的眼睛，可能是没想到自己能够搭乘越野车吧？

然后他考虑了一会儿。

「那就麻烦你了。」

只讲这么一句话并深深一鞠躬。

越野车在石板道上行驶着。

我则是在座位后方的行李上面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看守不畏寒风盯着前方看的蒂不要摔下车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已经在她腰部捆上登山用的绳索。但我反而害怕摔下车的会是我呢。

分别坐在驾驶座跟副驾驶座上的西兹少爷跟克罗斯先生，开始没有隔阂地聊了起来。

「你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人呢--虽然看起来不像是我这样的士兵，但也不像是绝对不会战斗的人。虽然你到处流浪，但也不像是常见的那种孤僻的人。」

「这其中有许多原因，我也尽可能希望能找一个国家安定下来，只不过一直很不顺利。」

「这样子啊……其实我国也是，除非是特殊案例，否则也几乎不允许外来人移民呢。而我这一路上造访的国家也是那样。」

「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外来的人呢。」

「我想西兹先生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其实你们并不是惹人嫌哟。只是说移民这种事情，如果承认一个人的话，接下来的就无法拒绝了。要是一个接着一个跑来申请移民，国家很可能会被窃据，所以一定要慎重其事才行。这跟法规制度及领土问题一样，都要慎重呢。」

「这我知道，所以我很希望能居住在那么慎重其事的国家。」

「这真是左右为难的事呢--希望你们早日找到能够安定居住，融入当地生活，也值得豁出性命又了不起的国家哟！」

「谢谢你的祝福--对了，这一路上你遇过什么样的旅行者呢？是否遇过一个骑着摩托车，自称是奇诺的年轻旅行者呢？」

「没有耶……这一路上我遇见过的人、聊过天的人、互相残杀的人……他们的特征我全都记得一清二楚的，但就是没有人是骑摩托车呢。你们认识吗？」

「是的，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看起来是十几岁的少女，但使用说服者的技术很了得，是比我还要厉害又勇敢的旅行者呢。」

「…………我完全无法想像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。」

眼睛瞪得圆圆的克罗斯先生半开玩笑地那么说，西兹少爷也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由于急着赶路的关系，我们好不容易在这一天的傍晚，于夏日夕阳下山以前，抵达看得见地平线上的城墙位置。

西兹少爷对位于地平线那头的小黑影感到在意，于是把越野车停下。

结果那是具有顶端略粗圆这种特征性高塔的城墙。克罗斯先生一面用小型望远镜确认，一面断定「是那个国家没错」。

「终于来到这里了啊……」

他感慨万千地喃喃说道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至于在后面待在行李上面的蒂，则一面默默咬着携带粮食的晚餐好一阵子。过没多久又迅速地「卡滋卡滋」吃了起来。

然后这一天，我们决定在这里扎营休息。

就算现在卯起来赶路，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太阳下山后。相当多的国家到了夜间都绝对不开城门的。由于克罗斯先生也知道这种惯例，因此在充分的了解下压抑想尽快抵达的心情。

西兹少爷把越野车停在距离道路不远处，然后三人就各自搭起帐篷。由于是每天晚上睡觉的床铺，大家搭建的手法都很熟练，搞不好闭着眼睛都能搭得起来呢。

蒂的帐篷依然搭在西兹少爷的旁边。

为了充分利用阳光，旅行者都很早就寝。夜间行动所需要的能量并不多，晚餐往往只吃最低限度的分量，因此少量的携带粮食跟茶就解决了。

三个人消失在帐篷里以后，我则留在外面看守。

今天是个没有月亮，但星星很美的夜晚。

我可以察觉出每个人一举一动的迹象，而直到最后仍睡不着的，是克罗斯先生。

旅行者的早晨都很早。

他们几乎都跟着黎明同时醒来并开始行动。

说到睡眠时间，当然是冬天长夏天短。就生理时钟来说是正确的运作，因此不会感到辛苦。

现在天空白濛濛的，还有说是冬天一点也不为过的气温，草原则充满了湿气。

「早安，陆。」

西兹少爷吐着白烟从帐篷里出来。

「哟！」

然后是蒂。

「早安，各位。好一个美好的早晨呢，还能够像这样对人家说『早安』。」

最后是克罗斯先生。

西兹少爷跟克罗斯先生，动着身体舒展一下筋骨。然后西兹少爷开始做挥刀的练习，克罗斯先生则是做说服者的练习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蒂只是默默在一旁看，但不久可能觉得无聊吧，于是开始坐在引擎盖上帮我刷毛。

能够把全身上下的毛都往后梳开，那感觉真的超赞。但唯独梳完额头之后梳子会打到我鼻子这点，希望是能够避免啦。

后来我们吃过一天之精力来源的早餐，越野车便行驶在快要日出的大地上。

车上的人都感受到坐在副驾驶座的克罗斯先生非常紧张。

他的话不但变少，还静静地盯着越来越庞大的城墙看。

越野车慢慢朝他旅行的目的地接近。

早上我们在城门接受入境审查。

西兹少爷询问有关移民的事宜，但结果还是跟事前预期的一样。如果对这个国家没有多大的助益，是无法允许移民的。

西兹少爷跟往常一样取得了解后，便申请入境两天以便休息并做补给。这个就立刻允许了。

另一方面，克罗斯先生这边并没有告知入境的原因，只希望能够允许他入境休息，而审查官也告知他入境是几天的限制。克罗斯先生之所以没有说出理由，是觉得想要直接告诉那个人的遗族。

穿过城门之后，呈现在眼前的是环绕中央湖泊的辽阔领土。

有农田有屋舍，远处还依稀看到高楼大厦，因此科技也算发达吧。看样子应该可以补充越野车的燃料。

但姑且先不管我们，眼前要先解决克罗斯先生的问题。

那个旅行者的姓名跟大致上的住址等情报，似乎在他去世前有问过。

于是我们凭着那些情报在城门旁边的地图寻找，克罗斯先生率先找到了。位于湖泊南岸的某个城镇，跟他听到的城镇名字一模一样。

若从目前所在的城墙到那边，几乎要横越整个国家，因此距离相当远。

「好了，我们出发吧？」

西兹少爷笑咪咪地说道。

「谢谢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的。」

克罗斯先生坐进副驾驶座。

满载着略脏的旅行用品的越野车，还有以金刚力士之姿站在上面的扑克牌脸少女，这在哪个国家都算是难得一见的画面吧。

虽然我们连行驶在路上都相当引人注目，但抵达目的地那个城镇的大马路时，却完全被涌上来的居民团团围住。

看他们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，可以知道他们并没有敌意，但这样越野车想要稍微移动都得费一些工夫呢。

站在最高点睥睨人们的蒂，看起来似乎有些开心。这可能是我神经过敏吧？

结果，对于这场骚动看不下去的年长男性，也就是这个城镇的镇长走出来了。他让我们把越野车停在镇公所旁边，还派人帮我们看着不要让镇民随便动它。

克罗斯先生开口询问镇长。

他说出恩人的名字跟身材特征等等已知的情报，并询问是否能够跟那个人的家人见面。

不过详细情形他没有说出口，当然也包括他客死异乡这件事。他觉得祖国受到他许多关照，只想向他的家人表示谢意。

结果，很快就从出入境的记录找出他想找的家庭。克罗斯先生原以为会有某种程度的困难吧。

「那真是……非常、感谢你的帮忙……」

结果露出很扫兴的样子。

镇长先生亲自骑马带我们去那个人的家。握着方向盘的西兹少爷一面开着越野车跟在后面，一面对克罗斯先生说话：

「我不会透露只字片语。」

克罗斯先生露出有些意外的表情，但明白那句话的含意之后又往前看。

「啊啊，我知道。我会全盘托出的。」

我们被带到距离镇公所有些距离的一处透天厝。

是这附近很常见又朴实的木造透天厝，也是四周有高大的树木跟绿色农田的小木屋。

下了车的克罗斯先生，光是踏出他的第一步就花了几十秒的时间。我们则是静静地等待。

那户人家里有一对七十几岁的老夫妇，跟一名三十几岁的女子。然后跟其他居民一样，穿着很朴素的服装。

他们很讶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镇长先生则向他们介绍克罗斯先生，并告诉他们有人在国外见过那个人。

我们所有人很快被请进屋内，镇长先生则回去他的工作岗位。

老夫妇跟女子都是亲切又有礼貌的人。这个家看起来虽不富裕，但也是会端茶跟茶点出来招待我们这些旅行者。

接着就听他们自我介绍。老夫妇是那名旅行者的父母，女子是他的妻子，膝下并没有小孩。

他们跟西兹少爷、克罗斯先生隔着狭窄的桌子面对面坐着。由于椅子不够用的关系，因此我就坐在墙边的地板，蒂则站在旁边。

克罗斯先生几乎快哭出来，连我这边都感受得到他的紧张，但我们并不能替他说些什么。

接着克罗斯先生开始娓娓道来，声音听起来好像从身体底部挤出来似的，又好像是呻吟。

「你们的儿子，也就是你的先生，五年前来到我的国家--」

克罗斯先生从事实的部分起头。

然后徐徐说出当时国内陷入传染病肆虐的危机状态，那时候他发挥旅行途中所习得的医学知识尽力医治人们，结果救了好几万人的命

这件事。以及后来成为国家的英雄这件事。

最后又说出国家希望向他的家人表示最大的谢意，因此克罗斯先生以代表者的身分前来这里。

「天哪！是真的吗？那孩子居然会做那种好事！我还以为他在别的国家出了什么差错呢！」

「是啊，真是令人吃惊呢！他都不下田工作，只晓得旅行而已！总觉得他是个令人头痛又没定性的人呢！是吗，我儿子他……」

听到老夫妇讶异的言语--

「哎呀？我早就发现到那个人的优点哟！」

以及他妻子开心的言词，克罗斯先生不禁低着头还紧咬着下唇。

西兹少爷跟我都明白克罗斯先生内心的痛苦。因为他接下来必须告诉这些人，有关他们亲人的死讯。

开心的这一家人又乘胜追击地说：

「克罗斯先生，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个令人开心的消息。不好意思还劳驾你跑这一趟。请你把头抬起来吧，等我儿子回来以后，我会把这件事确实告诉他的。」

「哎呀～老公，要是称赞那孩子，搞不好他就趁机又跑出去旅行哟！我看干脆不要告诉他本人，就当做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怎么样？」

「我也赞成妈妈的说法！真是的，那个人这时候不晓得在什么地方闲晃呢。」

「那么，就当做是秘密吧……我也希望他能够改一改那毫无定性的个性呢～」

那些话一句句刺伤着克罗斯先生的心。

西兹少爷跟我都很清楚。

克罗斯先生铁定也很明白。

知道还是有其他方法「不说出实情」。

反正又没有人知道，这时候克罗斯先生大可以说谎蒙混过去。

只要说--「然后，我们泪眼目送拯救我国的英雄启程离开。」

如此一来，这个纯朴又幸福的家庭就不会感到悲伤。

当然，这个家的儿子兼丈夫的那个人，绝不可能回来。

不过，这个家将开心地抱持「他总有一天会回来」的希望吧。

西兹少爷跟我都很清楚。

克罗斯先生铁定也很明白。

那么说的话，就无法达成自己的使命。

克罗斯先生之所以豁出性命徒步旅行至今，应该就是为了传达真相给那个人的家人。

身为军人的克罗斯先生，不仅肩负着这个任务，也肩负了国家、国民的命令。

若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任务，就会辜负许多人的期待。

我们知道无论做哪一种选择都会很痛苦。

而真正的选择权是在克罗斯先生手上。

我忽然间看了一下站在旁边的蒂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蒂跟往常一样沉默不语，她露出一张看不出感情的扑克脸，并盯着桌子对面那家人的笑脸。

正当我打算柔和劝告她「直盯着人家看很失礼哟」的时候。

蒂突然讲话了，她对那家人说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话。

「那个人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」

西兹少爷跟克罗斯先生都回头看蒂。

以那两个人的真正想法，应该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说那种话吧？

但是，那两个人还有我都--

对直接被问及那件事的母亲所说的话，打从心底吓了一大跳。

「他下个月就回来了哟，可爱的白发小妹妹。」

西兹少爷及克罗斯先生都回头看那位母亲。

虽然不晓得他们现在的表情如何，但应该不是很普通。

「是吗，太好了。」

蒂对那个回答感到满意而那么说，之后便紧紧抱住始终坐着的我的脖子。她的体重整个压过来，超重的。

但那种事情，现在都无所谓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时传来克罗斯先生的说话声：

「那、那是……确、确定的事吗？」

克罗斯先生的声音不仅大又抖个不停，这也难怪。

至于母亲，则笑咪咪地回答：

「是的，他就是基于那个约定跟计划才出门的。因为短暂的夏季一结束，这国家马上就跳过秋季进入冬季呢。」

「那个……很抱歉，请问那是……什么时候的约定呢？」

「上上个月哟！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上上个月那孩子说『这次我要去南方大约三个月左右』，就出门旅行了。真是被那孩子给打败了，但是他既然在其他国家做了好事，这个嘛~也让人不得不赞许他呢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这时克罗斯先生已经讶异得无法动弹，因此坐在旁边的西兹少爷代他询问：

「请问，家里有他的照片吗？搞不好我也在路上见过他呢？」

「有有有！当然有！是他婚礼时的！」

妻子开心地那么说并从座位站起来，一度消失在里面的房间，然后又马上回来。

她手上拿着木制的相框。

妻子把那个相框摆在桌上，让西兹少爷他们都看得见。

蒂为了看相片而接近桌子，我也努力伸长脖子地看。

照片上的两个人，其中一个穿着朴素但很美丽的新娘礼服。也就是坐在西兹少爷他们面前的这名女子。

另一个人是同一个年龄层，身穿燕尾服的男性。留着剃得短短的黑发，个子比妻子略矮，然后体格很健壮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克罗斯先生已经说不出话了。

但是，看见他嘴唇在动的我，大概知道他想要讲的话。

那只有一句--「不对」。

「好漂亮的照片哦，谢谢你。如果改天我在哪儿遇见他，会代为转告你们大家都健健康康地等他回家。」

西兹少爷这番话让全家人大为开心。还纷纷说出「务必麻烦你了」或「请替我们转告他要早点回来」等等温馨的话语。

但是，这些话应该都传不进克罗斯先生的耳朵吧。

西兹少爷从座位站起来，说「该转达的事情已经传达了」。

「这件事或许最好不要跟他本人说比较好，要是他又丢下家人出外旅行，那我们责任就大了。」

然后彬彬有礼地答谢之后，又笑容满面地开玩笑。

老夫妇慨允地说「我们会那么做的」，接着便跟那位妻子一起目送我们到家门口。

我们带着失了魂有如幽灵的克罗斯先生坐进越野车，然后西兹少爷发动引擎并向他们道别。

越野车在笑容的护送下往前行驶。

越野车在森林道路慢慢行驶，坐在上面的克罗斯先生一面抱头一面呻吟地说：

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……到底……到底、发生了什么事……」

「果然、不对是吧？」

西兹少爷问道，克罗斯先生不断地摇头。

「不对！明显就不是他！我跟那个人也见过好几次面！我记得他的模样！那明显就是别人！那个人的身材更瘦，比我还高，留着一头长发……」

克罗斯先生从衬衫领口抽出链坠，上面有一块金属片及刻有他自己的姓名跟血型、识别号码的辨识牌，然后还挂了一根像小型试管的筒子。

里头装了一束短短的遗发，颜色是棕色的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看来那根本就是别人呢。」

克罗斯先生什么话也没说，但西兹少爷帮他下了结论。

「不过，情报却完全正确！国家的位置跟特征、本人的全名、故乡城镇的情报、家族成员……那些都正确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！」

克罗斯先生拼命摇头，他现在陷入一片混乱中。

西兹少爷在森林间隔看得见湖泊的美丽场所，一度把越野车停了下来。

然后--

「我们再去一趟镇公所吧。然后，调查看看几年前是否有除了他以外的人出境。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--」

在刚刚同一个场所被居民团团围住的我们，再次麻烦镇长先生帮忙。

带领我们进镇公所里的镇长先生笑着说：

「怎么样？那一家人很有趣吧？」

「是啊，是一个很棒的家庭呢。」

西兹少爷回答得很轻松，不过--

「然后他们是全镇最有钱的家庭，出外旅行的儿子还是个名人哟。」

他对那句话深感兴趣，于是反问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」。

带着我们到会客室的镇长先生，先请我们坐下喝茶，然后开始告诉我们。

「他们那个儿子，是个冒险作家。十几年前就不时外出旅行，然后把旅途的经验及有趣的体验撰写成书并上市贩卖。他的书很畅销，所以那个家庭也很有钱呢。其实他们大可以住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里，但因为讨厌过度繁荣的地方，说比较喜欢悠闲的农村生活，所以全家人都住在那里。不过我们这个镇也因此有税金收入，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呢。」

「那我倒是不知道呢。」

「这个嘛~那些人都很谦虚，所以就没对外宣扬吧。」

「那么，照你这么说的--他是这个国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对吧？」

「没错。有源源不绝的年轻人崇拜他，并且希望成为冒险作家，有一段时期还造成社会问题呢。事实上，要想在国外生存并四处趴趴走的话，是需要相当顽强的精神与肉体呢。国家坚决拒发出境许可给那些崇拜他的家伙，但如果是他就另当别论了。」

听到这里，我跟西兹少爷跟克罗斯先生，都确信我们的猜想是正确的。

出身自这个国家的某人，在克罗斯先生的国家用名人的名字骗了大家。如此真相终于大白了。

西兹少爷这时候开口说「我想有另一个话题想请教一下」。

「我刚刚想起来，以前……大约五年前的时候，我曾遇见一个旅行者，他也是这个国家的人。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如果你认识的话是否可以告诉我呢？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记得他的模样。」

可能觉得西兹少爷有苦衷，为了那个人烦恼不已吧，因此镇公所的人便笑眯眯地接受查询。

「虽然有商人入境，但出境的人也并没有很多，你只要说说看应该很快就能查得出来哟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呢？」

于是西兹少爷说出，他从克罗斯先生那儿听来的那位英雄的打扮。

身材瘦、个子又高，有这一头棕色的长发--西兹少爷只是把许多形容词摆在一块。

「不会吧！」

镇长先生一面大叫一面站起来。

「西兹先生！那个男人，是否对你们做了什么不礼貌的事情！」

看到镇长先生脸色大变的模样，西兹少爷、克罗斯先生还有我都吓了一大跳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只有蒂毫无反应地凝视镇长先生满是皱纹的脸。

「不礼貌的事情？没有啊。」

西兹少爷撒了他不擅长的谎。

「我跟那个人是在荒野移动的时候遇到的。其实旅行者有时候是很寂寞的，我们就像话家常一样地聊天、交换情报，然后就分道扬镳了。」

「如果是那样就还好……」

克罗斯先生看着整个人瘫软地坐回椅子上的镇长先生，并询问：

「不好意思，那个人是谁--不对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镇长先生好像对他的事情非常了解？」

「哎呀～天哪，该怎么说才好呢……」

我们都感受到脸上开始冒汗的镇长先生的苦恼。但是，又非得问清楚不可。

克罗斯先生说：

「因为我还得回我的祖国，搞不好会在路上遇到那个人呢。」

「是吗？那样的话你要小心点！就算遇到那个男人，也绝对不要过于大意！举凡他递给你的食物、饮料都不要吃下肚！也不能背对着他！」

「为什么？若不告诉我理由，叫我怎么防着他呢？」

可能是克罗斯先生锐利的眼光，让镇长先生死心的关系吧。

「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到国外张扬这件事……这算是我国的奇耻大辱。」

「我赌上我的名誉向你承诺--那么，那个男人是？」

克罗斯先生想知道的答案，从眼前这个人的嘴巴说了出来。

「他原本是死刑犯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你说、什么？」

「他是一名死刑犯。那个男人的名字是--不，光是说出他的名字都让我觉得害怕，就让我称他为『死刑犯十三号』吧。死刑犯十三号，在七年前曾是一名炸弹客。当时他是住在都市的医学生，但因为在校

成绩不佳及找不到工作，心生不满而把那些原因全归咎给社会。为了发泄自己累积在心中的愤恨，就在马路上引爆炸弹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那是利用农药制造的强力炸弹。一瞬间就夺走二十三条人命，然后让罹难者数目五倍的人受伤……虽然他确定被判死刑，但是……」

「遇到了特赦……是吗？」

「一点也没错。由于新国王登基而产生特赦，因此他就被减刑，然后被判永远流放到国外。」

「所以，人才在国外……」

想必镇长先生，并不明白克罗斯先生喃喃说那句话的意思吧。

他大概误以为克罗斯先生是在责怪「为什么要把那种人流放到外界」吧，于是惊慌失措地说：

「可、可是！请你务必谅解，我们也只能够这么做！当时的流放刑，就跟死刑的意思是一样的！当时并没有给他什么像样的装备，而且是在深秋的时候把他放出去的。跟之前你们找的那位冒险作家有完整的装备，并做过计划才出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以为他早就死在路边，成为野兽的饵食呢……想不到……他居然还活得好好的……这是否就是所谓的『祸害遗千年』啊……」

西兹少爷说：

「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，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呢？」

「我、我当然知道……就算他想回来，也进不了这个国家……天哪，我竟如此慌乱，真抱歉。」

好不容易恢复冷静的镇长先生，像在告诫我们似地说：

「此事请勿在国内提起。要是被众人知道那家伙或许还活在世上，很可能会组织讨伐队呢。」

「知道了，在这个国家我们会三缄其口的。」

这次说话的并不是西兹少爷，而是克罗斯先生。他坚定地说道，随后我们也感受到镇长先生的情绪似乎松了一口气。

西兹少爷静静地眯起眼睛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蒂则是不发一语地看着克罗斯先生。

克罗斯先生努力用正常的语气，不经意地询问镇长先生：

「请问他的家人，现在怎么样了呢？」

「咦？啊啊……已经全不在了哟。」

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他原本有父母跟手足。走到哪儿都会被发现是他的家人，而倍受众人的白眼对待。可能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吧，某天就纵火烧了房子全家一起自杀。也有传说是被害者家属心怀怨恨纵的火，但已经不可考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这样子啊。」

克罗斯先生的声音，冷静得让人害怕。

「非常感谢你愿意告诉我们这段痛苦的回忆。」

西兹少爷只转头向镇长先生这么说，然后再次保证会守住秘密，接着从椅子站起来。

「镇长先生，谢谢你。」

克罗斯先生也慢慢站起来。

时间已经过了中午。

我们坐着越野车，在居民热烈的目送下离开。每个人都沉默不语，车子走了一段路之后，西兹少爷便把越野车停在放眼望去没有任何人的湖畔。

湖面上倒映着蔚蓝的天空，而且闪闪发亮。

从越野车的副驾驶座下来的克罗斯先生，把自己的行李从载货台卸下来。然后走到驾驶座旁边，并要求跟西兹少爷握手。

「谢谢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。然后，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。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国家，回到我的祖国。」

西兹少爷紧紧握着他的手，只说了一句：

「路上小心。」

我也对他说同样的话。最后蒂，用她翡翠绿的眼睛看着克罗斯先生。

然后--

「没事的。」

听到蒂这么说，克罗斯先生轻轻地微笑。

然后转身面向湖泊，从脖子拉起他的链坠。

他从扣环取出那根试管，毫不犹豫地往湖泊用力丢出去。

几乎在同时，西兹少爷也开着越野车往前走。

我跟蒂回头看。

在湖畔行鞠躬礼的男人，背影变得越来越小。

行驶了好一阵子之后，西兹少爷把越野车停下来。然后--

「蒂，你可以回来副驾驶座了。」

他把站在载货台吹风的蒂叫过来。

我率先跳下来坐在座椅前面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虽然她的表情没什么改变，不过从动作可以看出蒂有些不甘愿，然后她从行李上面滑了下来。

「你怎么会知道那是不同的旅行者呢，蒂？」

越野车往前行驶以前，西兹少爷如此问她。

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」

蒂如此回答。

「啊，不是啦……」

看到西兹少爷词穷的模样，蒂则说：

「不阴沉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那些人，一看就知道，他们不阴沉。」

难得蒂讲这么多话。不过，当我以为她的回答到此为止时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蒂又说话了。

「为了自己某个亲人等待漫长的五年，照理说不可能那么开朗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」

「经你这么一说，倒也是呢~蒂说的一点也没错。」

西兹少爷坦然向蒂举手投降，并微笑地说：

「我跟克罗斯先生都对事前的情报过度相信，因此没有考虑到有可能是别人这种事。这次真的让我学到了不少哟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蒂不发一语地抬头看西兹少爷说：

「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？」

西兹少爷轻轻耸着肩说：

「那么，这个国家是行不通了，找下一个吧--蒂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国家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蒂并没有回答，西兹少爷发动越野车往前进。

在加速行驶的过程中，隐约听到蒂的声音。

「只要能在一起，什么国家都可以。」



第五话 「必要之国」

-Entertainer-

一辆摩托车奔驰在鲜绿的春天草原上。

放眼望着这片大地，是连绵不绝的绿色山丘。嫩绿的新芽如绒毯般，毫无缝隙地覆盖世界。

占去这世界大部分空间的天空，因为美丽又晴朗的朝阳而暖呼呼的。

在天空不高也不低的位置，几朵浮云像棉花般轻轻飘着。当微风轻吹，草原便沙沙地起伏。

泥土道路的表面也长着杂草，颜色已经从棕色慢慢转变为淡绿色。而摩托车的前轮跟后轮，则毫不留情地一面践踏在道路上长得挺直的杂草，一面往前进。

那是后轮左右两边有着黑色箱子，上面的载货架绑了大包包跟睡袋的摩托车。它正以不疾不徐的速度，笔直奔驰在往西方延伸的道路上。

「我打算练习射击的……」

摩托车的骑士念念有词地说道。

骑士是个年轻人，年约十五、六岁，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跟精悍的脸孔。

她戴着附有帽檐跟耳罩的帽子，眼睛戴着银框的防风眼镜。身上穿着黑色夹克，腰上则系了宽版的皮带。

皮带上挂了好几个包包，右腿的位置则悬挂着枪套，里面插了一挺说服者，那是大口径的左轮手枪。在腰部后面也横向插了一挺细长的自动式手枪。

「都看不到能挂标的的树木耶~我看今天就别练习了吧，奇诺？」

摩托车从下方回答。因为放眼望去看得见数亿根的杂草，却看不到任何一棵树。

名唤奇诺的骑士一面骑着摩托车压过杂草，一面回答：

「那怎么行，练习是必要的事情。」

「问题是你的枪法已经很准确了耶？」

「不过一旦懒散就会变差，因此就算只是动一下下，也要保持每天活动筋骨的习惯，师父常这么说的。你也知道我只要稍微有一段时间没骑车，技术就会变差啊。」

名唤汉密斯的摩托车回答「我懂」。

「我已经充分了解『必要』的重要性，但找不到关键的树木也没办法啊～」

「说的也是呢。」

奇诺答道。

「所以，眼前的解决之道就是干脆放弃先赶路吧，奇诺。」

「我知道--不过还有另一种办法，就是在汉密斯的把手下方吊标的做练习哟！」

「我是很信任奇诺你说服者的射击技术啦，但万一不小心打中我怎么办？」

「我不就是为了避免发生那种事才拼命练习吗？」

「你那根本就不算是回答嘛。」

「总而言之，怎么都没看到啊~我是说树木。」

「要是有就好了。」

奇诺跟汉密斯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，一面继续在草原奔驰。

他们说着说着，就这么来到遮住行进前方景色的大山丘顶端时--

「啊！」「啊！」

奇诺跟汉密斯同时大叫。

在缓坡下方，平坦的草原中央，矗立了一棵很突兀的树木。

它的枝干往旁边大大伸展，孤伶伶地矗立着。

于是奇诺开枪了。

奇诺握住右手的那挺叫做「卡农」的左轮手枪，枪管随着枪声往上弹。液体火药特有的白烟在一瞬间扩散，随即消逝无踪。

击出的四四口径铅弹，在一瞬间移动了大约二十公尺的距离。

然后命中树枝上用细绳悬挂的铁板，火花四处飞散，还响起不低沉也不高亢的声音。紧接着击出的第二发，命中距离前一发不远的地方。

被击中的铁板并没有大大地前后摇晃，也没有剧烈地左右摇摆。只是缓缓地回转，轻轻摇过来荡过去的。

在奇诺后面的汉密斯开心地说：

「感觉很像是被处以绞刑的人耶，奇诺。」

「……你讲的是很对，可是那个比喻怪怪的哟，汉密斯。」

奇诺如此说道。不过仍伸直持着「卡农」的右手，用大拇指扳起击铁。

她瞄准目标，击出第三发。

这一发命中标的中央，并再次发出枪声跟击中铁板的声音。

汉密斯喃喃地说：

「嗯，这发是致命一击呢。」

「都跟你说那个比喻--」

被汉密斯打败的奇诺，又击出三发，总共开了六枪。

等「卡农」冷却之后，奇诺便把它分解。

她先把中央的零件滑动到旁边，把枪管的部分轻轻往前拔，再取下莲藕状的弹匣。紧接着从小包包拿出装满子弹的弹匣，将它装上去。

然后奇诺把处于随时可射击状态的「卡农」放回枪套里。

「结束？那出发吧。」

「还没呢。」

奇诺如此回答，然后用左手从腰后拔出名叫「森之人」的细长型自动式说服者。

她一面用拇指解除安全装置，一面迅速拿到身体前面换手拿。这次连射了三发。干燥的声音听起来是连续发出的，而金色的弹壳则等间隔地在天空闪亮飞舞。

摇晃的铁板一面发出微弱的声音，一面接受所有的子弹。

奇诺一度关上保险，把「森之人」放回枪套。

左手也一度往下垂，然后再拔枪射击。她尽可能让动作迅速，并且瞄准正确。

接着再重复一遍，奇诺总共重复了三遍。最后一颗空弹壳弹出来，来回滑动的滑套退到后面之后就停住了。

「大概就这样吧。」

奇诺帮「森之人」装上新的弹匣并关上滑套，再关上保险之后就放回枪套里。接着从两只耳朵拔出像小块海绵的耳塞。

「奇诺你好一板一眼哦~」

「唯独这些练习，是不能找人代替我做呢。」

奇诺如此说道，接着走到树木那边拿着靶子走回来。

然后，就以摆在汉密斯后面载货架的包包当做平台，开始简单分解与清洁「森之人」。

她从盒子里拿出新的子弹，装进空弹匣里。并确认装在小包包里的备用弹匣，弹簧是否变松。

草原放眼望去的范围看不到任何动物或人类的影子，不过奇诺总是确定其中一挺说服者处于可射击的状态之后，才开始另一挺的保养。她慢慢把液体火药跟子弹，慢慢填装进开完枪的「森之人」轮盘里。

汉密斯一面等待那作业的完成，一面跟奇诺说话：

「如此一来，就算下一个国家很危险也没问题呢！」

「师父常说--『先不管有没有问题，但最好心里随时都要做好准备』。」

奇诺一面小心翼翼地把雷管塞进轮盘后面，一面回答。所谓的雷管是装了火药的金属装置。「卡农」的击铁一敲打它，产生的火花就会引燃火药并连系到开枪的动作。

「话说回来，之前在某处遇见的男人曾这么对我说过：『虽然你总是把说服者悬挂在腰际，但那是恐惧的关系』。」

「『恐惧』？」

「那个人表示--若总是假设自己会遭到某人袭击而做准备，代表那是因为害怕、恐惧他人--他好像还说，『只要多相信他人，那双方就不再需要那种东西，也不再有任何争斗了』。」

「原来如此。他的意思是『奇诺是胆小鬼』啰？结果奇诺，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」

汉密斯问道。

奇诺结束全部的作业，右手举起卡农并把击铁微微往上扳，让轮盘卡叽卡叽地回转。

然后回答：

「我说，『你说的一点也没错，我随时都保持恐惧的心态。因为杀人的，通常都是人类』。」

「原来如此。顺便一提，你是在国家境内跟那个人见面的？还是境外？」

「你是明知顾问的吧，汉密斯？」

「那还用说吗？」

「是治安非常良好的国家境内哟。如果要定居的话，那样的国家很不错呢。然后，也是很适合造访的国家。」

奇诺说道。

「听说接下来要去的国家，并没有什么相关的情报？」

「只听说『在西方草原有一个大国』而已，但那也是三年前曾来这里的旅行者所提供的情报。而且不知为何，那个人对那个国家的事情并没有多谈，所以觉得有点怪怪的。」

「要是没有那样的国家，一定很令人失望呢。」

「千万不要放弃希望。」

奇诺如此说道，然后以惯用的手法看也不看地把「卡农」插回枪套里。汉密斯则开玩笑地说：

「不能光靠『希望』吧~无论抱持多大的希望，『不存在的东西』就是不存在哟。」

「可是，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，却是件好事哟。那么--」

奇诺把维修保养工具整理好收进箱子里，再把睡袋放回大包包上。确定没有东西忘记收后--

「我们走吧！」

便跨上汉密斯，踢着起动杆发动引擎。

「了~解，朝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国家前进！」

奇诺一面骑着汉密斯一面说：

「一定存在哦！--然后我能够在那里吃一大堆的美食，还能住在被褥干净的旅馆里。」

「喔！然后还能免费得到燃料、机油跟消耗零件。也能让技术不错的技工帮我做维修保养，当然也是免费！」

「没错没错！不到最后一刻，千万不能放弃希望哟！」

奇诺跟汉密斯一面拨开沿途的杂草丛，一面继续前进。

「没看到耶~」

「一定有的。」

「没有啊。」

「不，一定有。」

「根本就没看到啊？」

「应该……有啊……你看！」

当他们看到位于前进的地平线另一头的城墙，白天都已经过了一大半。

在位于高耸城墙某个大洞穴旁边的小屋，也就是城门旁的卫兵岗哨--

「两位分别是奇诺跟汉密斯对吧？欢迎来到我国！我将询问几个问题，以便发出入境许可。也请两位诚实回答。」

于是奇诺他们，接受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入境审查官的询问。

首先是入境的目的与希望停留的天数。然后是--

「请问你带了哪些武器？」

审查官并不是问「你是否带什么武器？」

于是奇诺露出右腿的「卡农」，以及腰后的「森之人」给对方看。然后告诉他身上各个地方还藏有好几把小刀。

「这样啊……那把左轮手枪虽然看起来颇有年代的，但保养得相当不错呢。」

入境审查官原本僵硬的表情有了些许变化。他露出兴致高昂，想继续探究的表情，然后又问下一个问题。

「截至目前为止，你的性命及携带物品是否曾被觊觎，而你因此反击对方呢？我直截了当说好了--就是你曾经杀过人吗？即使一次也算。」

奇诺承认有过，并简洁回答说「有过几次」。

「具体说的话，大约是几次？」

奇诺回答说「数不清」。

「嗯……请你稍等一会儿。」

审查官一度站起来并消失在里面的房间。

「怎么回事啊？」汉密斯跟奇诺不禁感到奇怪，并且跟动也不动直立的卫兵们，一起在那里等了好一阵子。

不久，连忙回来的审查官开心地说：

「许可下来了！而且也照奇诺你所申请的，允许停留三天的时间。可以请你们多留久一点吗？在这儿舒展一下身心怎么样？」

当奇诺说「三天就好了」--

「是吗？--那么武器方面，连同说服者全部一起携入是没问题的。就跟你在境外的时候一样，经常佩带在腰际都没关系。」

汉密斯问「一般市民在国内也允许携带说服者吗？这里是射击盛行的国家吗？」但审查官马上摇着头说：

「并不是，一般市民禁止携带说服者。能够持有的只有军人跟警官哟。而且国内也不准狩猎。」

这时候重重的城门一面发出低沉的摩擦声，一面往上滑动拉开。

在那个声音的陪衬下，奇诺听到审查官如此说道：

「这个国家的治安不但不差，而且还好到我们引以为傲。然而，国民却对难得入境的旅行者抱持强烈的敌意，或许会冒出动手想杀死旅行者的不法之徒。要是有旅客不幸遇害，将有失我国的名声。不过，警察又不可能随时跟在旁边监视，所以请你确实做好自我防卫。至于武器，也是为此而允许你携入的。」

当他们穿过城门，这国家正沐浴在夕阳里。

在入境前他们早就知道，这国家辽阔到连对面向的城墙都看不到。

笔直的道路左右，绵延着井然有序的农田。而且就如境外那样，连一棵树都看不到。

奇诺跟汉密斯开始往前行驶在不需要压过杂草，而且铺设完整的道路上。由于是左侧通行的道路，因此要一直往左靠。

一越过农田区就看到排列整齐的屋舍，不久占据在国内中心部的大城市就进入视野范围。

这时道路变成较宽的二线道。还不时看到电动马达发动的车辆，十字路口也出现交通号志（录注：=交通信号标志，下同）。

「嗯，很井然有序，想不到连邻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呢~」

汉密斯边走边说。

「结果它的确存在不是吗？」

奇诺笑眯眯地回答。

就在奇诺跟汉密斯穿过住宅区，进入大楼栉比鳞次的市区，四周天色也完全变暗的时候，终于到了在城门那边介绍他们来的豪华饭店门口。

「欢迎光临，旅行者！」

然后，饭店的老板还特地来到玄关迎接他们。

接着搭乘大型电梯的奇诺与汉密斯，被带到十层楼高的饭店顶楼，一间格外宽敞的房间里。

虽然奇诺说「不需要这么豪华，楼层又高的房间」，但是--

「别担心，我已经收到国家支付的全部费用了。」

老板笑咪咪地这么说。

「你希望吃什么样的晚餐呢？从轻食到套餐一应具全哦？」

「伤脑筋，又有料理送来了。」

汉密斯讶异地在旁边看着，只见奇诺把一道接着一道的丰盛晚餐拼命送进嘴里。

吃完稍事休息后，便在大型的浴缸悠哉泡澡。然后把衣服送洗，换上饭店准备的干净睡衣。

「好好吃……幸好来到这里……」

奇诺坐在盖着纯白被单的大床上，边看着窗外整洁的街景边喃喃说道。

在后面的汉密斯则说：

「你不觉得这些待遇好得很奇怪吗？该不会刚才那些料理，背后隐藏了什么企图？」

「……你的意思是『最后的晚餐』？」

「对，就是那个！」

汉密斯那么说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说：

「听说死刑犯在处决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能吃到不错的大餐哟！」

「那就伤脑筋了。」

奇诺看不出有任何困惑地喃喃说道。

「你打算怎么做？」

另一方面，汉密斯语气一派轻松地问道。

「感到伤脑筋的时候--」

「感到伤脑筋的时候怎样？」

「睡觉！」

奇诺按下枕边的开关让大型窗户的窗帘拉上，然后往床上一倒。

「好了，晚安。」

隔天早上，入境第二天。

奇诺在黎明时醒来。

然后稍微活动筋骨、冲澡，再换上昨晚送洗拿回来的干净衣服。

当她拉开窗帘，外面是万里无云的晴朗好天气。还很淡薄的天色，就静静地呈现在天空。

奇诺把大包包搬到房间中央，并拿出里面的东西。

折叠整齐的棕色大衣、沾了泥土的小型帐篷、满是补丁的睡袋、被操得很惨的小型炉具、到处都是凹陷的杯子、装在铁罐里的茶包，以及伤痕累累的小型灯具。

奇诺开始动手整理、保养、清洁那些装备及行李，需要修缮的部分也动手修缮过。

最后，她把身上大大小小好几把刀子排在地上。

「偶尔也认真做点事吧！」

她把那些刀子放在沾了水的磨刀石上面仔细研磨。

此时窗外的太阳升起，射进房间里的阳光将磨过的刀子照得闪闪发亮。

「哎呀，想不到你会干这么稀奇的事情。我看今天要下刀雨了。」

汉密斯说了今天的第一句话。

「这会比汉密斯你这么早主动醒来还稀奇吗？」

奇诺一面磨着细长的刀子一面回答。

「不晓得耶？--早安，奇诺。」

奇诺回头对汉密斯说：

「早安，汉密斯。」

吃过比普通的晚餐还要豪华十倍的早餐之后--

「肚子好饱哦……撑得我都不想动了呢。」

「人一懒散就会没用哟。不过以生物面来说，早餐吃得丰富而晚餐吃得少，才是正确的。」

「那不然，基于生物面，今天就在房里轻松度过吧。」

「那样你铁定会变胖哟，毕竟奇诺你平常的饮食特别俭朴呢。」

「没办法……还是出去晃晃吧。」

「要是找到能帮我做维修保养的店，记得帮我换机油哦。」

于是奇诺跟汉密斯出门做国内观光。

奇诺跟昨天一样穿着黑色夹克，腰际系了皮带。然后把装了备用弹匣的包包跟插在枪套里的两挺说服者，摆在腰际的固定位置。

她把大部分的行李都留在饭店房里，只在汉密斯后轮两旁的箱子放了些简单的维修工具。

「奇诺、汉密斯，两位要出门是吗？」

正当他们横越大厅准备出发之际，老板如此问道。

接着他把摺得好好的薄塑胶片递给奇诺。

「这是国内的地图，不介意的话请拿去用吧。只不过，基于国防的观点，这是禁止携出国外的。由于这必须再收回，所以千万小心别弄丢了。」

「了解，那我就借用了。」

奇诺跟汉密斯一起看那份地图，接着询问老板修理汽车的店家位于哪一带。

结果老板又把地图拿过来，用笔做了小小的记号。

「这一带的街道，开了许多修理交通工具的店家。」

他边说边把地图还给奇诺。

奇诺一面道谢一面接下地图，然后老板跟服务生们便恭恭敬敬地目送他们步出饭店。

当自动门不发一丝声响地合上之际，抬起头来的老板露出满脸的笑容。

然后，用响彻大厅的声音大叫：

「好了各位！去开电视吧！」

奇诺跟汉密斯静静地行驶在净是电动车的马路上，虽然一路上响起绝对不安静的引擎声。

「总觉得不太对劲耶。」

「不要太在意就没事了哟，奇诺。而且，你看！」

当他们停红绿灯的时候，奇诺看着装置在交通号志旁边的四角型盒子，以及埋设在里面照射自己的镜头。

汉密斯说：

「是监视录影器，从刚才就发现整个城市都有。它拍摄的范围很广，简直一点死角都没有。」

「或许这个国家就是多亏那种东西才能够维持治安，但想当然耳，我也随时都被监视呢。」

交通号志变成绿灯，奇诺一面慢慢催油门一面缓缓加速。

「就算有免费的三餐可以吃，也要设法让自己不要太贪心呢。」

汉密斯说道。

『总觉得不太对劲耶。』

『不要太在意就没事了哟，奇诺。』

饭店老板透过画面监看他们俩的对话。监视录影器传过来的鲜明影像，以及高性能麦克风收到的清楚声音，全放映在大萤幕上。

监视录影器追着移动中的奇诺与汉密斯，一旦追不上就切换到另一架监视录影器。

『而且，你看！』

奇诺往监视录影器的方向看。

奇诺与汉密斯，首先是前往专门维修交通工具的商店街。

正如他们得到的讯息，这里有许多维修的店家，于是从各家打着「本店才是最好！」招牌的老板里面--

「那么，就给大叔修理。」

汉密斯到自己挑选的店家，接受换机油与保养的优惠。

当然这些都是国家支付的免费服务，于是奇诺与汉密斯--

「我觉得油门好像变重了。」

「再帮我把配线换一换！还有火星塞！轮胎也要！」

又趁这个机会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。

结果耗到几乎要吃午饭的时间。

「啊啊，爽快多了。」

「爽快？」

「我是说心情哟，是心情。」

维修保养完毕的汉密斯跟奇诺，在老板的目送下走到马路上。

奇诺问汉密斯：

「那个时候，你怎么会决定那家店？虽然老板的技术看起来的确不错啦。」

「我是看他的『本事』哟。那位大叔的指甲缝，还有手掌的皱纹里都是油污对吧？」

「我并没有注意。」

「的确是脏兮兮哦。也就是说，那证明他平常就不会把工作塞给店里的维修人员，而是亲自帮客人维修保养哟。」

「原来如此……也就是『敢于弄脏自己的手』啊。」

「奇诺你平常都不做维修保养，应该稍微见习一下才对。」

「如果你不怕我把你弄坏的话。」

「我看还是让专家来好了。」

「我也那么认为。」

奇诺与汉密斯一面交谈，一面来到这国家的中央区域。

这里是杂草与草坪构成的绿意，但是并没有半棵树的宽敞公园。入口处还排列了摊贩。

当奇诺问这里是不是在举办庆典，但得到的回答是，这些摊贩是专为附近办公大楼的上班族所设的。

「既然来了就品尝看看吧！这个炸面包跟肉桂的味道很合哦！」

「喔！你是旅行者对吧！我这儿的肉燥面，可是只有这个国家才吃得到哟！」

「旅行者--！这儿有好吃的热狗哟！还有起司跟蔬菜，你想搭配什么酱都行！」

「喔，要是不吃吃看这个三明治，就失去来这个国家的意义哦！」

「不要老是吃东西啦！喝个茶怎么样？你喜欢加多少蜂蜜呢？」

「没吃过我国的特制冰淇淋就别想出境哦！」

在接近正午但人潮还没涌入以前，奇诺已经光临过好几家店，因为她实在无法拒绝邀约。

她拼命狂吃，吃完以后--

「啊啊……好饱。」

远离开始有人潮涌入的摊贩，奇诺仰躺在空无一人的公园草坪上。

「吃太多了你！」

汉密斯在距离稍远的石板道上对她说道。

在天空一片蔚蓝、万里无云、风和日丽的气候下，奇诺一面望着汉密斯一面说：

「关于那个啊，汉密斯，问题是我的肚子却很神奇地拼命装耶~」

「你晚上跟早上都吃那么多，难怪胃会比平常还要膨胀。不过，这样的生活继续过下去的话，你铁定会因为摄取过多的卡洛里而变胖

哟。」

「那么，得做点什么运动才行……我是说等一下。」

「要是一吃完东西就睡觉--」

「我知道，我会变成牛的……」

「一点也没错。」

有一名男子慢慢接近奇诺与汉密斯。

那是头线有点往后退，年约五十岁的短发男子。他消瘦的身材穿着淡棕色的连身工作服，右手拿着双手使用的大型剪定铗，左手则拿着布袋。

男子虽然走在通道上，但是到了汉密斯面前就立刻转变方向，开始踏进草坪。他朝着奇诺「沙沙」地踏着草坪往前走。

然后，仰躺着眺望天空的奇诺瞄了他一眼。

「你是旅行者吗？」

男子边接近边大声说道。

奇诺慢慢起身，与男子四目交接地说：

「没错。」

然后，一面拍拍屁股的灰尘一面从草坪站起来。

「啊~抱歉吵醒你了。」

男子露出有点惶恐的样子，然后在离奇诺约五公尺的地方停下脚步。他看了一眼汉密斯说：

「你骑那辆摩托车来的吗？真了不起~我也希望有一天能骑着那种交通工具到国外旅行呢。」

他颇有感慨地说道，然后表情又变得很严肃。

「为了实现那个愿望，我必须先做一件事情……」

奇诺的眼神并没有从男子的身上移开。

「是吗？」

她兴趣缺缺地回答。

男子小声地说「是哟」，同时还放下左手的布袋。

「首先！得杀了你不可！」

他边叫边用两手把大剪刀张得大大的，并且将刀尖对准奇诺开始冲过来。

『首先！得杀了你不可！』

男子的声音，以大音量从画面旁边的扩音器传出来。

奇诺以背对的姿势位于画面右边。

至于男子则是从画面的左上方冲过来，目的想剪断奇诺的脖子，并不是树枝。

正当男子与奇诺只剩下一半距离的时候，从奇诺的右腰冒出了白烟。同时，也响起足以轰裂扩音器的沉重枪声。

男子的胸部开始冒出鲜血，表情仍是他一路冲来大叫的样子，然后剪刀举在身体前面往前倒。

他手上那把剪定铗的两侧前端刺进草坪的泥土里，而男子的身体则压在上面。

『喔……』

发出低沉声音「咚」地倒下的男子，一度从嘴巴发出气声，甚至尝试把头抬起来。

『啊，嘎啊……』

随着呻吟声只稍微抬起来的头部--

咚地落下。

然后男子就动也不动了。

死盯着画面的某人发出喝彩地大喊：

「一……一枪就毙命啊！果然有两三下！了不起！」

杀死男子的奇诺，后来停顿了十几秒。

她确认男子已经不再动了以后，就将拔出射击的「卡农」收进腰际位置的枪套里。

「我说奇诺，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到不对劲的？」

在通道的汉密斯如此问，奇诺只是淡淡地回答：

「从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开始。」

「哎呀，为什么？」

汉密斯好奇地问道。

「就是那把大剪定铗。」

「嗯？--啊！原来如此，这座没有半棵树的公园，根本就不需要那种东西呢。话说回来，也不晓得这个国家怎么会有这种工具。」

奇诺一度轻叹了口气说：

「伤脑筋……情况正如昨天入境审查官所说的。」

「因为允许携带说服者入境，才能够得救呢。」

「一点也没错。」

「怎么办？要继续睡午觉吗？」

「我已经醒了--对了，应该要报警呢。」

「好像没有那个必要耶，奇诺。」

「嗯？」

当看着尸体的奇诺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几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官，正急急忙忙跑向这边。

跑过来的警官们，首先小心翼翼地确认那名男子。

「他死了。」

「知道了，叫处理班过来。」

而其中一名看起来最年长的警官，对奇诺说：

「真是惨呢，旅行者。请问你有没有受伤？」

「没有--我需要接受侦讯吗？」

「没那个必要。我们已经得到这名男子试图袭击旅行者的证词，跟总部做过联络后，也确认了监视录影器的画面。而旅行者的行动，我们认定是正当防卫。」

「这个嘛，那是当然啰！」

汉密斯说道，警官继续对奇诺说：

「我们不能耽误旅行者你宝贵的时间，所以善后就交给我们处理，请你继续国内观光的行程吧。」

「知道了，那就交给你们了。」

奇诺一说完，就边推着汉密斯边离开事发现场。

等到完全看不见奇诺他们以后，警官们开始交谈。

「请看看这个！致命伤在胸口正中央，一枪就对准心脏呢！」

向奇诺谢罪的警官，则回应年轻警官说的话。

「而且还能以那么快的速度拔枪射击……」

「可见她都没有忽略射击练习呢。」

「光是那样，也无法做出这么漂亮的射击。」

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

老警官对原本看着尸体，闻言转过头来望向自己的年轻人说：

「那个旅行者能够适时反应『差点被杀的状况』哟。」

「怎么说？」

「一般人要是突然面对杀意，也就是『这个人想要我的命』的行为，都会害怕得僵住不动。甚至无法做出适时的反应。」

「原来如此……」

「可是那名旅行者并没有出现那种状况，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还在瞬间判断出自己应该怎么做，然后冷静并不动声色地执行。这跟她拔枪射击的本领，是两码子的事。」

「不晓得那个旅行者，是如何让自己学会那些技巧的？」

「那只有一个方法。」

「怎么说？」

「就是『差点被杀的状况』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「截至目前为止，她一定经历过好几次好几次差点被杀的状况。那种时候，她也都得以保住性命躲过一劫。不过那几乎都是……」

「动手杀人？」

「否则她现在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。」

「…………实在是太猛了……本官说什么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人有那种经历哟。」

「我也是。别说是家人了，我甚至不希望全体国民有那种经验。因此，才会有我们这些警察跟军队的存在。」

离开公园行驶一阵子的奇诺与汉密斯。

「为什么要看书？」

「为了让脑筋变好啊。」

他们在规模很大的商店街里找到一家书店。

「反正你不想带着走就不会买，只是你这样站着看会顾人怨哟，奇诺。」

「只要一下下就好了。」

奇诺把汉密斯停放在道路旁边的停车格，她摘下帽子跟防风眼镜并夹在皮带中间，然后走进书店里。

被留在外面的汉密斯，自言自语发牢骚地说「伤脑筋耶」之后--

「不过，人还真少呢~」

环顾几乎看不见任何行人的商店街喃喃说道。

在奇诺推开玻璃门的同时，小铃铛叮当作响，接着她走进店里。

「哎呀~旅行者，请慢慢看哦。」

在接近入口的收银台桌内侧，有一名年轻女店员坐在高椅背椅子上，轻声招呼奇诺。

在狭长型的店内，高到天花板的书架一直排列到书店里面。此时里面并没有其他客人。

奇诺简短地回答「谢谢」，然后看着排列在架上的书籍。

她在灯火通明的通道上往空无一人的里面前进。这条细窄的走道如果站了两个人，很可能就会卡住，但幸亏现在并没有人。

找了一阵子的书之后，好不容易开始站着阅读野草图鉴的奇诺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听到微弱的铃铛声，于是她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一下。

在书架另一端靠近入口处，并没有任何人。可见那不是有人进来的声音，而是有人出去了。

于是奇诺又把视线移回打开的书本上。

「啊啊，这只要充分煮熟就能吃啊……」

在安静的书店里继续翻了几页阅读的奇诺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再次听到铃声。

她望了过去，这次倒是看见人了。

是一名年约四十岁又丰腴的女子。她仿佛是家事做到一半跑出来的，绿色的连身洋装还围着围裙，然后背了一只肩背包。

「哎呀~讨厌，店员不在吗？」

女子一进来就马上自言自语地碎碎念。

「好像，刚刚出去了。」

奇诺则用略大的声量对她说话。

「天哪~你不是旅行者吗？欢迎来到我国！」

看着露出满脸笑容，而且从书架的间隔空间笔直走过来的女子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合上手中的图鉴，并规规矩矩地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。然后--

「要是把商品弄脏，可是会挨骂呢~」

她如此小声呢喃。

『要是把商品弄脏，可是会挨骂呢~』

麦克风确实收到那个声音，并且从画面旁边扩音器播出来。

而映在画面上的，是从天花板垂吊下来，能够把所有通道一览无遗的监视录影器所传送过来的影像。

奇诺就在画面前面的右端，女子则是笑脸盈盈地从入口附近慢慢接近。

奇诺迅速移动，然后从画面的右边消失。紧接着--

『等、等一下！站住！』

女子刹那间转换成跟前一秒完全不同的恶鬼表情并追上去，她紧追着奇诺。

然后肩背包里冒出一把大柴刀，女子把它握在右手上。

女子虽然还出现在画面上，但监视录影器做切换了。换成是奇诺一度逃进书店里面，并迅速转进隔壁通道的画面。

奇诺迅速往入口奔跑，这次换成是设置在入口附近的广角式监视录影器所传回来的画面。

但因为照进玻璃门跟玻璃窗的阳光太亮，导致奇诺奔跑的模样暗得看不见。

「搞什么啊！拍清楚一点好不好！」

看着画面的某人激动地大喊。

『别想逃！』

发现奇诺并不在书店里面的女子叫嚷着，同时来势汹汹地奔跑着，此时还可听见地板咯咯作响的声音。

这时候沐浴在阳光下的奇诺，朝光亮的入口移动的画面出现。

『找到你了！给我待在那里不要动！』

无视女子说的话，奇诺准备把门打开。

『…………』

却发现门是锁着的。

而且--

『哇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』

还看到右手高举着柴刀，一面大喊一面冲过来的女子。

回头看的奇诺盯着逼近的女子，并把右手伸向腰际。

但是她并没有握住那儿的「卡农」的枪把，而是把手掌贴在皮带的位置，对准女子的脚下将左脚滑出去。

奇诺以滑垒的形式，利用左靴的鞋底勾住女子的左小腿。

『喔哇啊！』

朝奇诺挥下柴刀的女子，因为自己冲过来的力道过猛而失去平衡，然后从下蹲的奇诺斜上方擦身而过。

在速度停不下来，而且她柴刀又不放手的情况，头部整个往入口的玻璃门猛然撞上去。

随即发出玻璃碎裂，跟女子的魁梧躯体撞歪门框的剧烈破坏声。

这时候奇诺立刻边回头边站起来，以后退走的方式从走道步出玻璃门离开。由于她进入昏暗处，除了脚以外什么都看不见。

碎裂的小玻璃片慢慢掉落地板的声音--

『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……』

跟女子有如混浊鼾声的惨叫声重叠在一块。

『嘎啊啊啊……啊--』

在画面突然做淡出的处理的下一秒钟，画面又切换到另一台监视录影器。

奇诺并没有在画面上。出现在画面的，只是从外面拍摄入口玻璃门的影像。

撞破书店入口玻璃门上半部的女子身体，依然瘫软地靠在那里。那两只手臂软趴趴地垂下，柴刀也掉在地上。

并没有看到她身上有什么伤口。

只不过，软趴趴靠在玻璃门且微微抽动的女子，有鲜红的血液从她喉咙那边慢慢流出来。

鲜血像瀑布那样从她两只手臂及玻璃门往下面流，不久后，连写着「欢迎光临」的脚踏垫都变了颜色。

「啊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欧巴桑，因为冲得过猛而被玻璃割断颈动脉呢！这下子死定了！她铁定没命了呢！」

看着画面的某人，一面惊喜地大叫。

女子应该是为了追奇诺而进入书店，几十秒后上半身却从玻璃门撞出来，挣扎个几秒钟之后就动也不动。

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真是的！」

汉密斯一面看着那个女子，一面喃喃说道。

「只希望奇诺不会气得大骂，『难道这个国家，不能够静静地站着看书吗？』」

没有半个行人的商店街，开始传来警车的警笛声。

「真是抱歉，你难得造访我国却被卷入这样的事件。真的是非常抱--」

有别于刚刚在公园见过的警官，现在是另一名中年警官一面擦着不断冒出来的汗，一面拼命重复向奇诺谢罪。

奇诺站在汉密斯旁边，斜眼望着警官们拍摄趴在玻璃门的尸体。

「店内的监视录影器把整个过程都拍摄下来。这次的事件，旅行者并没有任何责任。至于这名女子的动机以及详细情况就只能等往后的调查……但总之，幸好你并没有受伤。」

「这已经是今天第二起了哟。这个国家的人讨厌旅行者吗？」

一听到汉密斯这么说，警官惶恐地说：

「不，并非全然都是那样……只不过，无奈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其中可能会出现几个脑筋有问题的人……公园的状况我也听说过了。真的是，非常非常抱歉…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处理，请你继续观光吧。」

他跟刚才的警官讲同样的话。

「知道了，那就交给你们了。」

奇诺也讲同样的话，然后推着汉密斯离开案发现场。

「我看不要趴趴走了，干脆回饭店怎么样？奇诺。」

「那我也有想过……可是回去又没事情可做。」

「睡午觉不是你最爱又最擅长做的事吗？」

「撇开是不是最擅长的事不说……一旦睡过午觉，晚上就无法睡得很熟，那很可惜耶。」

「你也太穷人个性了吧？」

「而且，白天努力趴趴走的话，晚餐吃起来就会格外美味呢。」

「原来是为了那个啊！」

奇诺跟汉密斯边交谈边行驶在马路上。

这是距离中央区域略远的郊外，高楼大厦街区与住宅区之间某绿色地带旁边的道路。仿造古代瓦斯灯设计的路灯等间隔伫立在旁边。

一样也是没有半棵树但只有草坪的绿色公园，沿着马路呈细长状地绵延。

现在是下午时刻，天空虽然晴朗，但马路上没有其他车辆，公园里也没有半个人影。

这时候奇诺看到公园里面有一间小屋搭建的店铺，以及排放在它前面的桌椅。

「那是茶馆吗？那刚好，过去休息一下吧。」

奇诺放慢汉密斯的速度。

「因为免费的关系？」

「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」

于是奇诺一个急转弯，从马路直接骑上石板道。接着马上把引擎熄火下车，再一面推着汉密斯进入公园。

正如奇诺猜想的，小屋是一家小型咖啡馆。里面有个无聊地坐着听收音机，年约二十岁的年轻男店员。他一看到奇诺就连忙将吧台的窗户打开。

「欢、欢迎光临！--喔！是旅行者……」

「现在，可以进来喝个茶吗？」

「当然可以！反正费用是国家支付的，你可以尽情畅饮哟！」

奇诺从许多种类的茶饮，点了白天没喝过的种类。店员推荐她可以搭配甜点，不过她拒绝了，只请他附上两块巧克力脆片饼干。

奇诺在无人坐的桌子区选了一张，再用脚架把汉密斯立起来，然后坐下来等候自己点的茶饮。

她摘下帽子跟防风眼镜，并挂在汉密斯的龙头上。

「抱歉让你、久等了，请慢用哦。」

不久，店员端着摆了茶壶跟茶杯的托盘过来。

奇诺先闻过茶的味道，然后才开始喝。

店员离开以后，汉密斯问：

「有毒吗？」

「好像没有，还很好喝呢。」

回到小屋的年轻店员，把门关上后就连忙上锁。

然后--

「啊啊啊……」

他微微颤抖并蹲下来，抓起架子上的电话话筒之后，就拿着它爬进小屋里面。置身在四周都是摆放茶叶罐与食材的橱柜的他坐了下来，再用颤抖的手按下话筒的按钮。

『请说。』

拨号声连一次都没响就有人接听了。臼齿「卡吱卡吱」响的店员说：

「那、那个……」

『我看到了，感谢你的回报，你只要在那里待命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探头看哟。』

奇诺在蔚蓝的天空下，舒舒服服地喝茶。

就这样，她喝完从茶壶倒出来的第二杯茶。正当她跟汉密斯聊毛毛虫与弦乐器的话题时--

「有客人来了哟，从后面来的。」

听到汉密斯这么说，奇诺慢慢回头看。

是一名正漫步在公园的老人。

看起来已经超过八十岁，是年事相当高的男性。

他有着一颗秃得光溜溜的头，以及腰部略弯的细瘦身体。身上穿着连身工作服及格纹衬衫，是作业员或农夫常做的打扮。然后，拉着一台载了看起来很重的塑胶桶推车。

老人朝奇诺他们这边慢慢接近，满是皱纹的表情很僵硬。

汉密斯说：

「这次想杀你的，是那个人呢。」

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，总之语气跟往常一样。

「那么--反正茶也喝完了，我们走吧。」

奇诺用一如往常的语气说道，然后咻地站起来。接着戴上帽子，把防风眼镜挂在脖子上。

然后就推着汉密斯往公园外面走，打算想避开那个老人。

结果--

「喂、喂！前面的！骑摩托车的！」

老人大喊，还面目狰狞地跑了起来。但因为他还拉着沉重的拖车，也没办法跑多快。

「等、等一下！--不要跑！你不要跑啊！我要杀了你！不要跑！我要杀你，不要跑啊！」

老人再次大叫，汉密斯说：

「你看，人家都那么说了？」

「真是的，开什么玩笑啊。」

奇诺边回答边推着汉密斯，到了快出公园的时候便停下来。然后跨上汉密斯，发动引擎。

「那么--我们跑吧？」

『那么--我们跑吧？』

奇诺的声音从画面旁边的扩音器放出来。

设置在路灯的监视录影器，拍摄到在公园旁边的人行道发动引擎的汉密斯，跟跨上他的奇诺。呈现在画面上的，是从斜上方拍摄的影像。

奇诺与汉密斯开始往前进，从绵延又笔直的马路左侧出去。

没过多久，监视录影器切换画面。

奇诺与汉密斯出现在画面上方的位置，然后往下移动，也就是朝画面的前方奔驰。他们离开以后--

『等……等等我……』

老人一面破口大骂，一面气喘吁吁地拉着拖车出现并往那条路跑。

他一走出人行道，便站在路中间往奇诺他们离开的方向狠狠瞪着。

『不要跑！卑鄙！你太卑鄙了！』

但是在他大吼大叫的下一秒钟，却被一辆急速行驶的车辆从后面撞飞。

小轿车从画面后面瞬间上场，完全没有闪开老人就把他撞飞，然后从画面前方离去。

老人的身体以直线方向在半空中慢慢三回转，最后以头部着地。

这时候传来什么破裂的声音，映在画面上的只有到处飞散的鲜血与脑浆。

紧接着在马路旁边，从画面右侧飞过来的塑胶桶掉下来，里面的液体全都洒了出来。

拖车在最后坠地的时候产生细微的火花，导致液体整个烧了起来。

红红的火焰占去画面右半边，除此之外的画面都是暗的。

火焰甚至蔓延到老人的脚下，他的鞋子、裤子跟脚开始被火焰毫不留情地吞噬，但老人的身体却动也不动。

「那个老头子，原本想把汽油泼在她身上！」

看着画面的某人开心地说道。

「厉害，应该可以了吧？」

奇诺行驶了约两百公尺左右，在看来相似的景色中把汉密斯往左靠并停了下来。

「不，看样子最好还是继续逃哟，因为有其他客人。」

汉密斯说道。奇诺回头一看，远处除了不断往上窜的黑烟，还有对准他们而来的汽车。

「哇！」

监视录影器频繁地切换。

画面映着公园旁边的马路，而且是从右端到左端。至于奇诺跟汉密斯，则是与产生都卜勒效应的引导声一起出现并离开。三秒钟之后，小轿车发出轮胎声紧追在后。

那样的画面，一共重复了五次左右。

奇诺的声音--

『截至目前为止，被杀--好几次，但是差点被汽车撞飞，果然是头一遭呢。何时--服者或刀子耶。』

以及汉密斯的声音--

『这算什么--在交通流量大的国家里，这算是家常便饭--总之小--点啰。』

听起来有点断断续续的。

『好可怕哦--』

『真受不了耶--』

『--好了奇诺，那辆车的速度追不上我们哟。』

『嗯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汉密斯？』

『那辆电动车，不管怎么把油门踩到底--但是在构造上，却被限制不能超出固定的速度--所以，我们大可以逃跑哦。』

『感谢你提供这么棒的讯息，但是应该没那么好康吧--一旦进入市中心--』

不久，原本笔直的马路，出现了十字路口。

画面拍摄着十字路口，那个路口的四个角落都立着用来垂吊交通号志的粗壮铁柱。

一进入画面的奇诺就马上紧急刹车，把速度一口气降慢。

这时候传来汉密斯的声音。

『咦？你要做什么？』

奇诺并没有回答，她用低速绕到交通号志的柱子后面并停下来。然后下一秒钟，汽车就猛烈撞上那里。

之前一直保持追逐速度的汽车，理所当然似的瞄准奇诺与汉密斯冲过来，又理所当然似的冲撞他们面前的柱子。

结果撞上柱子的汽车车体前半部，伴随着猛烈的破裂声整个凹陷。后半部则悬在半空中。

柱子被撞到的部分不仅弯曲，还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往汽车那边倾斜。同时，汽车悬在半空中的后半部，又往马路坠落。

这时候监视录影器切换画面，以特写的镜头正面拍摄汽车驾驶座。从方向盘弹出来的坚韧白色汽球，挡住驾驶使其不至往前飞出去。

『喔，是安全气囊哟！那就不会像刚才的欧巴桑那样了！』

虽然没有映在画面上，但是却听到汉密斯佩服的语气。

随着汽球慢慢消掉，画面上开始看得见驾驶的模样。

在冒着白烟的驾驶座系着安全带的，是一名年轻女子。看起来大概二十五岁左右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说是美女也不为过。她有一头轻柔的棕色长发，穿着短裤与无袖背心，算是露满多的服装。

女子慢慢把脸抬起来，隔着龟裂的挡风玻璃往前看。然后，当她看到倒在眼前的只是一根柱子时--

『可恶--！』

就一面破口大骂，一面用力开门冲出车外。

『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感觉很强悍呢～』

汉密斯发出声音的那一瞬间，监视录影器又切换了。

画面右侧映着下车的女子，左侧是跨坐在汉密斯上的奇诺。

女子一度站不稳，但总算是站稳脚步。不过她立刻左右顾盼寻找奇诺的踪影，对方也轻易被她找到了，接着她大叫：

『救、救命！救命哪！煞车失灵了！』

「喂喂喂！那也拗得太硬了吧！」

看着画面的某人，讶异地吐出这句话。

「她在说谎，旅行者千万别相信哦！」

『知道了，我来帮你。』

「咦……？」

『我会帮你报警，因此请你呆在那里不要动。』

画面上映着奇诺冷静的表情，以及她把手贴在腰际「卡农」的影像。

「啊哈哈！就是要这样嘛！」

某人开心地大叫。

这时候画面中的女子大吼：

『开、开什么玩笑啊你！』

由于她是背对着，所以无法得知是什么样的表情。

『你说「开什么玩笑」是什么意思？』

奇诺问道，女子说：

『我说开什么玩笑，就是开什么玩笑哟！你啊，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事吗？』

她一面大叫一面走向汽车后面，然后打开后车箱，里面一片黑漆漆的。

『像你这种人啊，最好快点死了算了！如此一来，我就能得到幸福！懂不懂？』

女子把双手伸进后车箱里，然后抓了什么东西出来。

『更何况就算你死了，这个国家也不会有人为你伤心吧？』

她抓出来的，是装在布袋里的某种细长物体。这时候奇诺慢慢从腰际拔出「卡农」。

『不过呢，我还很年轻，既年轻又美丽，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想要做的--』

女子边说边把布袋丢在脚边，现出里面的物体。那个细长的某种物体，是散弹用的说服者。她一面把那玩意儿举起来，一面瞄准奇诺。

『事情哟！』

枪声响起。

奇诺伸直右手，用拔出来的「卡农」开枪射击。白色烟雾在画面左侧出现一下下，马上就消失不见。

右侧则是额头喷着鲜红的血液，说服者落在路面，整个人摔进后车箱的女子身影。

紧接着传来「啪滋」低沉的声音，女子的上半身便消失在后车箱漆黑的内部，只有下半身沐浴在阳光下。

『嗯--虽然有些不同，但结果跟那位欧巴桑一样啊？』

汉密斯说道。

『…………』

奇诺不发一语地停顿了几秒，然后把「卡农」收进枪套里。

「好极了！奇诺太酷了！真是赞哪！」

某人如此大叫。

在警方赶到现场以前，奇诺跟汉密斯一直待在原地等候。

「等够了吧？干脆把尸体放着回饭店去吧。」

虽然汉密斯这么说，但奇诺仍悠哉地轻轻坐在汉密斯上面等待。在那期间女子那双从后车箱露出来的双脚，连动一下都没有。

不久警方的车辆伴随着喧嚣的警笛声大举涌来，从警车下来的是跟之前两次都不一样的警官。

「旅行者你好，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你道歉呢……」

「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哟。不，连那个怪爷爷也算进来的话，应该是第四次呢。」

汉密斯说道，奇诺则询问警官「那位老人后来怎么样了？」

「是的。听说他冲出道路的时候，被那位女子驾驶的车辆辗过呢。」

「天哪~他死了吗？」

汉密斯问道。

「这个嘛……好像是呢。」

「所以他才没再追过来啊？真是太好了呢，奇诺。」

「一点也没错--旅行者，时间已经接近傍晚了，是否打算回饭店了呢？」

对于警官这些话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思考了一下，然后说：

「我也有此打算。但如果回饭店的途中又遭到袭击的话，那可就伤脑筋呢。可否请警车在一旁护卫呢？」

「当然可以！」

警官露出极为开心的笑容并如此回答。

晚霞开始出现在向晚的天空。

蔚蓝的天色慢慢转红，奇诺与汉密斯奔驰在道路上，而警车夹在左右两侧像在护送运钞车似的。他们进入街道，然后回到饭店。这中

间都没有受到任何袭击。

接受警官们的敬礼后一走进大厅，这次换饭店老板带着满面的笑容迎接奇诺他们。

「欢迎回来！觉得这个国家怎么样呢？」

「很好玩。」

汉密斯答道。

「有一点累。」

奇诺回答，然后把借的东西还给饭店老板。

饭店老板一面接过地图，一面担心地询问：

「晚餐我准备好了，请问要吃吗？如果你没有食欲--」

「不。我要吃。差不多就跟昨天一样。」

回复笑容的老板开心地说：

「不愧是奇诺！今晚也请你好好休息吧！」

隔天早上，也就是入境后的第三天早上。

奇诺随着黎明起床，天气跟昨天一样晴朗。

她在宽敞的房间舒展身体地运动，并练习「卡农」与「森之人」的拔枪动作。

接着依依不舍地冲了个澡，然后穿上刚洗干净的白色衬衫。

她把行李整理好放进大包包里，并把出发该做的准备全都做好了。然后花了一点时间等早餐送过来。

正当她吃完比昨天还要豪华的早餐--

「以生物面来说，这么做是正确的。」

汉密斯说了那天的第一句话。

「不知道今天会降下什么呢？」

「谁晓得呢~早安，奇诺。」

「早安，汉密斯。」

「你们要启程离开了吗？真的很舍不得呢。有机会的话，请务必再度造访我国及本饭店哦。」

在饭店老板的目送下，奇诺跟汉密斯启程往前进。

首先，他们绕到店家补充燃料跟携带粮食。店虽然还没开门营业，但是听到引擎声而冲出来的老板却说：

「把这个带走吧！还有这个！跟这个！」

由于对方尽其所能提供物资--

「你想害我爆胎吗？」

奇诺便尽量把东西堆在汉密斯身上，或者尽可能塞进大包包里。

他们横越车流量比昨天还多的国家，然后朝西城门前进。途中数度听到--

「旅行者--！下次要再来哦！」

「哟！你很酷哦！」

「你真的很棒哟--！」

并行车辆里或走在人行道的人们跟他们说话。其中听到最多的--

「谢谢你！」

就是这一句。

「谢谢我？」

奇诺不解地歪着头，汉密斯则是从下面问：

「奇诺，你在这个国家做了什么吗？」

「我吃了一堆东西。」

「他们谢的应该不是那个，还有呢？」

「杀了三个人。」

「一定是那个哦！」

不晓得汉密斯是在开玩笑，或者真的那么认为，总之他用往常的语气说道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戴着防风眼镜后的眉头则皱在一块。

接着奇诺继续行驶在这个辽阔的国家，他们离开街道，穿过住宅区，越过广阔的农地中间，好不容易抵达位于西侧的城门。早晨高照的艳阳，把城墙跟城门晒得暖呼呼的。

「我想要出境。」

正当奇诺对城墙前面的卫兵这么说的时候，城墙旁边的门打开了。

「嗨，奇诺！」

有个男人边发出开心的声音，边走出来。那是--

「嗨，大叔！」

「汉密斯你好，很高兴看到你们这么健健康康的！」

是前天见过面的入境审查官。

「好了，就只有这些手续而已。感谢你们这几天的停留，真的很高兴能遇见你们哟！」

这里是位于城墙外侧的岗哨里面。坐在桌子对面的审查官笑眯眯地说道，最后还要求跟奇诺握个手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原则上也回应他握了个手，然后问：

「为什么我会刻意遭到追杀？可否请你在最后告诉我原因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审查官一度瞪大了眼睛。

「哎呀……伤脑筋耶~」

他尴尬地说道。

「若我说--你指的是什么事？想必也说服不了奇诺你们吧？」

「没错。」「无法说服--」

奇诺与汉密斯同时回答。

「没办法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。这在国内是不能说的秘密，不过这里在法律上是『境外』，算可以说呢。」

然后审查官用他们入境时一样的冷漠表情，站起来要卫兵们回避一下。等他们全都出去了，房间里只剩下奇诺与汉密斯，还有审查官。

「真的、辛苦你们了！」

听到突如其来的这句话，奇诺不禁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

「什么啊--？」

审查官回答汉密斯的疑问：

「就是昨天那四个人哟。不过，实际上奇诺你杀死的，只有三个人啦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稍微想了一下，然后问：

「关于昨天那四个人……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」

她的问题马上就有了答复。

「是死刑犯！」

「接下来可就说来话长了呢。」

审查官先提了这个开场白，然后两手手肘靠在桌上，下巴搭在十指交叉的手上，接着开心地娓娓道来：

「这个国家就像我前天说的，是治安良好的国家。加上贫富差距不大，及国内设置的监视录影器发生作用的关系，几乎很少出现犯罪行为。但是，虽说『几乎很少出现』，但不等同『绝对不会发生』。像这个国家也是有警察组织跟监狱哟。」

「请继续说。」

「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刑罚。从罚金到判决徒刑，甚至也有最严重的死刑。不过，死刑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的问题。」

「你是指『那是非人道的刑罚，希望能废除』的说法？」

「一点也没错，汉密斯。持反对论者，其反对的理由是强调死刑的执行过于残酷。而且反对的人还提出『那我们一起想想不残酷的方法吧！』因此执行方法自建国以来就很频繁在改变。」

审查官开始一一列举出案例。

火刑--既简单又轻松，是从很久以前就使用的方法。

但因为不会马上致死，所以过于野蛮。而且还会浪费珍贵的燃料。

用剑执行的斩首刑--由于完全不需要燃料，就成了下一个被选上的方法。

但刽子手的技术不好的话，无法一次砍断脑袋，就无法让犯人立即死亡。因此这对死刑犯的痛苦与刽子手的压力都太大。因此也有人认为斩首很残酷而提出反对的意见。

断头台--为了让斩首确实执行，并让死刑犯立即死亡而构想出来的装置，因而立刻被采用。

但是，维修保养却比想象中还要困难。虽然使用了一段时间，但还是得到跟斩首没什么两样的批判。

绞刑--是继断头台之后选择的方法。乍看之下很简单也能够确实执行死刑，在提出构想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就是它了。

但事实上常发生绳索断裂，导致处决失败的状况。而且力道不够的话也无法让犯人立即死亡，力道太大又会让脑袋掉下来，因此有许多麻烦的问题。

电椅--这使用的是电力，是很快就发现到的方法。提出构想的时候，还倍受称赞说是科学的力量。

但是，因为犯人体格不同而常常出现失败。而且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反而很难让人立即死亡。而且还收到来自电力公司「请不要使用本公司输送的电源」这种抱怨。

药物注射--是很稳定的方法。首先利用安眠药让犯人睡着之后，再注射毒药。这样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会比较少，因此就被采用了。

但是，这种处决的效果，也会因为体格而出现剧烈的差异。而且还接到针对专门救人的医生，在场见证处决一事的批判，因此在医学界也掀起不小的风波。

射杀--针对让犯人立即死亡的意义来说，算是非常方便。实际上只要花点子弹的费用就能搞定，是不会花什么钱的方法。

但是，对开枪者来说压力太大。也可能有人会刻意没射中，或者混入空包弹。不过空包弹的问题只要实际开枪后，看有无后座力就知道了。问题是某些时候的处决，所有人会刻意没射中。

「照、照你这么说--无论选什么方式处决，都一定有人持反对的意见。」

汉密斯问道。

「为了以防万一先问一下。就算是那样，贵国仍不曾做过『废除死刑』这种事情吧？」

「是的。毕竟反对死刑派，至今在国会仍没有占很多席次。在我国，『死刑乃正当防卫』的想法仍是主流。」

「你说『死刑是正当防卫』？」

奇诺问道。

「是的。这并非绝对正义的想法，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现在主流的想法--」

审查官小心翼翼地先这么说，然后开始解释：

「对于最后被判死刑的犯人来说，他们之所以要面临那种行为--算是法律赋予被害人有权杀死他或她而做的正当防卫。」

「嗯嗯嗯，就像昨天奇诺那样对吧？」

「没错。可是『被害人』却无法像『犯罪者』有新生的机会。本来国民应该受到正当防卫的保护，但是却出现了被害人。所以国家……也就是『全体国民』，代替那名被害人执行正当防卫，虽然这么做只是亡羊补牢。但就由我们代替被害人做他最后想做的事情。那就是我们现在认定的『死刑』。」

「嗯--」

「毕竟我们怎能让正当防卫就此丧失呢。」

审查官如此说道，奇诺询问：

「那么，这国家的死刑制度跟昨天奇诺遇到的状况，有什么关联呢？」

「是的--近几年来，反对死刑论者又加了两项新主张。一个是，『被迫要杀人的刑务官太可怜了』。虽说是执行职务，却必须要杀人。无论什么方法，不可讳言那是很辛苦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从以前就要求必须照顾到『义务代替别人杀人』的刑务官的心理层面。」

审查官一度停顿做为区别，然后--

「另一个主张是，『死刑绝不能夺走人们的希望』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希望？那是什么？」

奇诺不解地歪着头，汉密斯问道。审查官则淡淡地回答：

「反对论者说--『人就是怀抱着希望才能活下去。一旦死刑定谳，就会夺走死刑犯的所有希望。那比夺走他们的生命还要残忍。纵使夺走他们生命是必要的事情，但唯独希望不要从他们身上夺走。如果做不到那点，那就应该废除构造上有缺陷的死刑制度』--反正就是这些理由啦。」

汉密斯「嗯--」地回应，奇诺则说：

「国民都接纳这件事吗？」

「这个嘛，那些主张后来是自然而然地渗透人心啦。结果为了继续保留死刑制度，就必须想办法因应那两个主张。也就是--想出基于『不要让任何一个国人背负处决的重担』、『不要让死刑犯失去希望』的条件下执行死刑的方法。由于这问题很困难，的确让许多人伤透脑筋哟。」

面对说话像个学者的审查官--

「原来如此啊～」

首先汉密斯这么说。

「因此，就找上我这样的旅行者是吗……」

然后奇诺跟着说道。

「是的，正如你所洞察的！现在这国家的死刑，是『请杀死入境的旅行者』的制度哟！名称就叫做『旅人刑』！」

奇诺淡淡地询问满脸开心的审查官：

「说的具体一点是什么样呢？」

「很简单哟。一旦有旅行者造访我国，就利用国内的监视录影器追踪其行动。同时，警车载着所有死刑犯跟在后面。然后在尽可能没有人在的地方唆使死刑犯。『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，要是能顺利杀死那个旅行者，死刑就会中止。然后让你选择改判有期徒刑或被放逐到国外』--就这样对他们说。就算拒绝那么做而坦然接受死刑，那也无所谓。不过正如你们所知道的，他们可是开心地巴不得冲出去哟！但因为是一对一的方式，所以顺序是用抽签决定的。」

「原来如此啊~那么，他们拿的各式各样武器呢？是凶器吗？连车子也是吗？」

汉密斯问道。

「当然警方交给他们的，是勉强可使用但看起来赢不了的武器。顺便一提，如果他们拿武器对付警方，就会立即射杀哦。」

「即然这样，一开始就这么做不就得了吗？」

「这个嘛~那也是有很多问题呢。」

「但结果不都是一样吗？」

「这个嘛，话是没错啦。不过你看，透过监视录影器就看得到，所以不能说谎哟。」

「那么，反对派同意那种做法吗？」

「恐怕是不同意吧？由于反对派提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因此态度也趋于缓和。不过，将来会怎么样倒不知道呢。」

「原来如此。」

「人类是不能中止思考，要常常想出一些主意才行。」

汉密斯开始跟审查官聊了起来，奇诺则也稍微思考一下并询问：

「这套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次是第一次试验吗？」

审查官立刻回答：

「不，今年已经迈入第十五年，而这次是第四回。」

「截至目前为止，有任何旅行者被杀吗？」

审查官「嘻」地笑了一下，还反问奇诺：

「你是明知故问吗？」

「是的，没错--没半个人吗？」

「怎么可能有呢！入境的时候我们就确实挑选过旅行者。像是身上有携带武器，过去曾为了自卫而有过杀人的经验，因此不会讨厌为了自卫而行使武力的人。具体说的话，就是胆识大到杀死三个人那天，还能够毫不在乎地享受晚餐的人。」

「奇诺，你受到称赞了哟！」

汉密斯如此说道。

奇诺则是对审查官说：

「也就是说……昨天那四个人除非有很强的运气，否则只有被我杀死的份是吗？」

「是的，不那样的话就太奇怪了。毕竟他们都是死刑犯，以国家的立场来说，是不可能让他们继续留在人世哟。之所以『不杀死刑犯』，因为那如同『杀死一般市民』，是不可以做的事情。」

「不过，你们并没有跟当事人说，那是毫无胜算的赌注对不对？」

汉密斯问道。

「当然，那种事情我们不会跟他们说的。也完全没有必要说，因为不能夺走他们最后一丝希望。因此，年轻的奇诺就最适合这个任务。那四个人完全没察觉到，也没有想到奇诺的枪法会那么神准。而开心地抱持『只要杀了那家伙就好了吗？那太简单了！』的想法。」

汉密斯回答「原来如此」，然后又说：

「可是啊~过去三次都没有人顺利杀死旅行者，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展开袭击。既然至今都不曾有人成功，那些死刑犯应该也会发现到其中的困难之处吧？」

「那是因为，那些人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所以就催眠自己一定办得到哟。人类一旦被逼到走投无路，即使是不可能的方法也会当做是解决的方法。像高楼大厦失火的时候，被困在高处人们会觉得地面看起来很近，甚至萌生出『即使往下跳也不会死』的念头。」

审查官又继续说：

「顺便一提有关那些家伙--就是昨天那四名死刑犯的事情，干脆也告诉你们吧。第一个中年男子，是连续强奸与杀人犯。他利用学校老师的身分当做掩护，不仅对学生乱来还强逼他们不准张扬出去。连续几年这样的行为后，他却杀害一名提起勇气告他的女学生，还把她的尸体丢进焚化炉企图毁尸灭迹。第二个中年女子，别看她那个样子，她可是连续杀人犯呢。她嫉妒生活富裕的友人，然后把邀请到派对的四名友人拼命用菜刀刺死。第三个老人是毒杀犯。虽然他是餐厅的老板，但因为自己的生意变差，就在竞争对手的火锅里下毒，结果导致两名客人死亡，八人严重中毒。最后那名年轻女子，是跑去不肯跟老

婆离婚的不伦对象家里纵火，结果那一家六口连同婴儿都被烧死，虽然看起来像是意外火灾，但很快就被识破了。」

「好精彩喔～」

汉密斯这句话让审查官无奈地苦笑。

「好严厉的讽刺哦。」

「那么，原则上也问一下，有没有可能是冤狱呢？」

汉密斯故意挖苦着问。

「这个嘛～有关上述的四个案件，都没有冤枉的可能性。因为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监视录影器，只要案发后调出来看就真相大白了。」

「原来如此，但即使那样也还是无法阻止人们犯罪呢。」

「这个嘛，就是说啊。人类算是弱小的生物，不过那些人全是这三年以内确定死刑的犯人，所以国内的治安还是算不错啦。其他国家的状况我们只是听说而已。不过，死刑能够顺利执行完毕，也让人松了一口气呢。奇诺你停留的时间很短，必须连续『处决』四个人可是相当辛苦呢。」

审查官微笑地说道。然后又板起面孔，语气严肃地说：

「我觉得，这是能够让大家认同又不错的制度哟--首先我国大多数的人民，姑且都认同那种执行方式。而每一位国民都不会玷污自己的手，也减少了众人的负担跟压迫感。至于那些死刑犯，不再过着害怕死刑执行的生活，在临死前都还抱持『届时看我怎么做，或许就能得救！』的强烈希望。所以那些家伙，就算在拘留所里都非常有精神哟！然后死刑犯所造成的被害人，还能看到憎恨的他们被旅行者毫不留情杀死的影像。想必他们一定感到大快人心吧。顺便一提，一般国民如果到达一定年龄以上，只要经过申请也能看那些画面哟。」

「果然有现场直播呢。」

汉密斯说道，审查官则语带兴奋地说：

「我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整个过程都是现场直播哦。昨天你们活跃的表现，让收视率飙得很高哟！因为奇诺你们走出饭店那一瞬间，街上的人就全部消失呢！我也坐在监视器前面观战。天哪～奇诺你真的好酷哦！」

奇诺问审查官：

「那么--『认同的大家』之中，也包括我吗？」

「那当然哟！--奇诺你能够把说服者运用自如，还能够尽情射击，不觉得心情爽快多了吗？」

「并不会。」

奇诺立刻回答。

「哎呀~那真是失敬。因为过去的旅行者之中，占了相当机率是这一类的人呢。像三年前来的人，在最后听过我们的解释之后，还说『这已经是所有人了吗？我还想再杀呢！干脆你们的死刑犯都交给我来处决吧！』」

「那应该是因人而异。」

「这个嘛~是没错啦。呃--那么，我换一种说法好了--『奇诺你说是为了自卫，或者是正当防卫，因此被迫做出你不想做的杀人行为。不过，那却让你能够免费享受超豪华的饭店与三餐、汉密斯的维修保养，以及补充许多旅行的必需品做为报酬。不，是已经享受到了』。对于没有被选上的旅行者，我们是不会如此盛宴款待的。所以这算是相当不错的差事吧？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沉默没说话。

「太好了呢，奇诺。就算奇诺觉得这样的差事并不妥当，但我可是受惠良多哟。」

汉密斯说道。

奇诺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语气坚定地说：

「能够拿的东西，我就不客气带走了--不过我，再也不会到这个国家来哟。」

「咦？为什么呢？--我正想说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绝对要再请你帮忙呢。届时我们会准备大餐等你哟。」

奇诺回答：

「因为我会没空放松心情观光。」

「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观光名胜啦。不过……既然奇诺你不擅长也不喜欢杀人的话，那也没办法呢。我们也无法强迫你。」

审查官无奈地耸肩，奇诺停顿几秒后说：

「我并不喜欢杀人。而且，我更不喜欢有人期待我杀人，而且看到我那么做还开心不已。」

审查官用力点了一下头。

「原来如此。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也知道那么做破坏了奇诺你的心情。只不过--」

「不过什么？」

「那套死刑系统是必要的，我们往后还是会继续执行的。」

「必要，是吗？」

「是的，因为它是必要的--奇诺你也说过『为了让自己活下去，有必要杀了那些家伙』，不是吗？即使自己并不喜欢杀人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

奇诺并没有回答审查官的问题，但他则是笑着说：

「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。」



尾声 「这个世界的故事·a」

-It Happens. · a-

某天奇诺与汉密斯出现在某片热带莽原。

堆着旅行用品的汉密斯，以脚架立在辽阔大地的某处略高山丘上。

现在正值干旱期。晴朗蔚蓝的天空与耀眼的太阳，倒映在汉密斯银色的油箱上。

身穿白色的衬衫与黑色背心的奇诺，帽子戴得浅浅的并趴在汉密斯旁边，利用没有组立的帐篷代替垫子铺在地上，然后举起称之为「长笛」的步枪型说服者。

「长笛」用两脚架立在大地，完全动也不动。它瞄准的，是山丘下的大地。

奇诺睁大双眼，用右眼透过瞄准镜窥视。镜头里面映着一对母鹿跟小鹿。

大只的母鹿跟娇小的小鹿，正悠哉地漫步在布满低矮杂草与泥土的宽广大地上。

汉密斯有如念咒般地喃喃说道：

「距离，两百六十九。落差，二十四。风向，来自五点钟方向。风力，二至二点三级。气温，二十六。湿度，四十八。」

「了解。」

奇诺简短回复，又继续举着「长笛」，然后用左手不断「卡叽卡叽」地转动瞄准镜旁边的轮盘。

母鹿与小鹿，慢慢地从奇诺标示着十字线的圆形视野走过。

小鹿抬起头与母鹿四目相接，两头鹿静静相视对方并停下脚步。

同时，奇诺扣下扳机。「长笛」内部产生爆炸，燃烧的气体推动小小的金属加速飞出。

那颗金属划出一道直线，不到一秒钟就把奇诺与小鹿连系在一块。

只见小鹿前脚根部的血肉爆出，紧接着小小的身体倒下，躺在干燥的大地上。

「命中，太厉害了。」

听到汉密斯这么说--

「不，打偏了。原本希望能命中胸部，让它当场死亡的……」

奇诺仍然举着「长笛」，用充满遗憾的声音回答。

「反正它也逃不了了，马上就会死掉哟。所以就当做『打中了』不就好了吗？」

「不，要是让它受伤的话，肉质似乎会因为充满血腥味而变不好吃哟。」

「就算是那样，反正奇诺还不是会做成肉排烤到硬梆梆为止，届时再适当洒上盐巴跟胡椒不就得了？而且你似乎是味觉白痴。跟别人比起来啦。」

「你讲的问题，就多方面来说我并不否定。」

奇诺透过瞄准镜，看到母鹿担心地跟在倒地的小鹿旁边。由于它来到小鹿前面，因此挡住了瞄准的目标。

于是奇诺对母鹿说：

「你的心情我能体会，但拜托你退到旁边好吗？」

「何不朝它脚边射个两三发恐吓一下？」

「要是打到它怎么办？那样会吃不完哟，而且也浪费子弹。」

「你也太穷人个性了吧！那不然，直接到那边怎么样？」

「看来也只有这么做呢……」

奇诺关上「长笛」的保险后站了起来，然后背着它把原本铺着的帐篷卷起来并绑在汉密斯的载货架上。

然后，就在奇诺准备跨上汉密斯的那一瞬间。

「等一下！」

汉密斯惊慌大叫，奇诺立刻把「长笛」移到身体前面。

「是人类？还是猛兽？」

奇诺问道，但汉密斯的答复却完全不搭轧。

「都不是，你没感觉到吗？有震动从远方不断接近。」

「震动？」

奇诺不解地歪住头，接着左顾右盼。

然后--



特别收录 「各式各样的故事」

-a Beautiful Dreamer-

(初次出现在PS2「奇诺の旅II」同捆特典Special Booklet)

有个奇诺独自在某个地方。

她穿着棕色大衣跟黑色夹克，腰际悬挂着大口径的左轮手枪，怎么看都是货真价实的奇诺。

「好了汉密斯，我们到什么地方走走吧。」

「你说『到什么地方走走』，但这里就这么一条路耶！」

有个汉密斯在奇诺的身旁说道，奇诺语气干脆地回答：

「就算是那样，总觉得边看地平线边试着讲那种话，就很有旅行者的气氛呢。」

「那个『气氛』是指什么？」

「就是我也看起来像个旅行者啊。」

「你不就是旅行者吗？」

「好了，到什么地方走走吧……反正路可以自由选择呢。」

「不是啦，这里就这么一条路哟。因为我们是从东边来的，所以是前往的方向是西边。」

「就是算那样，总觉得那么说很有旅行者的气氛呢。」

「刚刚就问过你，那个『气氛』是指什么啊？」

「就是我也很像个旅行者的意思。」

「不是说过你就是个旅行者啊！」

当这个奇诺跟这辆摩托车进行毫无意义的对话时，有个师父正好走过来。她乌溜溜的长发随风飘扬，做着高雅的打扮，腰际悬挂着左轮手枪。还有个长相俊俏，以下省略的男子也跟随在旁。

「搭档这种事很酷，好歹也让我当你的伙伴什么的……」

但是那个师父并没有答应。

「你好，旅行者。」

师父看着奇诺跟汉密斯如此说道。

「你好，我叫奇诺，这是我的伙伴汉密斯。」

「我是师父，他是搬行李的。」

师父如此说道。搬行李的虽然有发了什么牢骚，但听不到他的声音。

「能够在这种地方遇见其他旅行者，也算很难得呢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何不一起旅行一阵子呢？」

「赞成，虽然我对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确定以前并没有见过你。」

于是两个人、一辆摩托车跟搬行李的，就这么一起旅行了。

真是可喜可贺啊！

「感情融洽之国」

-Born be a Dictator-

一辆摩托车跟师父的黄色以下省略的车子，奔驰在草原的道路上。这是一条没什么交通号志，路旁也没有堆积垃圾的整洁道路。

晴朗的天空不仅看得见太阳，也看得见白色的浮云。妮妙的飞机跟战车在飞翔。妮妙则在浩瀚的天空大叫：

「我是正确的！」

战车则自顾自地念念有词说：

「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」

奇诺跟师父则一面并行一面交谈。

「师父你这个名字好有趣哦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」

「你佩带了一挺不错的说服者呢。」

「是啊，因为我是奇诺啊。」

「说服者果然还是要大口径比较好，要是像竹枪那样可就完全没用呢。」

「因为我是人类啊。」

「我也有跟你一模一样的说服者，你的是在哪里得手的？」

「每天每天早上，汉密斯都不肯早起，实在有够伤脑筋呢。」

不久，终于看到一个国家了。因为他们是旅行者，所以就准备入境。

「你们好，旅行者。」

一走进那个国家，百姓便如此说道，还挂着满脸的笑容。

这是个小国家。国内看起来非常平静又稳定，似乎是个和平的国家。所到之处遇到的人们，都以悠哉的笑容欢迎旅行者。

「就目前来看，是个相当不错的国家呢。」

搬行李的说道。

不久，奇诺与师父与汉密斯与搬行李的，受到国长邀请一起共度晚餐。既然能吃到免费的豪华大餐，这群人根本就没有理由不去。

他们被带到宽敞的宴会场，坐在上座且高龄九十岁，步履蹒跚的老爷爷竟然是国长。他隔壁并排坐着年纪差不多的人，也代表他们都是担任国内要职的人们。

接下来有许多人开心在用餐。

「这国家的人都好和蔼可亲呢。」

搬行李的说道。

「那正是我国最感到自豪的地方。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，有什么好争的呢？和睦相处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--各位愿不愿意居住在这么棒的国家呢？」

国长笑开了脸，邀请大家定居在此。但师父跟搬行李的，都以「定居下来的话就不是旅行者」的理由婉拒。

「平静又和乐融融的国家是有其好处，但旅行却能安抚暴躁的情绪。」

师父忘记所谓「口头上的应酬」这档事。

这时候搬行李的他旁边坐着这国家某个中年男子，一看到送上来的料理（烤鸡）之后，便要求服务生说：

「这烤得有点焦，可以帮我换掉吗？」

结果国长立刻站起来反驳他：

「那样的焦度才好吃呢！」

然后说：

「你破坏了和睦的气氛，必须处死刑。」

听到国长这么说的中年男子，脸色整个苍白，拼命道歉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」。但是国长完全充耳不闻，大家也都冷眼以待。然后在旅行者们满是不可思议的注视下，中年男子被一群看似警官的人拉出去。

「不要啊--！拜托不要处我死--」

他消失在房间外面，约莫三十秒钟--

砰！

就传来一声枪响。

警官回来传达已经顺利处决那名男子的消息。

「抱歉让各位旅行者看到如此不堪的场面。」

国长向大家道歉。而奇诺跟师父跟搬行李的跟汉密斯，都没什么特别反应地坐着。国长开始向大家解释：

「这个国家为了大家都能够和睦地过生活，因此国长的命令是绝对的。国长必须严格监看是否有任何打斗或争执。也绝不允许有任何造成争执原因的不同意见出现。」

师父轻松地回答「原来如此」。

「不过，忘了愚蠢人类的事情，好好享受晚餐吧。」

然后国长把切得大块的鸡肉送进嘴巴，正当他享受这些美食又咬又喝的时候--

「唔！」

国长的脸色大变。变得苍白还痛苦地挣扎，接着就整个人「啪哒」地往后倒。周遭人们上前关心也无法改变这个悲剧。

「死掉了……是窒息死亡……」

想不到国长就这样暴毙了，然后他的遗体被担架抬走搬到屋外。

「那么，下一任的国长由我--」

旁边跟国长年龄相当的男性站了起来，并干脆地如此宣布。在场没有人持反对意见。

「旅行者，我是下一任的国长，请多多指教。」

「知道了--话说回来，你们是以什么基准决定国长的？」

奇诺问道。

「是年龄。在这个国家，最年长的人就接任国长的位子。然后国长的命令是绝对不可反抗。早出生个一分钟一秒钟的人就是绝对伟大，年少者要绝对服从年长者。那是大自然的法则--对了各位，要不要重新考虑看看？成为这个了不起的国家的居民怎么样？」

奇诺跟师父跟汉密斯跟搬行李的，在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之后便离开这个国家。

并且留下了「谢谢各位的款待」这句话。

「赋予之国」

-Give and Take-

奇诺跟师父跟汉密斯跟搬行李的，抵达了其他国家。途中曾遇到山贼的袭击，但是他们以秒杀的速度就全摆平，还赚到不少钱。但因为不好玩就跳过不说了。

接着，在那个国家的城门，审查官说道：

「请在这里签名。」

奇诺则问「签什么名？」

「就是『如果在国内因意外死亡，就必须捐出器官』的同意书哟。这是全国国民的义务，连访客也必须签署。」

奇诺露出「不懂那是什么意味」的表情。

「由于刚死去的人的心脏与内脏都还可以使用，就能够把那些器官移植给受到疾病折磨的人并救回他的命哟。」

师父如此解释给她听，这让奇诺非常佩服。

两个人与搬行李的纷纷说「反正只要不死就好」、「真的挂了的话，要怎样都随便啦」，然后就签下同意书入境了。

这是入境没有多久的事情。奇诺心想「接下来要往哪里走」，而在广场看地图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辆卡车以极猛的速度冲过来。这时候师父比奇诺还迅速地拔出腰际的左轮手枪，并且开枪射击。只见轮胎被打飞，卡车没有撞到奇诺并翻倒在路上。有个男人从玻璃破碎的驾驶座被甩出来，他头部撞击到水泥地并且发出刺耳的声音之后，就动也不动了。

「好危险哦～」

「是啊，师父真是谢谢你。」

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的搬行李的，难得开口说：

「不过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我只觉得那辆卡车，是故意朝我冲过来耶。」

接着有人群围在男子四周，而似乎变成尸体的男子，不久就迅速被抬离现场。

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」

师父也满是疑问，于是找了附近一个看热闹的民众询问。

「喔～你说那个是吗？那位旅行者刚好很幸运呢。」

「你说『很幸运』，是吗？」

奇诺问道，汉密斯则进一步地问「什么很幸运啊？」

「就是年龄跟体型啊。你们入境的时候都签了万一死亡就提供器官的同意书对吧？因此，你们必须保持在这个国家，随时会被追杀的警觉哟！」

「你的意思是--会杀死某人，以便让他提供器官是吗？」

「不然咧？人只要心爱的人面临濒死的状况，任谁都会那么做哟！」

「因此那个驾驶……」

「是的，可能是他的女儿或儿子正在等器官移植吧？不过，今天他似乎变成捐赠者了呢--其他像是交通事故频传的周休二日，对等待器官的人来说可是快乐的周末哟。总之请你们在这个国家，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杀，而成为救某人一命的器官捐赠者。不过旅行者自我防卫的工夫都很好，应该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啦！」

如此回答的男子，小心翼翼注意四周之后便离开了。

后来在停留的那三天，奇诺共计被追杀两次，师父也两次，搬行李的则是一次。

「真是的～」

汉密斯倒是被偷了两次把手，轮胎五次，车体则是三次。

然后--

「其实还挺好玩的呢，师父。」

「就是说啊。」

奇诺跟师父跟汉密斯跟搬行李的，出境离开了这个国家。

「闪耀之国」

-Creators-

接下来奇诺与师父与汉密斯与以下省略进入的--

「太过分了啦！」

接下来奇诺与师父与汉密斯与搬行李的进入的，是一个普通的国家。

无论规模、技术发展的状况、国家富庶的程度，都是很常见的普通国家。换个方式形容的话，就是一个无聊的国家。

「偶尔到这种没什么怪癖的国家也不错呢，奇诺。」

「颇有同感。这次我们好好享受入境的乐趣吧，师父。」

然后就在他们找到一家饭店，在大厅边喝茶边休息的时候。

「欢迎来到我国，你们一定很高兴来到这么棒的国家吧？」

这个国家的人如此说道。仔细一看，发现已经被不分男女老幼的一群人团团围住，他们全部都气喘吁吁的。

「我国是这个世界最棒的国家！」「没错！」「一点也没错哟！」

这群人都自信满满的，但奇诺跟师父跟汉密斯跟搬行李的，似乎没有感动的样子。只是适当又毫无诚意地回答「这个嘛～」或「是吗？」

「啊啊，刚抵达的旅行者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优点呢--好吧，让我们好好告诉你们吧。」

大家心想「大可不必吧」或「又没有拜托你们说」，但还是默默不说话。

于是他们便开始叙述，首先是「这国家的历史很了不起哦」。

「我国的历史有一万年以上！当其他国家的人们还使用石头，过着野蛮生活的时候，我国已经有了不起的文明呢！」

然后又这么说，「现在全世界的伟大发明与发现，几乎都是来自这个国家」。

「这些伟大的发明、发现，都是因为我国太优秀而得以成就。像是车轮、铁器、科学、文化，全都是我国创造的！就连旅行者们的说服者，也是在六百年前由我们锻造出来的！像汽车引擎，是一百二十年前我国的天才制造的！头上戴的帽子，也是我国的发明！想到鞋子附上鞋带的，也是我国！所有的艺术都是诞生自我国！开发刀子的，也是我国！话说回来，发现把水煮沸就是热水的，也是我国！老实说我们很想针对每一项发明与发现收取使用费，但心胸宽大的我国则免费让未开发的邻国使用。因此，这个世界才得以进化到这个程度呢！就算全世界低头在地面摩擦上百次，向我国流泪感谢都不够呢！」

汉密斯对那群得意地自吹自擂的人们如此询问：

「请问，有什么证据吗？」

「当然有！」

他们回答得很光明磊落。这些国民极为理所当然，以仿佛回答绝对正确之事的态度说道：

「这些记录将记载在世界历史里。将仔细记载在『全世界大历史事典』，与记载世界的发明、发现之事物的『全世界大发明发现辞典』里！记载在那些书籍里面的事物全都经过证明，没有任何疑问！只要阅读这些书籍，无论是怎么难以置信的事情都不得不相信呢！」

后来特地运送到国人面前的，是厚得离谱又装订豪华的两本辞典。

奇诺问，既然这样的话……

「这本『全世界大历史事典』与『全世界大发明发现辞典』，是谁编写的？」

这个国家的人们以刚才自信满满的态度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

「当然是我国！--这还用说吗？」

「出卖的国家」

-Sales Talk-

正当奇诺与师父与汉密斯与搬行李的旅行的时候，西兹他人则是在草原。陆也跟他在一起，他们乘坐在越野车上。

越野车上面，还坐了一个总是沉默寡言、不晓得心里在想些什么的白发少女，她是蒂。

「哎呀，是奇诺跟汉密斯。」

西兹出声打招呼，奇诺也点头回应说：

「好久不见了呢，陆。还有它的饲主。」

西兹当下好受伤，整个人几乎站不稳。

「我叫西兹！我叫西兹！我叫西兹！我叫西兹！我叫西兹！」

奇诺完全没有理会毛衣男，然后向陆介绍师父跟搬行李的男子给他认识。汉密斯如狂风暴雨般地咒骂陆，陆也用狂风暴雨般的咒骂回

应。

「他们俩的感情真好呢。」

师父如此说道。

「唉……」

西兹叹了一口气，总觉得他好像比之前见面的时候还要疲累。

「怎么了你？脸色很难看呢。」

奇诺原则上问了一下，西兹回答说：

「其实从不久前我就觉得右肩很重，也觉得头沉沉的，而这些症状都没有痊愈。开车的时候整个人觉得不太对劲，感觉很难过呢。」

「会不会是你挥刀用力过猛啊？」

「我也曾那么想过，因此做好一阵子控制力道的训练，但还是治不好呢。」

西兹如此说道，并陷入长考「怎么会这样呢？」陆也不知道原因而举手投降，至于蒂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则是不发一语地站在旁边。

「这很简单哟！」

搬行李的男子，从黄色车子走下来并说道：

「毛衣老兄，你是否认识穿着紫色衣服还绑了两根辫子的女孩呢？」

西兹回答「咦？」并回想着。

「很久以前，我曾见过那样的女孩……」

「没错吧？而那个女孩，已经死了对吧？」

搬行李的看起来很开心，西兹则是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

「你说的没错……但你怎么知道呢？」

「你问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得见啊！」

「看得见什么？」

奇诺问道，搬行李的自信满满地回答：

「就是坐在毛衣老兄的右肩，还满脸笑容靠在他头部的那个女孩的灵魂。那女孩非常喜欢老兄你，所以就附--」

就附在你身上。搬行李的还没有把话讲完，就已经被师父打得满头包。她使出右拳、左直拳、膝撞、脚跟下压。最后还动用到椅子的凶器攻击。当然同时也伴随了「啊呜！咿耶！唔呀！咕耶！」等等惨叫声。天哪~实在有够惨。

「那么我告辞了。」

师父把打趴在地上的搬行李的丢进车里，留下一句「再见」就像子弹一样地离开。黄色车子的速度有时候乱快一把的，然后就不见踪影了。

那么留在现场的，只剩下西兹一行人与越野车，以及奇诺与汉密斯。

「能够知道原因真是太好了呢。」

奇诺如此说道。

「我才不相信什么幽灵呢！」

西兹一点都不高兴。即使那样，他还是发动越野车的引擎并说「那么到下一个国家吧」。奇诺则骑着汉密斯慢慢地跟在越野车后面。

很快就看到下一个国家的城墙。

「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国家呢？」

奇诺一这么说，西兹便回答：

「会是什么样的国家呢？只希望那个国家的居民很喜欢自己的国家，也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很自豪。那样的国家一定是个好国家。要是能选上那种国家，也是我的幸福呢。」

接着入境没多久，奇诺与汉密斯及疲惫的西兹一行人，被这国家的人们团团围住。

「我们是这国家的政治家！是透过选举被国民选出来的！」

有男也有女的团体如此说道，然后突然询问奇诺与西兹：

「话说回来，你们会在我国发动战争吗？」

正当两人感到不解的时候，他们又补充说明：

「如果旅行者你们以国外军队的身分向这个国家宣战，这国家将立刻投降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「这是为什么呢？」

西兹与奇诺问道。

「因为！『国家基本法』明订这个国家不能战争。战争的话就会有人牺牲，那是一种邪恶，是不对的做法。所以我们永远不碰战争，没有设置军队也是这个国家的理念。很棒吧？真的很棒对不对？」

「然后呢？」「你们的意思是？」

「所以！旅行者如果你们宣战，这个国家就马上投降。不一会儿这个国家就被你们占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国家是属于旅行者你们的！」

奇诺说：

「原来如此--那我明白了，但是我不需要这个国家。我只想单纯停留一下而已。」

这国家的人们笑着说：

「我们也知道你应该会明白。眼前我们有个提案，如果旅行者你们在今天占领这个国家，我们会负责处理麻烦的政治工作。统治者只要悠哉接受那个职位就好。只要在这里设立户籍，要再出去旅行都没关系！留在国内的我们会代理统治者做好我们的职务！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！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」

西兹满脸疲惫地沉默不语。

「你打算怎么办呢，西兹少爷？--这个国家，是否适合我们居住呢？」

陆如此问道，看了一下这国家那些满脸兴奋等待答复的人们，西兹只说了一句话：

「我们离开吧。」

他只这么说而已。

「啊，请等一下啦--」

无视紧追在后的人们，西兹一面抚摸右肩一面坐进越野车。他发动引擎，不一会儿就离开了。

汉密斯问奇诺「怎么办？」，奇诺觉得不好玩便出境离开这个国家。

一离开这个国家，西兹的越野车停在草原上，似乎在思考该往哪里去。

「嗨~奇诺，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呢？」

西兹难为情地问道。

「我哪知啊，笨蛋！你要走的路你自己选择！人不都是那样吗？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？你往下仔细看！你不是有一双了不起的脚吗？就靠它走哟！无论多辛苦的道路！迎面而来的风多刺骨！都要朝着目标往前进！用你自己的意志！命令你的灵魂那么做！--奇诺心里是那么想的哟。」

汉密斯答道。这时候奇诺敲了一下汉密斯的油箱。

「好痛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，毕竟我并不是神。」

「说的也是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……我再找其他地方……」

西兹叹了一口气。然后，忽然间往左边看，坐在那儿的蒂--

「…………」

不发一语地抬头往西兹的右肩那边看，抬头一直盯着看。

「什么都没看到哟，不要一直在意哟。」

西兹虽然这么说，蒂还是盯着那边看。她绿色的眼睛一直看，看了好久。

「…………」

后来没发出声音地动嘴巴。她面无表情，并又重复一遍。仿佛在跟某人说话似的。

「怎么了吗？」

西兹讶异地问道。

「真的在。」

蒂喃喃地回答。

「什么？不，你说谁啊？」

西兹满脸不可思议地询问，蒂则凝视着西兹回答：

「在你肩膀的女生，说『我一直很喜欢西兹少爷』。」

奇诺跟西兹跟陆跟汉密斯--

「…………」

就像蒂那样地沉默不语。

过了好一会儿。

「这个嘛……不治愈也没关系啦！」

西兹如此说道。

「都会之国」

-Don't stop Us ! -

奇诺与汉密斯和西兹等人分道扬镳后，行驶在草原的道路上。

不久，发现路上有零零落落的尸体。那些都是被野生动物吃过的人类白骨尸体。

「这是什么啊？慈善事业吗？」

「……是自然葬吗？」

「对，就是那个！」

那么说的汉密斯又沉默了。

「太严肃了啦。」

奇诺说道。

不过还是持续看到尸体，而且数量不断窜升。等到好不容易没再看到的时候，已经慢慢看见国家的城墙了。

这是一个大国，入境审查完全自动化。一走进这个国家，放眼望去是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，磁浮艇（注：＝「磁浮交通工具」。指的是磁浮车辆。）飞来飞去的，广告塔则飘浮在天空，火车则在高架桥上来回穿梭。

路上的行人也多，看得出来是人口众多，人口密度也高的国家。

奇诺不露痕迹地停留在这国家，但毕竟这国家的人们，穿着打扮都比自己还要漂亮。

「国外是长什么样子啊？」

或是--

「旅行生活是什么样啊？」

许多人纷纷询问她问题。

不一会儿过了三天，出境的时候到了。出境的时候城门有审查官驻守，于是奇诺针对外头有许多尸体的事情询问他。

「啊啊，那些都是这国家的人哟。」

「果真是自然葬？」

汉密斯问道，不过审查官回答「并不是」。

「他们--都是旅行者。」

「什么？」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这个国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是个交通进步的国家。因此有不少人对旅行、野外生活充满了向往。那些人总觉得都会生活并不好，于是在向往户外生活的情况下出外旅行。」

「可是，大家都死在距离自己国家相当近的地方耶。」

奇诺如此说道。

「那是当然哟。这个国家的人一直生长在文明之中，怎么可能适应野外生活呢？或许你们并不相信，那些离开国家的人连怎么升火都不知道哟！不仅如此，连怎么辨别东西南北都不知道，像我也不知道呢。就连旅行装备也没有准备齐全，应该说他们连必须带什么都不知道。在那种状态下，只靠向往就离开国家的话，猜猜看会有什么下场？」

「那当然是，死路一条。」

汉密斯说道。

「没错吧？所以他们很快都曝尸路旁。一旦看不见国家，连怎么走回来都不知道。」

「那么，国家何不禁止人民旅行呢？」

奇诺问道。

「国家当然可以那么做，但那样就无法减少人口啊。就如同自己搭乘的列车，如果途中越多人下车，那当然最好啰，因为就有空位可坐。」

审查官如此回答。

奇诺与汉密斯奔驰在草原上。

「那么~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，汉密斯？」

「那么~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，奇诺--虽然我很想这么说，但已经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哟！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奇诺问道，汉密斯要她往后看。

「往后看？」

奇诺回头一看。

「哇啊！」

那儿有许多景象。移动的国家以猛烈的速度到处移动，还压扁其他国家、战车「轰隆隆」地射击大炮、有青年正在描绘那个情景、妮妙的飞机以编制队形翻筋斗、师父威胁商人卷走大笔金钱、西兹正在挥刀练习、蒂拔着陆的毛，害它痛得要命、伊妮德挖着埋伏攻击用的洞穴、卖氢弹的店家排着长长的人龙、高塔正慢慢崩塌。

「这什么跟什么啊？怎么会这么乱七八糟的呢，汉密斯！」

「有什么关系呢，奇诺。反正这是梦。」

「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，汉密斯？」

「这是梦，你差不多该醒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差不多该醒了哟。该醒了--该醒了--该醒了--该醒了--」

* * *

然后少女，边哭边睁开眼睛。

「奇怪……？这里是什么地方……？」

少女喃喃说道。那儿是自己平常使用的房间，然后跟往日一样迎接熟悉的早晨。

「啊，什么嘛？原来是梦？」

于是少女下床，在日历上做个记号。接着下楼到餐厅，父母亲正笑脸盈盈地迎接她，桌上则摆了早餐。

「我作了一个好奇怪的梦。」

少女如此说道。爸爸「是吗？」地说道，妈妈则「天哪～」地说道。

「那个梦很奇怪--我觉得既开心又害怕又喜悦又难过又悲伤又幸福又很不可思议，可是--」

「可是什么？」「可是什么？」

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个梦的内容呢。」

「是吗？」「是吗？」

少女开口问：

「对了--爸爸妈妈曾作过那种『梦』吗？」

母亲笑着摇摇头，父亲则用温柔的语气回答她：

「大人啊，是不会作梦哟。」

然后隔月，少女迎接她十二岁的生日。


大家好，我是黑星紅白。
這次的插畫
我也畫得很開心！
感謝大家
長久以來的支持。
為了報答各位的愛護，
我畫了露出
最棒笑臉的蒂呦。
KURO
2009/10/01

后记

-Preface-

纪念第十三集出书！

「后记特别企划」向时雨泽惠一提问吧！

编辑部「为什么要搞问与答呢？」

时雨泽「开始了吗？因为读者来信有问我一些问题，不久前在图书馆演讲的时候，也有些问题没有答完，而我自己又没有部落格。虽然在《学园奇诺2》曾以同样的理由稍微弄过这样的后记，但我觉得在本篇《奇诺の旅》也该做一次吧。It's Special！」

编辑部「你说『特别企划』，但你的『后记』都很普通耶？」

时雨泽「那个是那个，这个是这个。NORESORE。」

编辑部「『NORESORE』是啥东东啊？」

时雨泽「是星鳗的幼鱼。正确说的话是幼生鳗鱼（Leptocephalus=柳叶鳗），身体扁平透明。在回转寿司的军舰寿司偶尔看得到。它的口感很滑溜，味道有点甜，很不错吃呢。」

编辑部「……那么，你说的『NORESORE』跟『后记』又有什么关系？」

时雨泽「没什么特别的关系！」

编辑部「…………那么，可以开始正式问问题了吗？」

时雨泽「放马过来吧--！」

编辑部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是本名吗？还是笔名？」

时雨泽「时雨泽惠一。那当然是笔名。如果日本人里有谁叫做『时雨泽=しぐれさわ（ざわ）』，还请多多见谅。我跟你可是一点血缘也没有。」

编辑部「你在班上并不是很受欢迎吧？」

时雨泽「你说『并不是很受欢迎吧？』这是什么意思啊！请不要劈头就用否定的问法好吗？话说回来，第二个问题就问这个是怎样？拜托不要问这种好像看穿人的问题好吗？虽然我的确不受欢迎啦……」

编辑部「请问你笔名的由来？」

时雨泽「时雨泽是取自SIG SAUER这个枪械厂商的名字。惠一是取自某漫画的人物名，但汉字并不同（注：取自《幸运女神》里的萤一，日文读法都是keiichi）。这都是在写投稿作品的时候，因为没时间想而随便取的笔名，不过现在很喜欢这个笔名。顺便一提，这跟我的本名完全不一样。连一个相同的字都没有，因为我希望变成另一个人的身分。」

编辑部「那请问你的本名是？」

时雨泽「艾德华·似乌·方布伦三世。」

编辑部「绝对没错哦？那我以后就叫你『艾德』哦？」

时雨泽「对不起，本名是秘密。接下来我会跟往常一样正经回答的。」

编辑部「跟往常一样？」

时雨泽「订正。我会偶尔正经、乖乖回答的。然后目前的答复，都是二〇〇九年这个时候的。将来很可能会有变动，还请大家见谅。」

编辑部「请问你的出生年月日？血型？性别？」

时雨泽「一九七二年出生，月日是秘密。A+，应该是男人没错。」

编辑部「结婚了吗？」

时雨泽「连一次都还没有过，目前也没那个预定跟计划。不过倒是想稍微试试离婚的感觉呢。」

编辑部「为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我听说只要离婚，男人就会变自由！」

编辑部「你是白痴吧？」

时雨泽「请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跟大家说。」

编辑部「身体的小档案呢？」

时雨泽「身高是一七七公分。小学虽然很矮，但是国中的时候却在一年内拉高了十公分。所以制服总是短短的，害我对过去只有很糗的回忆。

至于体重，最近都在七十五公斤到八十公斤之间跑来跑去的。由于我害怕会罹患成人病，希望能减到刚好七十公斤左右。顺便一提，我最胖曾重达九十五公斤。是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变胖的。

我的视力很糟糕。没戴眼镜的话，连近在眼前的人是谁都不知道。虽然有隐形眼镜，但觉得戴上跟取下都很麻烦，所以都没用。我比较喜欢就算打盹也能戴着睡觉的眼镜。」

编辑部「有什么宿疾吗？」

时雨泽「基本上我很健康，几乎很少找医生。顶多每年感冒个一次吧？不过~今年我的头曾经被生牛肝K得七荤八素的……

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就是每天敲键盘导致我两手都腱鞘炎，这算是慢性疼痛。所以我固定会去做个按摩。至于腰痛，多亏有优秀的『RECARO』的椅子，因此并没有腰痛的毛病。十多年前曾有过『椎间板突出症』，因此搬重物或冬天的时候我都会很小心。」

编辑部「你比较怕热还是怕冷？」

时雨泽「当然是『热』！要是太热的话，就觉得脑袋好像被丢进热汤里煮，根本就无法思考事情。由于我很爱吹冷风，如果跟别人待在同一个房间，常常被抱怨『太冷了！』

冷的话只要穿衣服就可以了，这还满容易解决的。不过我曾在美国经历过零下四十度的低温，我可不想再遇到那种事。那根本可以说是『暴力』，总觉得从宿舍走到学生餐厅会有生命危险。」

编辑部「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烦恼的地方吗？」

时雨泽「除了体重以外，就是耳朵。我的个性很神经质，所以听力特别好，常常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，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扰。不是在旅行目的地的饭店，被冰箱或空调的声音吵到无法成眠。就是去唱KTV或听演唱会的时候，耳朵跟头被声音震得痛得要命。不然就是听到不想听到的别人的轻声呢喃。可是变重听的话也很烦恼。」

编辑部「喜欢的食物跟讨厌的食物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喜欢的食物没有别的，就是握寿司！我很庆幸自己生在日本。像腮边肉、纵带鲹、金眼鲷、鲭鱼、鲔鱼、鲑鱼等等都很喜欢。我也很爱吃生鱼片。

其他像是咖喱饭、拉面等等，这都还算喜欢。定食的话就是日式炸鸡、南蛮鸡、薑烧猪肉等等。小时候我超爱吃泡面的，但最近喜好似乎改变，已经几乎没吃了。

至于讨厌的食物，以日本普遍吃得到的食物来说，应该是找不到『绝对不吃』的东西。不过，我不会主动买纳豆来吃（小时候超爱吃）。鱼汤跟烤鱼虽然很爱它的味道，但觉得要挑鱼刺很麻烦，所以就不会去碰。」

编辑部「喜欢的饮料跟讨厌的饮料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平常我都喝矿泉水，吃饭的时候主要是喝乌龙茶。碳酸饮料就是Dr.Pepper跟沙士，这些在日本被当成『奇怪的饮料』，但我就是爱喝。

至于说不上讨厌但不敢喝的，就是咖啡。黑咖啡我根本没办法喝。就算对方送上很好的咖啡，我也会拼命加砂糖跟奶精。然后我有点怕喝热的，因此热饮都是等凉了以后才喝。

以前我很爱喝牛奶，国中时期曾经一口气干掉一公升装的牛奶，但现在肠胃变得不好就没办法喝，让我觉得很遗憾。」

编辑部「你喝酒吗？」

时雨泽「最近这几年，除了神社的御神酒，否则我滴酒不沾。学生时代会稍微喝一些，但我本来就不敢碰酒精类的东西，所以就是无法爱上它。后来应该都不曾喝过吧？顺便一提，我这辈子还不曾有过宿醉的经验。」

编辑部「你抽烟吗？」

时雨泽「打从我出生以来不曾抽过一根烟。因为有不抽的理由，往后应该也不会抽烟。若有人在狭窄的房间里抽烟我就会头痛，所以要我跟老烟枪住在一块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吧。」

编辑部「你的兴趣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动画、漫画、骑摩托车兜风、开车兜风、玩相机、摄影、枪、与军事相关的事物、潜水、旅行、唱KTV等等。我的兴趣实在太多了，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再增加呢。」

编辑部「其中维持最久的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应该是动画吧？我从国二的时候就对作品及作者感兴趣，还看了许多作品。若没有动画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」

编辑部「你看电视吗？喜欢什么样的电视节目？」

时雨泽「老实说，最近很少看。现在我工作室里并没有摆电视机，我看最多的节目当然是动画。因为能带给我很大的帮助，所以会尽量抽出时间看。虽然要我全部网罗下来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每季有新的动画开播，我就很期待呢。」

编辑部「你看书吗？」

时雨泽「看是看，但没有很多。尤其这几年又变得更少看了，虽然我觉得自己这样子不行。」

编辑部「哪些书在你过去的人生中留下强烈的印象？请列举五本，撇开你本身执笔的不算。」

时雨泽「《大空のサムライ（天空的武士）》（著·坂井三郎）--是零战飞行员坂井氏的空战纪录。我小学在图书馆看的，是当时让我深受感动的一本书。给了我『人不到最后绝不可以放弃』的启示。

《ヅョン万次郎の冒险（约翰万次郎的冒险）》（作者名不详）--是描写某个男子在江户末期漂流到美国的故事。我有印象当时早上忽然拿起来看，结果上小学还迟到呢。只是没想到自己也在十年后去了美国。

《罗德斯岛战记》（著·水野良）--这是不容多说的人气系列作品。不仅是我高中时期最爱的作品，也是促成我后来立志写轻小说（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呢）的契机。

《ブギーポップは笑わない（幻影死神）》（著·上远野浩平）--这也是人气系列作品。是促成我强烈意识到「电击文库」小说的契机。若没有这部作品，我应该不会投稿电击文库呢。

《教科书》--我把过去读过的教科书全统一归纳在此。小时候坚信『教科书上写的知识都没有错误』，不过在许多意义上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。」

编辑部「这一年里呢？」

时雨泽「《最强の狙击手（最强的狙击手）》（著·Albrecht Wacker 译·中村康之）--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东部战线作战的德军狙击兵纪录。不仅战斗的情景，连虐杀、拷问俘虏等等所有惨状全都描述出来。甚至还刊载数量相当多的战场尸体照，是一本非常悲壮的书。很适合当描述战场的资料，推荐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，但保证看过以后心情会变差。」

编辑部「哪些电影在你过去的人生中留下强烈的印象？请列举五部。」

时雨泽「『罗马假期』--这是世界名作。无言的最后一幕让人看得很难过。若是以即使没有两人结为连理的快乐结局，也能够创造美丽故事的意义来说，是值得参考的一部电影。也是《学园奇诺3》基本的题材。

『天空之城』--宫崎骏导演的作品里面，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一部。女主角希达是我在青春期超萌的动画角色。我在报纸广告得知即将上映的消息，看过电影的大荧幕之后深深被感动。从此以后为了掌握相关情报，而养成买动画杂志的习惯。这也是我变成阿宅的大转机。

『终极警探』--脚本很完成的一出电影。正如各方所赞扬的，从没看过有这么一部作品，能够从中学会如何突显角色、伏笔的张力及剧情的收线。立志当作家但还没看过的人，就当作是被我拐一次，务必看看哦。

『阿玛迪斯』--努力者萨列瑞与天才莫札特的故事。什么是才华？有了它就会幸福吗？是每每让我审思的作品。片长较长的『导演剪接版』于二〇〇二年推出，让我感到惊奇连连，连没看过的人务必看看。

『机动警察剧场版』--这一部的伏笔跟脚本也都很棒。是我写动作长篇作品时的范本。大学时代我看到连台词都可以背下来，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这部作品。」

编辑部「这一年里呢？」

时雨泽「『黑暗骑士』--蝙蝠侠最新续集。我对美国漫画并不是很熟，过去也很少看《蝙蝠侠》，不过这部电影的脚本、导演、影像

都非常棒。」

编辑部「哪些游戏在你过去的人生中留下强烈的印象？请列举五种。」

时雨泽「『人生游戏』--这是桌上游戏。若悠哉地玩，可以感受到童心跟人生严肃之处的绝品。我曾经误以为『这套游戏会很受小孩子欢迎』呢。

『对对翻』--就是扑克牌配对游戏。小时候我最会玩这个了，还被夸奖『你记忆力好好哦』。是启发我『记住什么』那种快感的游戏。

『宇宙巡航舰』--是射击游戏。国中时期我每天都玩MSX版，也因此导致视力急剧恶化，之后就过着离不开眼镜的生活。不过真的很好玩。是让我抱持『虽然很难，但不断挑战要破关』这种想法的游戏。不过我还是打得不是很好啦。

『伊苏国物语Ⅱ』--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至今还被重制贩售的怪物游戏。高中时期的我没有PC，所以是到朋友家玩的。我很萌在OP回头的女主角莉莉亚。其实《莉莉亚&特雷兹》的莉莉亚，那个名字就是来自于这里。我十几年前就想过总有一天会用这个名字。

『空战奇兵』--我在PS先玩过，之后就尽可能去追它后来出的系列。就连我会买PS2，也是为了玩这个游戏。一度破关后就什么也不攻击，在空中轻飘飘地飞来飞去，那也挺好玩的。」

编辑部「这一年里呢？」

时雨泽「这一年没有任何破关的游戏……呵呵呵。」

编辑部「哪些电视动画在你过去的人生中留下强烈的印象？请列举五部。」

时雨泽「『机动战士钢弹』--也就是初代钢弹。小学的时候没有一个男生没看呢。我还做过钢弹的模型，虽然做得很烂啦。我超爱这部动画。

『银河铁道999』--因为没有钱买漫画，所以是从电视动画开始接触的。旅行、枪械、个人的世界观等等，根本就是《奇诺の旅》最大的范本。

『鲁邦三世（第二季）』--是电视动画第二弹。总之常常在重播，电视上经常播映。活泼又多样化的脚本等等，都让人非常期待呢。

『机甲战记DRAGONAR』--家里好不容易买了我梦想已久的录影机，这部是我第一次边录影边看完全部集数，非常值得纪念的动画。OP部分从真实的航空母舰发舰的画面，根本就电到我了。那成了我超爱有机翼的机器人的理由。

『新世纪福音战士』--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还托人从日本寄录影带给我看。虽然我并不完全喜欢EVA，却是印象深刻的名作。

然后是OAV版黎明期的杰作『幻梦战记』与『渥太利亚』。虽然不是电视动画，但也请容我把它们列举出来。这两部作品我都很喜欢，重复看了好几次呢。」

编辑部「这一年里呢？」

时雨泽「『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R2』--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间点是一年以内。它的脚本、演出等等，老实说让我学到不少东西。而最终话让剧情结束的高涨气氛，及美丽的画面都很令人赞赏。」

编辑部「哪些漫画在你过去的人生中留下强烈的印象？请列举五部。」

时雨泽「《哆啦A梦》（著·藤子·F·不二雄）--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，超爱做幻想道具这种事。甚至还把自己摆在哆啦A梦的世界，幻想各式各样的故事。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自己还能跟外甥讨论哆啦A梦，这真是很棒的事情。顺便一提，我最爱的是『作梦的枕头』那一话。

《时光巡逻队》（著·藤子·F·不二雄）--这也是藤子·F·不二雄大师的作品。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，觉得人相当容易丧命的严厉世界观很刺激，所以非常喜欢。对于这部作品，我也常常幻想如果自己是主角会怎么做，因此常常乐在其中。最近它出了完全版，我可是非常开心呢。

《できる·できないのひみつ（办得到与办不到的秘密）》（著·内山安二）--是众多的《学研漫画版秘密系列》之中头一次看的大杰

作。几年前我又买新的，现在就排在书架上。真希望能快点搭乘磁浮车呢。

《あおいちゃんパニック！》（著·竹本泉）--受到我姐的影响，我也很常看少女漫画。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买的少女漫画，当初觉得超丢脸的，而且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进书店。这是活泼开朗的SF喜剧作品，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改写（=意指模仿主题创作成新作品）的作品。强烈希望它能改编成动画。

《OZ》（著·树なつみ）--是近未来的SF。我在大学时代看的，被它充满张力的伏笔及漂亮的最后一幕感动，因此下定决心『希望把这个当做自己写轻小说的参考！』回想起当时，我还真的动手写了几行，但后来却以大受挫折收场。我也希望这部作品能改编成电视动画（虽然它的OAV版我也很喜欢啦）。」

编辑部「这一年里呢？」

时雨泽「《神之山巅》（著·谷口治郎）--是梦枕獏大师原作的山岳故事。是《灼眼的夏娜》的作家高桥弥七郎老师推荐我看的，老实说真的很好看。我还在当地的相机店发现到故事里的相机，于是把它买下来。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东西，但还能拍哟！只不过软片跟冲洗的费用颇贵的。」

编辑部「你好像很喜欢摩托车，至今骑过的摩托车有哪些？现在骑的是什么摩托车呢？」

时雨泽「我骑过的摩托车，也就是目前已经转手的车种，分别是山叶DT50与本田XLR250R。

DT是小型越野车。是我在二十岁的时候买的人生第一部交通工具，也让我学到相当多摩托车必要的知识。虽然曾摔过好几次车，但因为都是低速骑乘，所以并没有受伤。

XLR是我接下来买的两百五十cc越野车。这辆车我在一年内跑了一万公里以上，还满载着行李从北海道到京都，跑了许多地方旅行呢。没错，这辆摩托车造就了现在的我。

虽然现在我手上有好几辆摩托车，但主要骑乘的，是日本才进口没几辆的珍藏车（虽然没有人气也不是很昂贵）。如果写出车种名会很明显，就当作是秘密吧。

最近得手Super Cup 90，平常都当做在住家附近活动的交通工具，像是上银行或买东西等等。这样子就不需要开车，也变得轻松许多。希望有一天能骑着它出去兜风。」

编辑部「骑车至今曾遇过危险吗？」

时雨泽「我已经骑了十七年的摩托车，不曾发生过事故或违反交通规则，一次都没有。就连摔车，除非是林间道路或越野车路线，否则也没有过。

不过也曾发生过相当危险的状况。我曾因为过不了弯而飞出去两次、差点被岔路冲出来的小卡车撞飞一次、因此路面积雪而滑倒一次（下雪的时候千万不要骑摩托车哟……）、在高速公路上边骑车边打瞌睡一次、因为驾驶疏失而冲到对向车道一次。

最后的时候，还曾经有过『为了闪避危机，脑部运转速度变快，但周遭景色却以慢动作在跑』的切身经验。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很宝贵的经验，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，所以往后我还是会注意要安全驾驶。」

编辑部「回到工作的话题，觉得什么是执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呢？」

时雨泽「像是记笔记（以后再叙述）、电脑、文书处理软体、日语变换软体、辞典与同义词软体、防止腱鞘炎用的固定物，然后是用弄过来收集资料与收发电子邮件的网际网路环境。

只要这些全部备齐，无论在哪儿都能写作--我是想这么说啦，但再怎么样还是自己家里最能够静下心来。我那些作家朋友，有不少人会在家庭餐厅或咖啡厅里写作，但我就没办法了。像开始写《梅格&赛隆》第一集的时候，就曾经尝试在饭店里闭关一个星期。虽然花了不少昂贵的住宿费，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，不过之后就没再试过了。」

编辑部「出道以后的住处呢？现在的住处是？」

时雨泽「由于我正准备出道的时候就被家里赶出来，之后的那两年就住在房租三万五千元的小公寓里。那儿以前是学生宿舍，所以空调、冰箱及必需品都一应俱全，非常方便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浴缸小到不行。

后来我又搬到宽敞的公寓住了两年。虽然是郊外也很便宜，但因为是适合家庭住的房子，让我这个单身又足不出户的人总是觉得怪怪的。

我甚至还在专门租给家庭用的连排屋住了四年。这儿的环境住起来很舒适，但我东西多到放不下而变成可怕的魔窟，终于在去年搬到现在的透天厝。

住透天厝可就轻松多了。不仅能收纳大量的书籍，摩托车也能放在庭院，朋友还可以来家里住，这可帮了我很大的忙呢。又通称--『奇诺皇宫』。」

编辑部「执笔的时段是？」

时雨泽「之前我也曾提过，平常都是中午醒来以后。进展顺利的话，就会延续到深夜。若是到截稿前就不可能太悠哉了，只要是醒着的时候，全都是工作、工作。」

编辑部「执笔时都会注意的事情是？」

时雨泽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遵守交稿时间。无法遵守的话就无法出书了。

除此之外，就是想到的事情一定会做笔记，以及不用过度艰深的言词来表现。尤其是做笔记这件事很重要，无论多棒的创意一旦忘记的话，就失去它的意义了。」

编辑部「你都是怎么做笔记的？」

时雨泽「如果电脑就在眼前，那就直接记下来了。我有开构想用的资料夹，里面储存了不少东西呢。

如果在骑车，就把它录在录音笔里。除此之外的时候，我会利用手机传邮件给自己。因为它有防水功能，也是我洗澡时的重要良伴呢。没防水手机的人，推荐你们可以用潜水用的水中笔记本，是能够在水里书写文字的用品。

顺便一提，我会用手书写文字，只有在送宅配的时候填姓名地址跟签名而已，我的字迹相当丑，丑到连我自己都无法辨识。」

编辑部「故事人物的名字有它的由来吗？」

时雨泽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我就重点回答主要人物，以及还没在其他地方回答过的人物。

『奇诺』--是德语，意指『电影、电影院』。之前在德语课听到它的发音，就喜欢上这个名词。原本是在其他话的男性角色，这跟以前发表的是一样。

『汉密斯』--源自希腊神话的神祇。因为翻译的关系，觉得『汉密斯』比『荷米士』好听。

『西兹』--除了因为他是两个文字组成的，再来就是不知不觉就选这个名字了（各位读者对不起）。

『陆』--源自朋友饲养的狗。犬种、外观都一模一样。

『拉法』--是巴勒斯坦加萨地区某个城市名。从新闻得知这个地方之后，只觉得念起来不错听就采用了。没什么特殊的政治意义。

『蒂法娜（蒂）』--是墨西哥某个城市名。要让它跟拉法呈对比。

『艾莉森·威汀顿』--是直接引用我朋友他女儿的名字。然后是题外话，这女孩有个叫「安妮卡」的妹妹，知道自己的名字没有被引用而有点闹脾气，总有一天我会用的。

『维尔赫姆（维尔）·休尔兹』--不知不觉就取了很有德国风的名字。正确的简称应该是维里，但我先想到维尔就这么用了。休尔兹是引用自连载漫画《土豆村（Peanuts）》（就是有史努比的那部漫画）的作者名。

『班奈迪』--其实就是不知不觉就用了这个名字，（各位读者）对不起。

『菲欧娜（菲）』--因为念起来很好听，以下是题外话，菲跟蒂的共通点就是饰演她们的声优都是能登麻美子小姐！

『莉莉安（莉莉亚）』--正如前面提到，是源自『伊苏国物语Ⅱ』的角色。这个名字我也想过在其他话当做『少年』的角色名使用……莉莉安是为了简称为莉莉亚才选这个名字的。后来Google一下之后，才发现还真有人叫这个名字呢。

『特雷兹』--源自剧中由来的特雷兹。那个特雷兹也是适当想出来的（各位读者对不起之三）。特雷兹在法语好像有『十三』的含意，不过跟那个毫无关联哦。

『爱克善庭（爱克丝）』--其实在写《艾莉森Ⅲ》的时候，就把它当做莉莉亚初期设定而想的名字。由于女主角叫爱克丝这念起来太响亮了，因此没有采用，改由配角使用，但还是不改其『娘角色』的性质。

『梅格蜜卡（梅格）』--因为念起来不错听就采用梅格。又为了简称而想出梅格蜜卡这名字。

『赛隆』--源自剧中东侧阵营的标志『赛隆之枪』。其实最初的构思，结局是赛隆拿矛状物射向邪恶角色救出梅格。顺便一提，作品的设定是其他角色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被吐槽，这表示他们的名字在那个世界算是很普通常见。那么，若要说最初的『赛隆』又是从何而来，其实是『世论（注：赛隆セロン与世论せいろん日文发音雷同）』。」

编辑部「跟其他作家感情好吗？」

时雨泽「我常去他们家玩。我大学时期的朋友，大多是住在外县市，现在玩在一块的都是作家朋友。主要都是聚餐、唱KTV，或是在活动场合的交流，偶尔会一起观光旅行等等。算算还是电击文库的作家比较占大多数，不过也有透过介绍认识的其他阶层朋友。甚至还透过介绍认识了动画导演、制作人、声优、歌手、漫画家等等。」

编辑部「出游的场所是？」

时雨泽「除了旅行以外都是在东京活动，大多是在新宿及池袋车站周边。有时候也会请他们到我在神奈川县的家里。我在《梅格&赛隆》的『后记』也曾写过，我家窗帘就有来过的人留下的签名。算一算目前有十七名。」

编辑部「那种时候你们都聊些什么呢？」

时雨泽「大部分都是阿宅爱聊的内容，不然就是汽车或潜水等等，或者是聊个人喜欢的玩乐，有时候还会很认真地谈论业界或自己执笔的事情。原则上是因人而异啦，也没什么对错可言。跟年龄、经历不同的作家朋友聊天，真的很刺激呢。」

编辑部「从三年前就担任『电击大赏』的评审委员，关于那个有什么想说的呢？」

时雨泽「刚接到委任的时候，我很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胜任，但正如『事情并没有想象那么困难』这句话所说的，这份工作做起来比想象中还要开心。

在阅读挑选作品的时候所想的，是晋级到最后审查的投稿者的热情、努力与才华。而且也考虑过自己所挑选的新人作家，有一天是否会超越自己？该不会反而给自己的作家生命指引一条死路？

不过，为了次世代的电击文库，还是希望能挑出最好的人选。今年（〇九年）的投稿总数比往年更多了，真让人讶异。当这本书发售的时候，今年的评审应该也结束了。

顺便稍微提一下评审最后阶段的内幕。

作品送到评审委员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参赛者的经历。只知道笔名而已，作者的年龄、经历、性别都不知道。之所以会如此区分，而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意见，不过单看作者档案应该是不会改变对作者的评价。作品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呢。」

编辑部「对于往后打算投稿的人，有什么想对他们说呢？」

时雨泽「我打从心里对他们有勇气挑战竞争率高的比赛，表示最大的敬意。跟电击作家聊天的时候，常常会开玩笑说--『现在的我们如果投稿参加电击大赏，或许并不会得奖吧（也无法重新出道）？』

然后，就是不要因为无法赶上每年投稿的截稿日就放弃投稿。等成为专门作家，每年可是要面临好几次的截稿日哟。

最后一句话--『等你哦！』」

编辑部「这的问题可能有些现实，你的年收入是多少？请说说看最少跟最多的时候各是多少？」

时雨泽「虽然我曾想过作家最好还是不要讲年收入及出书量的话题……不过我对一些作家朋友以及死党就相当公开了。虽然无法提出很细节的数字，但如果能当做勉励将来想当作家的人，那我愿意回答。

最少的时候当然是我出道那一年。而且七月还以文库本出道，年收入比同年龄层的上班族要低很多。不过，从早到晚写小说的生活就让我很满足了。而且几乎每天都吃特价意大利面的日子，也成了我很美好的回忆（顺便一提，出道前都是跟我老妈借钱过活，后来就全数归还了）。

隔年开始，年收入就像是以倍数急剧增加。

最多的时候是《奇诺の旅》动画化的关系，带动小说热卖而再版的那一年。几乎可以说一年之内，就把我过去没工作的部分全补回来了。看着存款余额的位数，甚至知道自己要缴税金之后，才感到非常惊讶。虽然以后不可能有那么多收入，但至少够我安心过活呢。」

编辑部「要缴那么多税金，不觉得不甘心吗？」

时雨泽「我有雇用税务士，原则上也有采取『节税』的措施。既然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，缴税算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。况且也为了能够行使权利，当然要乖乖缴税。这国家若没有『公仆』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」

编辑部「关于自己赚了很多钱，有什么想法呢？」

时雨泽「首先是打从心底感谢购买我作品的各位读者。

多亏你们，我才不需要为了过活而找其他工作，也能够集中精神写作，这真的帮了我好大的忙。而且也能实际购买资料（只要不是非常昂贵的话）当做参考，毕竟有实品的话描述起来也比较确实。

没有钱决不代表『不幸』，只是『不便』而已。

难得自己处在如此受惠的状况，当然是不要偷懒，准备着手下一本书。能够尽快把新书献给等候我的读者们，是我必须做的工作。」

编辑部「那么，即使你累积了相当多的财产，也不会放弃工作（写作）？」

时雨泽「除了譬如说身体状况不佳等等严重的问题，否则并不会。

即使我中了国外的乐透，有百亿元的钱入我口袋（在日本购买是违法的），也是会继续写小说吧？写作是我的工作，但也是让我很乐在其中的乐趣呢。」

编辑部「要是你得到百亿元，想做些什么呢？」

时雨泽「首先我要到宇宙旅行！接着制造等身大的萨克，把它摆在等身大的钢弹旁边！

然后出钱给制造乘坐型机器人的开发者！不过钢弹实在太庞大了，只要能制造出全高八公尺左右的机动警察就行了。」

编辑部「目前正在做的奢侈事情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就是到最近进驻购物中心的回转寿司店里，完全没有注意盘子的颜色就卯起来吃。买资料的书籍时都没看价钱，还有卫生纸用的是又贵又柔软的牌子！」

编辑部「那目前做的节约事情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每天必喝一瓶的矿泉水（2L)，是在超市特卖时买的。一瓶售价不到一百元，幸福哦。」

编辑部「日常生活中感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我平常的睡眠时间是从半夜到中午，结果都赶不上每月两次资源回收的时机。厨余因为是每户回收，只要放进回收桶等天亮再拿出去，但资源回收就没办法了。

结果，我厨房堆了一大堆空宝特瓶，多到可以造竹筏呢。客厅则是有堆积如山的纸箱，多到可以造机器人。」

编辑部「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不光是现在，活着的时候就常有这个念头，那就是『身心的健康』。

以前我不曾生过大病，但往后也希望能保持这样的身体，只要身心健康，我相信人生不管有多少困难，都能够克服它并活下去。」

编辑部「喜欢的话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『睡着等待幸福到来』--意思是只要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接下来就看自己的运气了。绝不能什么都不做，觉得偷懒也没关系。

我觉得那也跟『尽人事听天命』有同样的意思。」

编辑部「那么，有讨厌的话吗？」

时雨泽「『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的』--以前当做冷笑话听还满好笑的，但最近已经笑不出来了，所以就不喜欢这句话了。」

编辑部「接下来的人生目标是？」

时雨泽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当了九年的作家，首先我会把它做满十年。然后再当二十年，甚至是三十年。因为我还有很多想写的作品呢。」

编辑部「工作以外，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」

时雨泽「前阵子帮作家朋友搬家，在他都内的房间过夜的时候，曾萌起『好想住一次东京哦～』的念头。过去我都是住在还算方便的郊外，跟事实上什么都没有的乡下，但就是不曾住在附近有各式各种店家的大都会里。能够四处参观都内的观光名胜、博物馆跟著名历史遗迹，感觉好像挺刺激的。就算最长只有两年，我也正在盘算是否有办法搬到都内的公寓生活。」

编辑部「希望在走完人生以前能尝试看看的事情是？」

时雨泽「这之前我也写过了，当然就是『宇宙旅行』！我很想从外太空眺望地球。不晓得是否能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以内实现呢？」

编辑部「问题也问得差不多了，想对阅读到最后的读者说些什么呢？」

时雨泽「真的很高兴有读者阅读我的作品，往后我会努力固定出书的！

真的很感谢大家购买这本书！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！」

二〇〇九年十月十日 时雨泽惠一